



茅屋

LA BARRACA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VICENTE BIASCO IBÁÑEZ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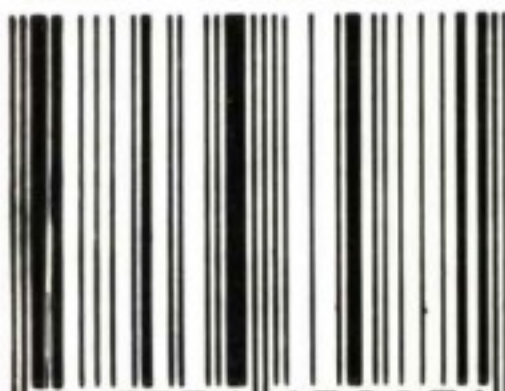


LA BARRACA
VICENTE BIASCO IBÁÑEZ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
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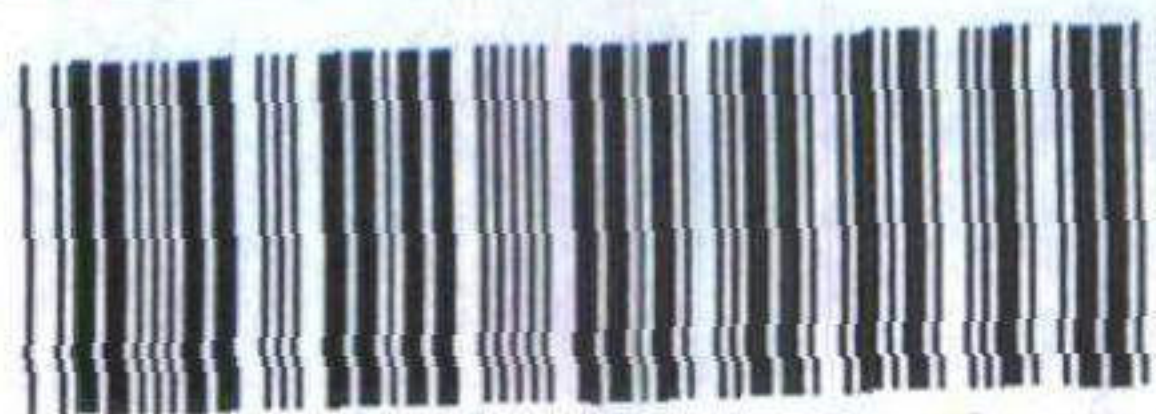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
图书总署资助译出

ISBN 7-5366-3087-5



9 787536 630871 >





* T 0 3 0 1 8 1 *



茅屋

LA BARRACA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VICENTE BIASCO IBANEZ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赵伐 王宏 译

(川) 新登字010号

VICENTE BLASCO IBAÑEZ

LA BARRACA

本书据 Prometeo, Valencia, 1919年版译出
本中译本享有专有翻译出版权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刘黎东

【西班牙】伊巴涅斯 著 赵伐 王宏 译

茅 屋

重庆出版社出版, 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6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插页5 字数 126 千
1995年5月第一版 199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

ISBN 7-5366-3087-5/I·557

定价: 8.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是西班牙著名作家伊巴涅斯（1867—1928）创作早期阶段的重要作品。它描写了在巴伦西亚一片沃土上前后三家农户的命运遭际。善良的巴雷特日夜耕作，虽丰收却因地主盘剥而一贫如洗；他愤而杀死地主，被捕入狱，女儿沦为娼妓。该村农民出于报复，不允许任何人再去租种那片土地、去住土地中的那间茅屋，任其荒芜。第二个去耕种那土地的农民也因丰收破产，被迫离去。接着，为生活所迫的外乡农民巴提斯坦成了第三个来耕种这片荒芜十多年的土地的人，希冀以诚实的劳动获得面包；他一家人处处遭刁难、羞辱、伤害；他奋起反抗，其结果却十分的悲惨，茅屋被人纵火烧毁，他一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作家对这一隅乡村的出色描写，揭示了19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的严酷现实，《茅屋》也以其拥有深刻的内容和撼人的艺术魅力而流传于世。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32)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7)
第六章.....	(73)
第七章.....	(87)
第八章.....	(107)
第九章.....	(121)
第十章.....	(142)

第一章

东方泛白，海面上露出大片的曙光。蔚蓝的天空下，展现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夜莺敞开喉咙，引吭高歌。在尽情嬉戏一夜之后，它们也感到了倦意。黎明时分，最后一批夜莺在秋风中发出了最后一阵鸣叫，那凄苦的声音似乎是对这突如其来的晨光的抱怨。

一群麻雀从农舍的草屋顶仓皇飞出，它们小小的翅膀不停地拍打着。在这些空中顽童的袭击之下，树尖不停地颤动。

晨曦中，夜间特有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再也听不见水渠的潺潺流水声、甘蔗园里农作物的沙沙声响以及机灵的看门狗“汪、汪、汪”的吠叫。

万物复苏，菜园里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农舍传来了大公鸡的喔喔叫声。村子里钟声悠扬，仿佛回应着从远处的巴伦西亚塔楼飘然而至的弥撒曲。家禽栏里，一场动物之间的歌喉比赛正进入高潮，马在嘶鸣，奶牛在欢叫，母鸡“咯、咯、咯”唱个不停，羊羔也“咩咩”直叫。猪圈里更是热闹非凡，咕咕噜噜，呼呼哧哧，叫声不绝。动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闻到了从菜园里吹来的清新空气，因而迫不及待地想冲出栅栏，在野外自由地奔跑。

天亮了，黑夜的影子留在了新翻的沟畦里和成片的树荫下。在这雾蒙蒙的清晨，一排排桑树挂着露珠，闪闪发光，一行行甘蔗随风摇曳，窸窣作响。方块形菜园酷以一张张巨大的绿手绢，

新翻起的红土壤则在晨曦中看似一道道翻滚的红浪。

公路上有一团团蠕动着的小黑点，它们像蚂蚁一样正成群结队，缓缓而行。在队伍中，不断传出吱吱嘎嘎的车轮声，懒洋洋的歌声和赶牲口的吆喝声。驴子高声的嘶叫与其说是在宣告新的一天的开始，倒不如说是在抗议主人在清晨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沉重负荷。

鸭子拍打着翅膀，在明镜般的河渠水面划出了一道道白浪。它们叽叽嘎嘎的叫声盖住了水边的蛙声。放眼望去，鸭子游水时宛如一艘航行中的象牙船，它长而弯曲的脖子形似雄伟高大的船首。

日光洒遍整个平原，新的生活又一次降临人间。

随着一阵吱嘎吱嘎的开门声，葡萄架下站立着一大早就起来锻炼的人们。他们双手放在脑后，遥望东方发亮的天际。

牲口棚门户大开，一头头奶牛和山羊争先恐后直奔城里。在茂密的矮树丛的背后是一条僻静小道，奶牛行进时脖上的铃儿总是响个不停，非常悦耳动听，然而，这铃声却不时被赶车人尖利的吆喝声打断。

在农舍门口，忙于赶路进城的人和留守务农者互相招手致意。

愿主赐福我们吉祥如意！

在互致问候之后，素不相识者就不再多言，如果两人相识，进城者就会被委以重托，在巴伦西亚为朋友的家庭或妻子代购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这些乡下人血管里都流淌着摩尔人的血液，因而对上帝十分虔诚。

天已大亮。

从潮湿的田野和喧闹的水渠上空升起的那团云雾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太阳出来了。云雀在红色的沟畦里快活地跳来跳去，庆贺新的一天的开始。淘气的麻雀飞临仍然紧闭着的窗前，嘴啄

击木头。这群从不劳动、专靠拣别人的便宜过活的流浪者，此时却大声催促仍在酣睡的人们！

“快起来！你们这些懒骨头！快去田野干活！”

佩普塔丈夫的名字叫托尼，周围的邻居却称之为皮门托。佩普塔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女人，刚搬来不久。她年轻时就身患贫血症，因而至今脸色苍白，然而她是整个村子里最勤劳的女子。

天刚破晓，佩普塔已经从市场回到家中。她清晨三点钟就起床，拉着托尼头天夜里从菜园里收回的蔬菜，边诅咒自己的苦命，边摸黑上路。去巴伦西亚卖菜的女子大多生活得如此。此刻，她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丈夫却裹着毛毯，继续在温暖的床上打呼噜。

买蔬菜的批发商与佩普塔都混熟了。她天不亮就赶到巴伦西亚菜市场，只围了一条破旧单薄的头巾，眼下正坐在菜筐旁边，冷得直发抖。佩普塔用羡慕的眼光看着那些正喝着热咖啡御寒的有钱人，她盼望能以自己的吃苦耐劳把蔬菜卖掉从而得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

卖完菜之后，佩普塔赶紧跑步回到家中。这样，她又赢得了一小时的时间。这一次她做的是另一项生意：卖奶牛。她牵着一头奶牛朝城里走去，尾随在后的是一头顽皮的小牛。她出发时带着一根棍子和一个专为顾客斟奶用的锡制计量杯。

奶牛披着一身红外套，因而被称为罗莎^①，它正发出轻轻的哞叫。清晨的寒气使奶牛浑身打颤。与此同时，奶牛不断用睡意未消的双眼朝村子里望去，那儿有它温暖的家。它多么想能在芬香的稻草上再美美睡上一觉。

佩普塔用棍子驱赶着奶牛：“快走！我们若迟到了，顾客会提意见的。”奶牛和小牛只好加快步伐，急急忙忙行走在阿尔博拉

^① Rosa，西班牙语红色。

亚的泥泞道上。

沿斜堤行走的还有无数去城里销售香烟的女孩和去丝厂上班的女工。她们一只手挎着装有干粮的篮子，另一只手则自由地甩动着。村子里的姑娘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城里的，她们随风飘摆的裙子仿佛是在向贫穷的过去告别。

上帝的恩赐随处可见。

太阳像一张硕大的红色薄饼从树林和房屋的后面冉冉升起，放射出令人眩目的万道金光。远处的山峦和塔楼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天上飘动着的云朵也被染得通红。公路旁，水渠和池塘红浪翻滚，鱼儿蹦跳。

扫帚沙沙作响，瓷器丁当碰撞，这是乡亲们在清晨打扫房间、收拾屋子时弄出的声响。

妇女们蹲在池塘边洗衣，深灰色的兔子出没在乡间小道，奔跑中露出了粗短的尾巴和发红的屁股。公鸡爬到肥料堆上，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像国王一样在周围一群温顺的母鸡面前，发号施令，大耍威风。

佩普塔每天清晨都起得很早，对周围景物的变化已不觉新鲜。她不顾身体虚弱、四肢乏力，匆匆赶路。由于贫血的缘故，她出汗特别多，连续几周衣服都湿漉漉的。

通往巴伦西亚的桥上，车水马龙，十分热闹。佩普塔从那些手挎饭篮子的郊区民工身旁穿过，停在入市税卡前缴税款。她每天在交出这几块铜板时都要心疼一阵。然后，她牵着奶牛穿过一条条大街小巷，奶牛发出的铃声听起来犹如一曲醉人的田园牧歌，使昏然入睡的城里人仿佛梦见了绿色的草原。

佩普塔的顾客遍布城里的四面八方。她不辞辛劳，遍访街头巷尾。面对一个个紧闭的大门，她毫不气馁，不时拍拍东家的门，敲敲西家的窗子，一次不行，敲二次，二次不行，敲三次，口中不断高声吆喝：“卖牛奶！”谁也不会想到，这振聋发聩的声

音竟会出自一位体弱瘦小的农妇之口。

开门者多为穿拖鞋的家仆或上了年纪的女看门人。前者衣衫褴褛，睡眼惺松；后者黑纱蒙面，已做好去教堂的一切准备。

在给所有的客户送完奶之后，时针指向了八点，佩普塔随即来到了渔民居住区。

她还要在这里做生意。佩普塔勇敢地穿过臭气熏天、寂静无声的背街小巷。每次路过这些地方，她都感到有些不适，本能地想呕吐。但她以超人的毅力战胜了自我，满怀自豪感继续前进。这种自豪感发自这位洁身自爱的女人的内心；尽管一贫如洗、面黄肌瘦，她仍觉得比别人优越。

从那些门窗紧闭、鸦雀无声的房子里散发出一股热乎乎的臭气。一群社会上的酒囊饭袋正搂着妓女，蒙头大睡。在经过一夜野性十足的纵酒行乐之后，他们正打着呼噜，酣然入睡。

佩普塔听见有人叫她。在一家狭窄楼梯的入口，一位高个的姑娘正向她招手。姑娘相貌丑陋，目光呆滞，毫无青春活力。她头上系了一个蝴蝶结，脸上残留有昨夜涂上的红粉，所有这一切使她看上去恰似马戏团的小丑。

佩普塔虽然走了过去，却把头扭向一边，以此表示轻蔑。然后，她拿着姑娘递过来的奶罐，开始低头挤奶。可是，姑娘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她看。“佩普塔，”姑娘用疑惑的声音轻轻叫道。她似乎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认错了人。

“罗莎留，难道是你？”

是的，姑娘悲哀地点了点头。佩普塔立刻表现出一脸的吃惊。一位体面人家的女儿竟会出现在这种地方。上帝呀，这太丢脸了！

按照妓女的职业习惯，姑娘本应装出一副玩世不恭、无所顾忌的表情，以此嘲笑眼前这位农妇表现出的恐慌和惊愕。但在佩普塔那双清澈的目光的注视下，姑娘低下了头，禁不住要伤心落

泪。

不，她并非天生堕落。父母去世后，她们姐妹曾在工厂做工，还当过仆人，然而却食不果腹，饥肠辘辘。姐姐不愿再忍饥挨饿，最后选择以卖笑为生。她也步其后尘，来到这里过着醉生梦死、行尸走肉的生活。她时而接受人抚爱，时而遭人毒打。她会在这里呆下去，直到死去。这种事太普遍了，任何没有父母的家庭都会有这样的结局。事情的原因与土地有关。一切都要怪那位该挨千刀万剐的唐萨尔巴多，真想把他赶到地狱烧死。是这个老贼毁掉了姑娘的一家。

佩普塔忘记了自己刚才的冷漠态度，也加入到姑娘的愤怒行列。姑娘刚才说的的确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一切都得怪那个贪婪的吝啬鬼。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事。老天爷救救我们。好端端的一家人就这样被搞垮了！可怜的巴雷特大叔生前非常善良可亲，如果他能抬起头再看一眼他现在的女儿，他将会非常伤心。大家都知道，这位善良的父亲两年前在苏塔去世，他那悲痛万分的妻子不堪守寡，最后也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这十年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谁会料到这些曾经在家中享尽富贵荣华的姑娘竟会落得如此下场。上帝呀！快把我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吧。

与佩普塔的一席交谈使罗莎留变得活跃起来。儿时朋友的到来使她恢复了青春活力；童年时代的回忆使她那双先前还呆滞浑浊的眼睛蓦然炯炯有神。

房子和土地仍然荒废着。这是真的吗？这消息使她很惬意。让唐萨尔巴多的儿子们喝西北风去吧！

罗莎留非常感谢佩普塔和其他众乡亲。是他们成功地阻止了附近的人前来耕种这块本属于她们家的土地。所有想前来夺取土地的人都知道后果会怎样。砰！只消一枪他的头就会掉地！

姑娘变得勇敢起来，她的眼睛闪烁着怒火。这位已经习惯于

逆来顺受的妓女又变成了性格刚强的农家女。自出生之日，她就看见了挂在门后的火枪，闻惯了火药的气味。

在叙述完悲惨的过去之后，罗莎留开始询问村里其他人的情况。最后，她才发现佩普塔面黄肌瘦，样子十分难看。显然，佩普塔过得并不幸福。她的双眼仍然明澈如水，纯真可爱，身体却骨瘦如柴，每况愈下。今年她还不到三十岁，可一头红棕色的秀发已染上灰白的色彩。

皮门托究竟是怎样对待佩普塔的？他是不是仍然整天喝得酩酊大醉，什么事也不做？佩普塔是自讨苦吃，不顾大家的反对，嫁给了这样一位不争气的男人。皮门托的确长得高高大大。周末的晚上，他总是与村子里的地痞流氓聚在一起玩牌赌博，在科帕酒店里的人都惧怕他。在家中，他肯定是一位坏丈夫。男人们都一个样，比狗都不如，不值得去精心照料。佩普塔也许对此知道得不多。上帝呀，佩普塔的脸色太难看了！

在狭窄的楼梯口响起了一个母老虎声色俱厉的吼叫。

“埃莉莎！赶快把牛奶端上来！人家等了你半天了！”

罗莎留自嘲地笑道：“我现在的名字是埃莉莎，你还不知道呢。”

她从事的这项职业需要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讲话时还得带有安达卢西亚口音。接着她开始有意模仿楼上那位悍妇的声音。

尽管表面一脸的轻松，她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她害怕楼上那些人。妓院的那位鸨母和等着喝牛奶的那位男人极有可能由于她的姗姗来迟而惩罚她。因此，她请佩普塔下次再来时多告诉她一些村里的消息，然后就赶紧上楼去了。

佩普塔牵着奶牛在巴伦西亚的大街小巷又继续叫卖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罗莎干瘪的乳房再也挤不出一滴奶汁方才罢手。奶牛吃得并不好，全是白菜叶和烂菜根，自然奶汁有限。佩普塔只好打道回府。

这位勤劳朴实的农家妇女一边走路，一边陷入了沉思。刚才与罗莎留的不期而遇使她十分伤感。她又一次想起了那件似乎就发生在昨天的悲剧，巴雷特和他一家人由此遭了大难。自那以后，他家祖祖辈辈耕耘的那块土地就静静地躺卧在大路的尽头，一直荒废着。他家的房屋也一直无人居住，房顶严重漏水，四周的墙也裂了缝。

十年了，南来北往的过客已经对眼前的破败景象习以为常。佩普塔也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光顾此地了。只有一些男孩子对这块不毛之地情有独钟。他们继承父辈疯癫的秉性，脚踩荒草，手拿石块，把这无人居住的荒舍砸得千疮百孔，遍体鳞伤。顽童们还用泥土和石块填平了葡萄园里的水井。

今天早晨，在与罗莎留见面之后，佩普塔不仅停下来望了一眼那片本属巴雷特家的土地，而且还神差鬼使地走到大路边，仔细观看了土地的荒芜情况。这块地自从被犹太人唐萨尔巴多夺走以后就无人耕种了，在四周良田沃土的包围下，已成了一块名副其实的绿洲中的沙漠。

十年的弃耕已使土壤结成坚硬的板块。荒芜的土地上杂草丛生，一片凄凉，野生藤蔓植物盘根错节，随处可见。那些只有在坟场和荒野上才偶尔得以一见的奇花异卉也在此争奇斗艳，互不相让。

这片人迹罕至的荒草丛成了各种令人生厌的飞虫走兽的滋生地：绿色的蜥蜴，两腰浑圆，皮上的皱纹清晰可见；笨重的甲虫，壳体庞大，乌黑发亮；幼小的蜘蛛正用短细而多毛的脚在草丛中爬来爬去；这里还潜伏着成群的蛇，它们每天都要爬到附近的水渠捕食。这些飞虫走兽在这片乐土上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无所顾忌地出没在四周的田间地头，给农作物带来了不小的损害。农民们却对它们充满着敬畏，这是因为，与曾在古埃及流行的七大瘟疫相比，这点损失，可谓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

好像是命中注定，巴雷特的这块地从来就不适合种庄稼。怪不得有各种走兽害虫在地里搭窝筑巢，尽情欢闹。

在这富饶美丽的大平原上，巴雷特家的房子犹如王袍上的一块补丁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房屋腐朽不堪，屋子顶部有无数个大窟窿，根本抵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房屋的柱头已遭虫蛀，呈现出千疮百孔，满目凄凉的景象。

雨水的冲刷使墙上的砖头纷纷裸露在外。从前洁白无瑕的四壁早已污垢遍布，房门的下方被老鼠啃成锯齿状，成为它们自由进出的通道。屋子里，几扇窗子的铰链已经全部松动，在西南风的吹袭下随时有坠落的危险。

这片黑魑魑的废墟的确使人望而生畏。一旦夜幕降临，人们就有三怕：一怕遇见吃人魔鬼从茅屋的断垣残壁中飞奔而出；二怕听见从荒野里传出被谋杀者划破夜空的声声惨叫；三怕踩上散落在野草丛中千百个无辜遇难者的累累白骨。

与之相比，四周的农田则是一派生机盎然；新翻起的红土地经太阳一照显得分外耀眼，排列整齐的果菜园里，瓜菜旺盛，金果飘香，又是一个丰年在望。强烈的反差，使眼前的荒地更加寂静冷清，无人问津。

甚至鸟儿也远远地飞离这块死亡之地。也许它们是由于害怕潜伏在荒草丛中的毒蛇，或者不忍心目睹荒芜野地的悲凉景象。

如果茅屋的顶上有啪啪作响的声音，那肯定是乌鸦正拍打乌黑恐怖的翅膀。乌鸦的出现使树上叽叽喳喳的欢闹声嘎然而止，四周又变得寂静无声，方圆5里内再也听不到麻雀的聒噪。

前面不远就是她自己的家了。她正要继续赶路，但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车从后面赶了上来，她只好停下来，站在了大路边。

一看见大车，她那女性特有的好奇心就油然而生。这辆车似乎来自城里，从老远就能听到行进时发出的轧轧声响。

拖车的是一匹骨瘦如柴的老马。赶车人个子很高，他正牵着马儿，沿着留有很深辙迹的大路缓缓走来，手里拿着的那根鞭子不时发出啪啪的响声。

赶车人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名劳工，但从他的穿着判断，他并不是来自灌区，因为那儿的服饰已经慢慢被城里人同化了，不会像他那样头上裹着头巾，腿上穿灯心绒裤子。这位赶车人很可能是来自遥远山村的农夫，也许是来自巴伦西亚省的中部。

大车上堆放的家用什物看似金字塔一般的小山。这是这个迁徙而来的家庭的全部家当。薄凉席，草垫子，灯心草坐垫，铁锅，水壶，篮子，绿色床柱等乱七八糟挤在一堆。从这些家用品的破旧程度上看，这家人一定是生活贫困，处于饥寒交迫的绝境。在一堆破旧家具的上方坐着三位孩子。他们互相搂在一起，睁大眼睛望着前方的田野。他们此刻的心情就如同初次涉足陌生国度的探险者，既兴奋又紧张。

在大车的一侧，一位妇女和模样像她女儿的瘦小的女孩正边走边查看车上有无东西掉下。守护在大车另一侧的是一位约11岁的男孩，他的任务是在马车陷入车辙时，用手推车前进。他一脸的严肃表情显示出小小年纪就饱经生活的磨难。当他的同龄人仍在贪玩享乐时，他已经挑上了养家糊口的重担。紧随大车之后的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狗，它似乎对自身的肮脏龌龊毫不在意。

佩普塔倚靠在奶牛身上，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看着他们从身边走过。这些穷人要到哪里去呢？

这条路通向阿尔博拉亚岔口，除此之外，别无它路。在阿尔博拉亚岔口，分布着无数曲径幽深的小胡同以及风格各异的民宅。

佩普塔的好奇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天啊！大车驶离大道，穿过由树干和泥土做成的摇摇欲坠的小桥，径直驶向属于巴雷特大叔的那片杂草丛生的荒地，把迄今为止备受保护的野草无情地碾

碎在车轮下。

这一家老小打着手势，大声嚷嚷。显然，他们是在谈论对这片不毛之地的印象。与此同时，全家人都朝无人居住的废墟走去，似乎这所荒废多年的茅屋是他们自己的财产。

佩普塔不敢再往下看了。她立刻飞速往回赶。为了早一刻到家，她把奶牛和牛犊甩在了身后。奶牛和牛犊慢悠悠地走在后面，它们有安全舒适的住所，因而对人间的琐俗事务毫不关心。

她的丈夫皮门托此时正懒洋洋地躺在屋子的一角，一边抽烟，一边聚精会神地盯住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的三根涂有粘鸟胶的小棍子。一群鸟儿正围着小棍子飞来飞去。

当皮门托看见妻子气喘吁吁跑回家，一脸惊慌的样子，他马上变换了一下躺卧的姿式，以便能听得更清楚些。与此同时，他警告妻子不要靠近那些涂有粘鸟胶的小棍子。

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奶牛被人偷走了？

由于累得筋疲力尽再加上情绪激动，佩普塔几乎不能说出半句连贯的句子。

“巴雷特家的土地，……有一大家人……去那里；他们要住进那间杂草丛生的茅屋里，我亲眼看见的。”

皮门托好逸恶劳，唯一的爱好是粘鸟玩和睡大觉。村里的人都讨厌他。当他听到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时，他再也保持不住酷似君主的严肃相了。

出大事了！

他从地上一跃而起，来不及听更多的解释就一溜烟跑了出去。

佩普塔看着丈夫匆匆跨过一条条的田坎，最后来到与荒地相连的一片甘蔗地。他蹲下身子，脸朝前方，缓缓爬行，就像埋伏在野地里的侦察兵一样，屏息呼吸，然后透过甘蔗叶子往前方窥视。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跑了起来并很快消失在弯弯曲曲的小路

的尽头。这里的每一条小路都通向一家独立的农舍，通向农民们正挥汗辛勤耕耘的一块块农田。

此时，整个灌区正充满着欢声笑语。在金色的晨曦照耀下，大地已恢复了生机。

但很快从远处传来了撕裂人心的哭喊声。外乡人抢占荒地的消息迅速在田间地头传开。这消息使人们感到震惊和愤怒，似乎时光在倒流，又回到了从前的黑暗时代。当时大家时常传递着这样的消息：阿尔及利亚人驾驶的一条大木船即将靠岸。他们是冲着白人来的，目的是贩运白人去做苦力。

第二章

每逢收获季节，当巴雷特环视自己的庄稼地时，他内心总是充满了喜悦。面对沉甸甸的麦子，白嫩的卷心菜，圆圆的大西瓜和绿叶丛中逗人喜爱的甘椒和西红柿，他由衷感谢上帝赐给了他这么一块沃土，同时也由衷感谢他的祖先，正是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才使这片土地成为村里最好的菜园。

巴雷特的祖先至少先后有五代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常年深翻细作，硬是用犁头和锄头使这片土地的养料始终保持充足。可以说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洒下了他祖先辛勤劳动的汗水。

巴雷特钟爱自己的妻子，甚至原谅了她那本不该有的错误：她妻子先后生了四个女儿，却生不出一个儿子来帮助他干农活。巴雷特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女儿。这些上帝的天使总是那么无忧无虑、天真活泼，她们常常在家中以唱歌和缝纫来打发光阴。有时她们还会去田间地头慰问辛勤劳作的父亲，使它能有机会休息片刻。但巴雷特把最大的爱倾注在土地上，因为这里默默地记载着他家族的历史。

很多年前，现已老态龙钟、两眼近似失明的托姆巴老汉曾参加过天主教圣芳济修会的修道士阿森西斯·内沃特率领的抗法游击队。当时这块地的所有权属于圣米格尔大教堂的修道士。

这些修道士心地善良，身体健壮，能言善辩。他们并不急于收地租。如果在路过茅屋时能有幸受到老妈妈的热情款待，喝上

一杯巧克力汁或品尝到新鲜的水果，他们就会心满意足了。这块地从前的主人是一位大地主，他在临死前把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了修道院。后来，这块地的所有权落到了巴伦西亚的一位瘦小干瘪的老头唐萨尔巴多的手上。他粗暴凶残，甚至在巴雷特的睡梦中也频繁出现。

可怜的巴雷特从不把自己的忧愁向家人吐露。他性格刚强，毫无陋习。星期天，村子里的人都聚集在科帕的酒店里开怀畅饮，猜拳行令，巴雷特偶尔也去凑凑热闹，但他去那儿的目的一是观看别人打扑克牌，二是欣赏皮门托表演恶作剧，三是嘲笑那些在村里耀武扬威的年轻人的蠢行。他从不乱花钱，也从不去柜台买酒喝，只是在有人赢钱后招待四周的看客喝酒时，他才会喝上一盅。

巴雷特从不谈自己的困难，他总是面带微笑，友善待人。他戴的那顶蓝帽子总是压得很低，几乎盖住了他的双耳。这顶帽子还给他赢得了一个绰号：无檐圆帽。

他每天起早摸黑，忙个不停。当村里人仍在温暖的被窝里熟睡之时，他已早早而起，趁着微弱的晨光在地里奋力挥汗耕耘。但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再也无力独自支撑下去了。

对他来讲，独自一个人干这么多农活的确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他有一个儿子那该有多好！从前，当他需要人帮忙时，他雇用的帮手都是一些混饭吃的懒虫，他们游手好闲，很少干活。当他发现这些人竟然在大白天仍昏睡不醒时，他立刻把他们统统解雇了。

出于对祖先的尊敬，他宁愿累死在田间地头也不愿意把地转让给他人。由于无力独自承担那么多农活，他的地有一半只好抛荒弃耕。他全靠另一半土地来养家糊口和支付所拖欠的债务。

巴雷特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体力和精力的不支，赚足够的钱来维持生计。

他内心只有一个希望，他的四个女儿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希望女儿永远不要遇到烦恼和忧愁，希望她们以欢声笑语和美妙歌声给他带来的天伦之乐永远不要遭到破坏。

与此同时，他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为楚楚动人的窈窕淑女了。当她们身着熨烫整齐、走起路来沙沙作响的裙子，腰系鲜艳夺目的丝制手巾去参加村子里的欢庆聚会时，她们的一举一动已经开始引起村子里的年轻小伙子的注意了。姑娘们每天清晨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赤着脚、穿着内衣、蹑手蹑脚走到窗前，从缝里窥视那些在楼下弹着吉他、唱着情歌向她们求爱的青年男子。此时此刻，姑娘们并不知道，她们的父亲迫于压力，正把祖祖辈辈一分一厘辛辛苦苦攒积下来的钱大把大地交给唐萨尔巴多，试图以此换取他的欢心。然而，这位贪得无厌的唐萨尔巴多却从不知足，不断以所谓财政吃紧、税收飞涨为由，大谈提高地租的必要性，压得巴雷特几乎喘不过气来。

唐萨尔巴多也真是太狠毒了，他在这一带可谓臭名昭著，村民们种的地都是从他那儿租赁的。每天晚上他都要穿过大路，暗访佃农。他总是衣着寒酸，看似一位乞丐。即使在春天，他也要裹着一件旧长袍。只有从他那满嘴污秽的语言以及充满敌意的举动才能暴露出他的真实面貌。出于贪婪的天性，他每天都要外出敲榨钱财，以使自己的财富与日俱增。

村子里的狗打老远看见他就会发出狂叫，似乎死神正在向它们走近。孩子们一看见他就会扮鬼脸以示轻蔑，男人们则躲藏起来，免遭训斥。来见他的只有那些眼泪汪汪的妇女，她们站在家门口，两眼朝下，不断编制各种谎言劝他息怒，然而得到的则是老吝啬鬼一阵劈头盖脑的痛骂。

作为村子里的“侠客”，皮门托向来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此，他对周围乡亲们不幸遭遇颇为关心。他嘴里咕咕噜噜讲了半天，似乎是要去找唐萨尔巴多算帐。但是，当听人讲到

唐萨尔巴多有人在背后撑腰时，他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穷人与这样的恶霸地主较量永远只能是输家。

在唐萨尔巴多众多的佃农中，最老实听话、唯命是从的要数巴雷特。他竭尽全力，起早摸黑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从没有拖欠唐萨尔巴多的地租。然而，这位老吝啬鬼却并不知足；他一方面把他作为模范人物向其他佃农广为宣传，另一方面继续残酷地从巴雷特身上敲榨钱财。巴雷特的温顺促使唐萨尔巴多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剥削。唐萨尔巴多显然很高兴，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他能毫无顾忌、大发淫威的对象。

唐萨尔巴多又一次提高了地租。巴雷特提出了抗议，他甚至流着眼泪哭诉了他家祖祖辈辈辛勤耕地，为的就是使这片地成为全村最好的土地。但唐萨尔巴多毫不为所动。这片地是全村最好的地吗？那么，你就得付更多的租金。最终，还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巴雷特只好认命。他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愿意放弃这片土地。

他的钱用光了，现在只能靠地里的庄稼为生。可怜的巴雷特向家里人隐瞒了所有这一切。当他的妻子和女儿请求他不要如此辛苦工作时，他还得强装笑脸。暗地里，他仍像发疯似地不停地劳动。

巴雷特晚上也不休息。他觉得自己菜地里的菜似乎比其他人的长得更慢。因此，他决定把剩下的那一半地也全部种上庄稼。他日夜不停地工作，即使到了深更半夜还耕作在田间地头。他渴望风调雨顺。天气稍有变化，他就会焦急不安，提心吊胆。尽管巴雷特心地善良，品格高尚，但迫于生计，他甚至利用了邻居们的疏忽，把本来应该属于邻居的那份灌溉水引向了自己的菜地。

虽然巴雷特的家人对他的处境毫无知晓，附近的农民却对此有所了解，他们都对巴雷特的软弱所造成的目前的困境深表同情。巴雷特太老实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位得寸进尺、贪得

无厌的财主唐萨尔巴多，而此人正像吸血鬼一样一点一滴地把他的血喝干。

情况的确如此。可怜的巴雷特由于劳累过度，越发变得瘦骨嶙峋，两眼凹陷，身躯佝偻，有似八十岁的老头。与此同时，他头上那顶颇有特色的无檐圆帽也变得越来越来大，看起来极不协调。这顶曾经给他赢得绰号的帽子现在成了他生命悲剧的象征。

更糟的是，尽管巴雷特起早摸黑，累死累活，拼命工作，到头来却只能交清一半的地租。他如此发疯地工作，很快就得到了回报。他的那匹曾经伴随他披星戴月、忘我劳动的老马，由于疲惫不堪，无力再一车接一车地拉着蔬菜去巴伦西亚市场，无力再整日整夜连续不断地耕地犁田，最终宁可死去也不愿违抗可怜的主人的旨意。

马儿的死去使巴雷特顿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他绝望地望着大片的菜地，一筹莫展。那一排排绿油油的蔬菜正静静地躺在地里无人收割。城里人在大口吞食他送去的蔬菜时，根本不曾想到他所经历过的千辛万苦，百般磨难。

但是，苍天有眼，上帝通过唐萨尔巴多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看来人们所说的能逢凶化吉，起死回生的上帝之手果真存在。

当唐萨尔巴多得知巴雷特的不幸遭遇后，这位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一反常态，主动提出要帮助他度过难关。再去买一匹马需要多少钱？50元？好，没问题。这里是50元，全拿去吧。记住，唐萨尔巴多愿意随时帮助你。这件事也证明其他人对我的攻击和指责是多么的不公正。

唐萨尔巴多给了巴雷特50元钱，但他并没有忘记让他的佃农在一张纸的下方签上名字，理由是要公事公办。在这张纸上，唐萨尔巴多提到了利息，利滚利以及债务抵押。在债务抵押这一

栏，巴雷特的所有财产，包括家具，农具以及牲口都被列入为抵押物了。

在重新购得一匹高大健壮、钢筋铁骨的好马之后，巴雷特备受鼓舞。他再次回到菜地，投入紧张的劳动。然而，庄稼在一天天长高，他的精力却一天天不如以前。巴雷特望着四周日渐成熟的庄稼，突然觉到它们看似专门为自己准备的红色裹尸布。

地里的收成被地主一家人吃掉了，他在巴伦西亚卖菜所赚来的那几个铜板也很快花光了，他无法挤出足够的钱来满足唐萨尔巴多的贪婪。

巴雷特竭尽全力想偿还债务，却频频受挫，焦虑中不免产生了要讨个公道的想法。为什么这些土地不属于自己？他的祖辈们在这片土地上贡献了毕生精力，这里的每一块土地都浸透着他家祖祖辈辈的血和汗。如果不是巴雷特家世代辛勤耕耘，这些地就会像海滩的沙地一样寸草不生。现在，这位狠心的地主，尽管对农活一窍不通，却以土地主人的身份向他发号施令，对他百般折磨。上帝呀，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

但是，他的这些想法如同过眼烟云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很快恢复了劳动者唯命是从、温顺谦让的天性，恢复了对财产占有者的传统迷信。他得靠劳动为生，做一个诚实的人。

巴雷特向来讲究信誉，把不能按时履约视为奇耻大辱。他别无选择，只好回到地头，继续埋头苦干。长期的劳累使他的身体越发虚弱、消瘦、不堪重负。他知道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无力支撑下去，但仍不愿意放弃从父辈手中传下来的任何一块土地。

圣诞节来临，他只能向唐萨尔巴多支付很小一部分到期的租金；圣约翰日到来时，他已经身无半文。妻子卧病在床。为了维持生活，他甚至已经卖掉了他们结婚时购置的金银手饰，……古式悬垂耳环，珍珠项链等珍品。这些宝物本是打算传给四个女儿的。

狠心的财主丝毫不讲情面。不行，巴雷特，你这样赖帐是不行的。如果你没有能力种那么多地，那你就回家休息吧。我不忍心看着你累坏了。真的，我这样做是出于好心。尽管其他人对我成见很深，我的心肠还是很软。已经有人向我提出申请，希望我给一些地给他们种，你赶快交出土地吧。我很抱歉，但我也得养家糊口。与此同时，唐萨尔巴多提醒巴雷特，他必须偿还购马的贷款，加上利息这笔钱一共是……

当听到要他交出土地，可怜的巴雷特一下变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甚至没有听见唐萨尔巴多提到的那笔连本带息高达几千瑞尔①的的欠款数目。

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两年来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所形成的软弱性格全部暴露无遗。

从未流过一滴泪的他现在像小孩一样嚎啕大哭。他的自尊自爱顷刻间荡然无存。他跪倒在老财主面前，恳请这位他视为父亲般的恩人不要抛弃他。

但是巴雷特的这位“父亲”毫无同情心。他称自己爱莫能助，他自己也很穷，也得养家糊口。他不断以各式各样的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残酷。

巴雷特不断要求唐萨尔巴多发发慈悲。他亲自到巴伦西亚老财主的家去了好几次，希望老财主看在他祖先的份上再宽恕他几天时间，并称自己有能力偿还债务。但是，唐萨尔巴多却拒绝开门见他。

处于绝望中的巴雷特于是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他再次一头钻进死胡同里，一旦认为自己有理时就变得十分顽固、倔强。地主不愿意听他的意见？他不愿意给他任何希望？那么，好吧。我就呆在自己家里。如果唐萨尔巴多想要得到任何东西，他得到这

① 旧时西班牙通用的银币。

儿来找我。我倒想看看谁敢把我从我的农场上赶走。

他仍继续去地里干活，但心里却有些忐忑不安，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受到突如其来的匪徒的攻击。因此，他总是边干活，边用焦急的目光四面环顾，看看是否有任何陌生人从大路那边走来。

他们给他送来了法庭的传票，但他并没有加以理会。

他知道去法庭会意味着什么：那是他们为迫害无辜而设下的陷阱。如果他们要剥夺他种地的权利，就请他们到这片已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土地上来吧。为了保护这片神圣的土地，他将不惜一切，拼死抗争。

一天，法庭通知他说，当天下午，他们将采取行动把他从地里赶走。另外，他们还将没收他的茅屋以及他在茅屋里的一切财产，以资抵债。从今后，这茅屋和土地就不再属于他了。

对巴雷特来说，这条消息是如此的难以置信，他禁不住发出了轻蔑的微笑。这种事有可能发生在那些一贯赖帐不还的骗子身上。但他从来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只有一年的租金没有交清。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在他头上，即使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互助观念的野蛮社会，这样的事也决不可能发生。

但是，当他在下午亲眼看见一群身着黑色制服、手持大宗办案文件，表情严肃的法官从大路上走来时，他不再有任何迟疑了。这些人就是他的敌人，他们是冲着他来的。

作为摩尔人的后代，巴雷特可以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唯独不能坐视自己的财产遭他人侵吞。于是，他冲进茅屋，取下墙上那只装填着弹药的老枪，然后快步走到葡萄架下，摆好姿势，随时准备向任何敢于踏入他的土地的黑衣法官开火。

他病中的妻子和四个女儿哭喊着跑了出来，她们扑向巴雷特，试图从他手中夺走武器。她们声嘶力竭的喊叫惊动了四周的邻居。在这穷乡僻壤，人们十分团结，素有一家有事，八方支援。

的传统。因此，在巴雷特大叔的葡萄园里，很快就聚集了一批心急如焚的观众。

混乱中，皮门特抢走了巴雷特手中的枪并把它带回到自己家中。巴雷特跌跌踉踉跟在后面，试图夺回自己的枪，但却被一群年轻人扯拉着，无法脱身。他只好破口大骂，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到这位剥夺了他自卫权利的偷枪贼身上。

“皮门托，你这个该死的贼！快把我的枪还给我！”

面对巴雷特的疯狂，皮门托表现出恢宏的气度。他对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于是，他一路小跑，回到自己的农舍，然后和聚集在这儿的巴雷特的朋友们一起力劝巴雷特不要鲁莽行事。冷静点，巴雷特大叔，穷人与法官作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只有头脑冷静，审时度势，计划周密方可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法官们正在巴雷特的茅屋里紧张有序地进行财产清理。他们翻箱倒柜，不放过任何一件有价值的物品，甚至对牲畜栏和马棚也进行了登记。巴雷特的妻子和女儿在一旁嚎啕大哭，观看的人群则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一边劝慰巴雷特的妻子，一边低声咒骂犹太人唐萨尔巴多和这群听命于他的法官。

夜幕降临，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闹剧之后，巴雷特已经变得神情恍惚，头脑一片空白。这时，他看见脚下有一些衣服包裹，听见从一个大包里发出有自家农具的金属碰撞声。

“爸爸！爸爸！”巴雷特的女儿一边哭喊一边扑倒在他怀里，跟随女儿身后的是全身颤抖、举步维艰、仍处于病中的母亲。再往后就是附近的乡亲们，他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含泪目睹了悲剧发生的全过程，现在又来到皮门托家劝慰巴雷特大叔。

巴雷特家人已经是无家可归，身着黑色制服的法官已经把茅屋的门窗封死并带走了钥匙，除了脚下的这几只装有破旧衣服和铁锄镰刀之类简易农具的包裹，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父亲和女儿一会儿嚎啕大哭，互诉委屈；一会儿又紧紧搂抱在一起，互致安慰。女房东佩普塔和其他在场的妇女也止不住泪水纵横，边哭边诅咒心狠手毒的老财主。最后，还是皮门托适时进行了干预。

好了，别哭了！以后再来讨论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吧。现在是该吃晚饭的时间了。太没出息！为了一名犹太人的恶作剧竟哭得这样伤心！如果唐萨尔巴多看到眼前的情景，他的内心不知会有多么高兴！村里的人个个心地善良、乐施好善，他们都愿意帮助巴雷特大叔一家，为他们提供食宿。

巴雷特的妻子和女儿被一些邻居带走，到他们家住宿去了。巴雷特却仍留在原地，由皮门托进行监护。

两人坐在藤编椅子上，借着烛光，一支一支地抽着雪茄，直到晚上十点，仍毫无睡意。

巴雷特大叔似乎仍在生闷气。皮门托现在扮演着好心人的角色，然而，巴雷特对皮门托的高谈阔论却不屑一顾。他嘴里总是重复着一句话：

“皮门托，把我的枪还我！”

面对巴雷特的勇敢举动，皮门托禁不住颌首称赞。从前村里公认的那位和蔼可亲、心地善良的老头一下变得如此凶狠冷酷，这颇使他感到有些意外。“把枪还我！快，立刻还我！”从巴雷特紧皱的眉头，皮门托完全看穿了其真实动机：他要打死仇人，以血洗恨。

巴雷特变得越来越生气。他甚至开始破口大骂，把皮门托称为盗贼。他没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他们全是忘恩负义者，与残忍的唐萨尔巴多毫无差别。他不想在这里过夜，他感到心里闷得慌。他弯腰在装农具的包里挑选了一把镰刀，把它插进腰带，随即就扬长而去。皮门托对巴雷特离去并没有加以阻拦。

现在已是深夜了，他不可能干出什么蠢事，他想睡在露天，

那就随他去吧。皮门托关上大门，然后就径自上床睡觉了。

巴雷特则直奔田野，然后像一只丧家犬一样围着自己的房屋转圈。

进不去了，再也进不去了！这些围墙是他的父辈们一块砖一块砖地砌好的，这些年来他曾数次精心维修。即使在黑暗中，经他的女儿三个月前粉刷一新的墙面也泛着白光，依稀可辨。

牛棚、马房、猪圈均为父亲所建，而这座两端竖有十字架的草屋顶则是他自己亲手盖起来的，因为当时的旧顶棚已是千疮百孔，四面漏风。

井边的石头，葡萄园里的葡萄架，布满石竹和牵牛花的篱笆，所有的这一切都出自他的辛勤劳动。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将落入他人之手。是的，因为有人策划了这一切。

巴雷特在腰带里搜寻着火柴棍，试图放一把火把茅屋化为灰烬。让眼前这一切统统见鬼去吧，这是我的财产。我宁可把它烧掉也不愿让它落入强盗之手。

就在他要点火烧掉自己的老房子之际，巴雷特突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惊恐不安。他似乎看见所有的祖先正出现在他面前，怒目注视着他。于是，他赶紧把手中的火柴棍扔在了地上。

然而，他并没有就此罢休，强烈的破坏欲仍在心中燃烧。他手拿镰刀，像箭一般冲向给他带来毁灭性灾难的菜地。

现在，只要一挥镰，他就能向这冷酷无情、造成了他所有痛苦与灾难的土地讨还一切新仇旧恨。

巴雷特的破坏行动一连持续了好几小时。随着镰刀的飞舞，依附在藤架上的绿色豆角不断纷纷落在他的脚下；在锋利无比的钢刀的快速切割下，菜叶横飞，白菜、蒿苣成片倒下。任何人也别想掠走他的劳动果实。

他就这样不停地左砍右伐，不停地捶胸顿足，破口大骂，直到东方露出了黎明的曙光。最后，极度的困倦使他无力再坚持下

去。他俯倒在地，像孩子般大哭。从今后，他只好以大地为床，以沿街讨饭为生。

在火辣辣的太阳光的照射下，巴雷特大叔醒了。他睁开了双眼，此时此刻，快活的鸟儿正叽叽喳喳，尽情享受他昨晚的破坏行动为它们提供的丰盛早餐。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地上爬起，皮门托和他的妻子正在远处高声呼叫他的名字。他对此却嗤之以鼻。强盗！你们抢走了我的枪，竟还有脸来见我。巴雷特开始沿着通向巴伦西亚的道路行进。由于冻得浑身颤抖，他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正走向何方。

巴雷特在科帕酒店停了下来，村里的驭队工人和他搭上了话，他们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并请他喝上一盅。巴雷特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他极想喝上一口酒把浸透周身的寒气去掉。从前，他喝酒总是很有节制，这次却开怀畅饮，一连喝下两大杯白兰地，顿时他的空腹像着了火一样滚烫发烧。

他的脸涨得通红，顷刻又变得像死灰色一般，两眼则布满了血丝。面对富有同情心的驭队工人，巴雷特高兴地敞开心扉，直抒情怀。他把他们称为自己的兄弟，并声称他并没有生闷气，因为自己并非全军覆没。他手里仍持有一件传家宝——祖父留下来的镰刀。这件宝物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割爱的，即使给他50蒲式耳^①谷子他也不会答应。

他从腰带里抽出那把闪闪发光、锋利无比的镰刀，并称这把弯曲的钢刀能划破空中飘舞的纸烟盒。

驭队工人付完酒钱，随即赶着大车向城里进发，他们吆喝牲口的吼叫以及车轮行进时发出的嘎扎声响不时在空中回荡。

巴雷特在酒店滞留了至少一个多小时。他的头似乎变得越来越重，于是不断地自言自语，说着胡话，以致招来了识破他处境

^① 约合170斗谷子。

的店主不满的目光。他感到一阵阵窘迫，最后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跌跌撞撞地走出酒店大门。

但是，他可谓酒醉心明白，头脑中想着的那件事怎么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一闭上眼睛，他就能看见离此地约一小时的路程，位于奔尼迈克里特和大海之间的那一片柑桔园。他曾到那儿去过好几次，他现在要去那里看看是否能有幸碰上唐萨尔巴多。这位嗜财如命的地主几乎每天都要去果园巡视，以贪婪的目光仔细清点每一棵桔子树上的桔子数目，似乎他对每一个桔子都心中有数，不允许有丝毫损失。

由于酒后头昏，双腿乏力，他只好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不时维持身体的平衡，总共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此时，白兰地的酒力开始完全发作。他再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会远离自家村子来到此地。最后，他一头倒在路边的大麻地里。不一会儿，从地里就传来了他如雷的鼾声。

巴雷特醒来之时，已是午后。他感到头昏眼花，饥肠辘辘。此时，他不但耳朵嗡嗡作响，嘴里也苦涩乏味。他在此地干了些什么？为什么离家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见到自己的狼狈相，他感到非常窘迫。在强烈的自尊心的驱使下，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准备尽快离开。然而，插在腰带上的镰刀却顶住了他的胃部，使他不由打了一个冷颤。

巴雷特站稳之后，伸出头往外一看，只见他的仇人正披着斗篷，从大路的拐弯处慢步向这边走来。

他顿时感到热血沸腾、怒不可遏、脸涨得通红，好像又饮了酒一般。他嗖地拔出镰刀，怒目而视。常言道，冤家路窄。这不，来人正是他自昨天被逐出家园后就一直想寻找的唐萨尔巴多。

老财主在离家前曾考虑再三。巴雷特事件刚发生，去村子里会有危险。如果闭门不出，他的桔子则有可能受到损害。最后，

他还是决定冒险外出，桔子园离村子较远，恐怕不会有危险。

眼看就要到果园了，唐萨尔巴多不由从内心里暗自嘲笑自己刚才的胆怯。突然，巴雷特从大麻地一跃而起，活像一个魔鬼出现在他面前。满脸通红的巴雷特龇牙咧嘴，张开着双臂，把他逼到了与大路平行的水渠边。此时，唐萨尔巴多如梦初醒，牙齿开始不停地打战，脸也变得异常苍白。他的斗篷掉在了地上，露出了破旧的大衣以及脖子上那条脏围巾。处于惊恐中的他竟然讲起了西班牙语。

“巴雷特！我的好兄弟！”他结结巴巴地说道，“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玩笑，请不要介意。昨天发生的那件事是想吓唬吓唬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思。你可以继续使用土地，明天到我家里来……我们再详细谈谈，至于你欠我的钱，你想什么时候还都行，不必着急。”

他边讲边退，试图躲避巴雷特的围追堵截，远离紧握在巴雷特手中的那把闪闪发亮、锋利无比的镰刀。但是，他身后就是水渠，实在是无路可退。他只好身子后仰，用手臂来护卫自己。

见此情景，巴雷特禁不住前仰后合，捧腹大笑。

“强盗！你这该死的强盗！”巴雷特厉声的斥责犹如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炸响在空中。

与此同时，巴雷特挥舞着镰刀，左右寻找目标，试图避开老财主拼命护卫头部的那双骨瘦如柴的绝望之手。

“喂，巴雷特，我的好兄弟！你这是要干什么？赶快把镰刀放下！不要开玩笑啦！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要为你的女儿着想！我再说一遍，昨天发生的事只是一个玩笑。你明天来一趟，我还你的钥匙。……啊！……”。

随着一声惨叫，唐萨尔巴多的一只手被镰刀砍成两半，由手上的筋和皮肤连接着悬吊在半空。鲜血从创口喷射而出，溅了巴雷特一身。

唐萨尔巴多摇摇晃晃走了两步，就在他要跌倒之际，亮铮铮的镰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随着“嚓”的一声，锋利无比的刀刃划破了他的围巾，然后在脖子上开了一个很深的大口子，几乎把整个头部从身躯上搬走。

老财主仰面跌倒在水渠里，两只脚却仍留在岸边，不停地来回抽动，活像一只被宰杀后的公牛死前进行的垂死挣扎。他的头掉进了泥潭，从创口涌出的血染红了四周的水面。

巴雷特呆立在岸上，两眼死死地盯在水面直发愣，这老贼的血可真不少。把水渠的水全都染红了。突然，他感到一阵恐惧，似乎眼前这血水会漫出水渠把他淹死。于是，他赶紧拔腿就跑。

在天黑之前，唐萨尔巴多被砍死在水渠的消息就已经四处传开了。人们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暗自奔走相告，欢庆这一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大家都猜测到老财主很可能被巴雷特大叔所杀，但却假装对此一无所知。乡亲们都愿意为保护巴雷特大叔出一把力，为他提供避难所，保护他免遭迫害。

但是，惊魂未定的巴雷特却像一个疯子，远离人群，独自在田间地头乱窜。他时而躲藏在堤坝上，时而隐身于小桥下；一有风吹草动，就狂奔不停。第二天，警察终于在一堆干草垛旁抓住了正在熟睡中的巴雷特。

连续六周，人们谈论的话题都是巴雷特。

每逢星期天，村里的男女老少就会成群结队去巴伦西亚朝拜他们心中的偶像。当看到囚禁在狱中的巴雷特大叔身体越来越消瘦，眼睛越来越凹陷，眼光越来越呆滞时，大家禁不住潸然泪下。

开庭的日子到了，他被判处死刑。

巴雷特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各教区的牧师和村镇的镇长发起了一场拯救巴雷特的运动。巴雷特从来就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对上司的命令总是无条件服

从，投票选举时对上司的旨意总是认真领会，坚决贯彻，这样的好人怎么能被送上断头台？为了拯救他的生命，大家数次去马德里上诉，最后终于使他得到特赦。

巴雷特出狱时已经是瘦得皮包骨头，形同一具活骷髅。他被送到苏塔，没过几年就死去了。

他的一家人从此各奔东西，像随风飘动的干草散落在四面八方。

女儿们离开了收养她们的人家，去巴伦西亚谋生；体弱多病的寡妇不愿继续打扰别人，被送进了医院，很快命归黄泉。

村子里的人似乎都有健忘症，大家很少再提及巴雷特大叔的悲剧，唯一牵挂在心的是他女儿的命运。

但巴雷特大叔曾经耕种过的那片土地以及所居住的房屋并没有被人遗忘。屋里的一切陈设都保持着当年被法官抄家时的原样。

在悲剧发生的当天，皮门托就与村子里的众乡亲达成协议：谁也不准抢占巴雷特大叔所经营的土地。违者必受严惩！

所有的村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对皮门托的倡议表示了支持。他们的话虽不多，但村子里的树木和道路可以作证，谁若胆敢违反协议，必将受到全体村民的唾弃和讨伐。

天长日久，巴雷特当年曾精心耕耘的那片沃土已是杂草丛生，荆棘满地，一片荒凉。这似乎应验了巴雷特在出事的当晚挥镰砍伐地里的庄稼时的预感：人将死了，地也将从此荒芜。

唐萨尔巴多的儿子继承了其父亲的贪婪本性，尽管有万贯家产，仍不停地叫穷，理由是原来由巴雷特耕种的那块地没有被利用起来。

有一位正苦于无地耕种的外乡农民，由于被廉价的地租所诱惑，自称不怕鬼神不信邪，竟独自在荒地种上了庄稼，这使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

这位自称天不怕地不怕的农民在劳动时总是背着一杆长枪，以防不测。村里的人对他们都避而远之，这使农民和他的帮手们觉得滑稽可笑。每当他们路过村子时，村里的人都会关门闭户，拒不相见。当他们离开时，则能从背后感受到人们从门缝里向他们投来的敌意目光。

这位佃农预感有人会袭击他，因此总是保持高度警惕。然而，这并不能保证他平安无事。一天下午，当他干完农活正准备收工回家时，有人向他连开两枪。子弹擦着他的耳根子飞过，这使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当时，四周的田野里没有一个人影。开枪者是躲在甘蔗地，从水渠的另一边举枪射击的。

遇上这样的敌手，任何人都只能自认倒霉。当天晚上，这位来自巴伦西亚郊区的农民只好把茅屋的钥匙交还给了其主人。

唐萨尔巴多的儿子可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难道就没有法律来制裁那些无法无天的罪犯？

显然，皮门托就是这次袭击事件的元凶。就是他曾竭力阻止任何人前来垦荒。因此，地方警察逮捕了这位村里的地头蛇，把他送进了监狱。

但是，在法院开庭取证时，村里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皮门托是清白无辜的。法官使尽了各种办法也没能从村民的口中套出一句对皮门托不利的证词。

村里的所有人都为皮门托辩解，甚至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老多病的老太太也宣称，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两声枪响之时，皮门托正在科帕酒店与朋友饮酒。

由于有这么多人作为皮门托作证，法官只得将皮门托无罪释放。村民们对这样的结局自然感到很满意。

现在，村子内外的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谁若唯利是图，在这片荒地上种庄稼，他就会赔掉性命。

然而，贪婪的财主并不愿意善罢甘休。他们恨不得能亲自动手，改荒地为宜田。为此，他们雇用了一批来自阿拉贡山区的贫苦农民。这些衣衫褴褛，一贫如洗的农民十分温顺柔和，他们是由于生活所迫，前来寻找工作的。

村里人对这些蓬头垢面的山里人十分同情。他们的确太可怜了！他们想赚点钱养家糊口，这有何罪？到了晚上，当他们正准备收工回家之际，总是有人请他们到科帕酒店喝酒。村里人一边请他们喝酒，一边以友善的口吻劝他们远离这块会招杀身之祸的荒地，其结果是，第二天这群温顺的山区农民不再去地里劳动，而是集体来到地主跟前，要求辞退工作。

“老爷，我们是来领取工钱的。”

唐萨尔巴多的两位儿子竭尽全力，企图说服这些山里人重返荒地，但毫无收效。

“老爷，”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虽然很穷，但我们还是知道生命的重要。”

这些山里人不仅一走了之，而且还把他们所知的情况告知了所有的同乡，要他们远离那块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荒地。

为了重振家业，荒地的主人甚至不惜重金在报上刊登广告吁求保护。地方警察也曾来到村子并在乡间大路上巡逻，试图对可疑的人群和谈话横加干涉，但总是一无所获。

他们每天看见的都是同一景象。妇女在葡萄架下缝补，歌唱；男人在田间地头辛勤劳动，皮门托则要么像贵族老爷一样，平躺在地上，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涂有粘鸟胶的小棍子，要么无精打采地帮助妻子干一些家务活。在科帕酒店，一些老人在打扑克牌，另一些老人则在晒太阳。整个灌区充满着一派祥和、宁静的气氛，似乎这里就是摩尔人的世外桃源。但外乡人始终保持着警惕，没有一个外乡农民愿意承包那片荒地，即使让他们无偿使用，也没人响应。最后，地主只好承认失败，眼睁睁地看着从前

的沃土沦为荆棘丛生的荒地，好端端的房屋只剩下断垣残壁。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希望有一天会有人自愿前来购地或承包经营。

看到自己所取得的胜利，唐萨尔巴多的继承人所遭受的惨败，整个村子的人无不欢欣鼓舞，喜气洋洋。

这是一种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欢乐。大家的心里都美滋滋的。毕竟，穷人不能总是一辈子倒霉，富人也不能总是一辈子交好运。一想到两位财主愁眉苦脸，郁郁不乐的样子，乡亲们怎么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于是，碗里的硬面包吃上去不再那么难以咽下，酒店的酒喝起来不再那么辛辣烧喉，手中的农活也不再那么枯燥繁重。

更难得可贵的是，位于绿洲中的这块荒地随时在提醒其他的地主暴征地租的恶果，使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以本村为例，地主不但没有提高租金反而允许佃农在半年收成后的晚些时候交租。

这块荒地成了穷人的保护符，正义战胜邪恶的纪念碑，起到了团结村民、鼓舞士气的作用。它使人们懂得了这样一条真理：只要齐心协力，紧密团结，穷人就能推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合理的法律并在与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土豪劣绅的斗争中赢得胜利。

村民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只要有一天巴雷特大叔的土地被人开垦利用，整个村子就会遭难。在经过连续十年的胜利之后，任何人擅入荒地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只有双目失明，说话结巴的托姆巴老汉除外。由于无人与之交谈，他常常赶着羊群来到青草茂盛的荒地，把满腹的话儿向着羊群倾诉。

因此，当听到荒地被陌生人侵占的消息时，整个村子一片哗然。这消息是皮门托挨家挨户上门告知的：巴雷特大叔的那片土地上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这人是携幼扶老，举家搬迁而来的。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他就在荒地上安营扎寨，建起了安乐窝，似乎这荒地是属于他自己的财产，可以随意支配。

第三章

巴提斯坦巡视完荒地之后，自言自语道，这里的活儿可真不少。

不过，他对摆在眼前这一大堆繁重的劳动并不在意。他一向精力充沛，富有进取心；为了养家糊口，从来不怕吃苦受累。现在有这么多活儿等着他去干，从前，他可是无事可做，即使浑身有劲也没地方使。

巴提斯坦在一生中先后变换了许多工作，仍然总是在贫困线上挣扎。尽管他每年都要变换一次职业，试图使家庭生活有所改善，可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他最初认识他妻子之时，曾在萨根托附近的磨坊做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拼命干活。上帝给他的奖励却是每年让他妻子给他生一个宝贝儿子。这些上帝的宠物似乎生下来就长着牙齿，他们不愿意吸允母亲的乳汁，却不停地吵着要吃面包。

这就迫使巴提斯坦放弃眼前的工作，去寻找一份收入更为多一些的职业。于是，他当上一名从事运输工作的马车夫。

尽管巴提斯坦起早摸黑，废寝忘食，精心照料牲口，尽管他赶车上路时总是小心翼翼，格外谨慎，然而，他始终多灾多难，命乖运蹇。别人在赶车时总是蒙头大睡，任凭马儿风吹雨淋，顺着感觉走；巴提斯坦却聚精会神，牵着马儿走路。一遇下雨，哪怕天上只落下几颗雨点，他马上就要给马儿披上雨布，以防牲口着凉。然而，翻车出事的总是他的车，雨后生病的也总是他的

马。

巴提斯坦连续干了几年的运输工作。他风餐露宿，长年累月忍受着与家人分离的痛苦，身体累得疲惫不堪，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越来越糟。

他的马儿死掉了，他只好大举借债，重新添置牲口。他运输所得收入总是被精明的商人和马车的车主所吞噬。直到最后，到了破产的边缘，他才放弃了马车夫这一职业。

他后来在萨根托附近租了一大块地。这地是酸性红壤，终年干燥。因此，他每天都不停地与干旱作战，每天都观察气象，哪怕有一丝乌云出现在天边，他都会激动不已，夜不能寐。

然而，老天爷很少下雨。土地连续四年歉收。最后，巴提斯坦变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一天他去巴伦西亚，结识了唐萨尔巴多的儿子。这些人的心肠可真好（愿上帝保佑他们），他们提出给他两年时间无偿使用那块弃耕多年的土地，直到那块地恢复原貌为止。

他听说过曾经发生在这片荒地上的不愉快经历，以及为什么这块土地搁荒的原因，但这毕竟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了，不值得再去纠缠了。另外，他也是饥不择食。这块地不错，他得在这里谋生存，求发展。唐萨尔巴多与巴雷特的那场纠纷与他有何相干？

当巴提斯坦亲临现场察看时，他原有的担忧一扫而光。他对自己能有幸开垦这块沃土而由衷高兴。从前，当他经由巴伦西亚的大路去萨根托时，他就对这块无人耕种荒地垂涎三尺。

这的确是块好地，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一片青绿。常言道，土肥苗壮，种下的庄稼自然会一茬一茬往上长。再加上四周有纵横交错的水渠和运河滋润农田，庄稼肯定能旱涝保收。看着四周这一块块犹如绿地毯似的肥沃农田，再想想萨根托那片久旱无雨的干裂土地，巴提斯坦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块能施展才能的用武之地。

他肯定自己这一次选择的道路没有错。他是来干活的。土地荒废了，要干的事可谓堆积如山。但只要愿意干，何愁干不完？这位虎背熊腰、肌肉发达、精力充沛的男子汉伸展开那双粗壮无比的双臂，显示出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他一心扑在土地上，对四周乡邻投来的好奇目光毫无知晓。

从水渠旁边的甘蔗地里有许多男人探出脑袋来看他，甚至附近的妇女和小孩也密切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巴提斯坦对此毫不加以理会。这种好奇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新来者的敌视，每一位新来者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知道：天长日久人们就会对他解除敌意。也许，人们是前来观看在巴雷特的荒地上堆积了十年之久的野草杂丛是怎样被烧成灰烬的。

在他妻子和女儿的帮助之下，巴提斯坦在到达荒地的当天就把所有的荆棘杂草烧得精光。

野生藤蔓在烈火中扭曲着身子，痛苦地呻吟，从荒地的杂草丛中仓皇逃出的各类害虫全都被烧成了一具具焦壳。茅屋在这一片火光烟雾的笼罩之中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见此情景，村里人无不痛心疾首，愤愤不平。

清除完野生杂草之后，巴提斯坦立刻开始了改造荒地的工作。长年的弃耕使土质变得异常坚硬。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农民，他知道应该怎么办。他计划分片整治土地。于是，他首先在离茅屋较近的地方划出一块地，然后在全家人的帮助下开始正式破土开荒。

乡亲们对巴提斯坦一家的举动冷嘲热讽，以发泄自己的不满。这一家人可真不错！他们来到这里，就像那些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突然在桥下找到了一处栖身之地；或就像一群遇难水手，突然在海上抓住了一根漂浮物。你瞧，他们有多高兴！一会儿在这里掘一个坑，一会儿在那里顶一根支架，加固房顶并铺上新草，然后再把他们那为数不多却擦得干干净净的破旧家具搬到

从前是老鼠害虫的安乐窝的茅屋里去。

他们全家人就像一群松鼠一样整天忙个不停。巴提斯坦的妻子特雷莎和大女儿罗塞塔卷起裙裤，手握锄头，从早到晚都在田间地头挥汗劳动；大儿子则肩挎藤条篮，一趟又一趟地从巴伦西亚往家里运肥料，他运回的肥料已在家门口堆积成两座小山。家里的三位年幼的小弟弟也非常懂事，热爱劳动，似乎他们知道家中的境况。每天他们都要去荒地而那些烧焦了的野生藤蔓的根从地里拔出，然后撕烂扯碎。

全家人起早摸黑，挥汗如雨，整整忙了一周多。

有一半的荒地被翻整一新。巴提斯坦用篱笆把地圈了起来，然后用马拉着犁，正式开始耕地。马儿似乎也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干起活来特别卖力。

剩下的任务就是播种。眼下正值圣马丁节^①，特别适宜秋种。巴提斯坦把开垦出来的地分成三块：最大的一块种麦子，较小的一块种豆子，另外一块地则种的是饲料草。人要吃饭，马要吃草。巴提斯坦没有忘记为垦荒耕地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马莫鲁特，它的确值得享受这一份特殊的待遇。

巴提斯坦一家怀着喜悦的心情开始了播种工作。一旦种子播下地，来年就不必再为吃饭发愁了。这里的地从不会让人失望。

在完成播种任务的那天下午，从附近的大路上来了一群囚首垢面、一身齷齪的羊群，它们走到荒地的边缘就害羞地停止了前进。

在羊群的后面走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的脸看似一张发黄的羊皮纸，两眼深凹，嘴巴周围满是皱裂。老人手持一根牧羊人的曲柄拐杖，似乎是在边走边用拐杖探路。此时，他正迈着稳健的步伐，一步步沿着大路向荒地走来。

^① 每年晚秋季节中特别温暖的日子，多指11月份。

巴提斯坦全家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不速之客。这是他们进驻荒地两周后第一次见到有人敢于涉足他们这片土地。老人察觉到羊群正裹足不前，于是，他便大声吆喝它们往前走。

巴提斯坦连忙走出去告诉老人，这块地已经种上庄稼了，不能让羊群从这里通过。

托姆巴老汉对此事早就有所风闻。前两周，他赶着羊群去了卡拉伊桑特河谷，那里的牧草十分茂盛。因此，他对有关荒地的传闻并没有放在心上。难道村里的传闻果真是事实？

牧羊老汉抬起头，睁开他那几乎双目失明的眼睛，试图一睹这位竟敢在全村众目睽睽下，擅闯禁区的鲁莽汉子的尊容。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最后，老汉终于自言自语道：太糟了。他也曾年轻过，也曾喜欢四处挑战，八方树敌。但由于树敌过多，年轻气盛的他也曾吃过大亏。自从巴雷特死去后，这片荒地就一直被视为禁耕区，谁若是敢在这片地上种庄稼，谁就会注定要倒大霉。请相信托姆巴老汉的话，老人的话不会错，尤其像他这样见多识广、饱经沧桑的老人的忠告更应该牢记在心。

牧羊老人唤回了他的羊群，让它们重新回到大路上。但在他离开之前，他突然回转身，举起那双瘦弱的手，用占卜家预言未来时的特有语调，大声地对巴提斯坦喊道：

“相信我，年轻人，这片地会给你带来灾难的！”

牧羊老人与巴提斯坦的这场遭遇成了村里人议论的又一话题。

在享用荒地上的青草饲料达十年之久后，托姆巴老汉竟然再也不能在那片地上放牧了！

没有人提及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也没有谈到这块地已变成耕地的事实，大家只谈论牧羊老汉应该得到的尊敬。想当年，托姆巴老汉年轻时曾喝过法国人的血，在世界各地打过仗。从他那结结巴巴的嘴吐出的忠告散发出智慧的光芒，因而他深受村里人的

爱戴。

在播种完毕之后，农活自然没有以前繁忙，巴提斯坦和他一家人开始垒筑安乐窝。庄稼会长起来的，现在是该考虑搭建一个栖身之所的时候了。

巴提斯坦也第一次丢下农活，赶着大车去巴伦西亚装运垃圾和废品回家。

他的运气似乎特别好，每次外出都总能满载而归。他运回家的废旧物品经过分类处理很快堆积成一座座小山。肥料堆在茅屋前组成了一道高高的屏障，旁边则堆放着成百上千的破砖头、旧木料和破旧门窗。这些东西都是从城里拆毁的旧建筑物的废墟瓦砾中拣回来的。

村里人目睹聪明能干的巴提斯坦一家人争分夺秒、勤奋工作的情景后，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茅屋的屋顶很快翻修一新。一些经日晒雨淋后不堪重负的椽子得到了加固或重新更换，屋檐两边的接合部全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新草，屋顶两端的小十字架看上去十分优美，它们是由巴提斯坦用小刀精心雕刻而成的。在整个村子，没有任何一家人的屋顶做得有这么考究、高雅。

在村里人看来，巴雷特大叔的茅屋屋顶发生的巨变无疑是对他们的一种嘲讽和挑战。

然后进行的是对房子四周的整修。从巴伦西亚运回的每一块废旧砖木都派上了用场。在涂上一层灰泥之后，墙上的缝隙不见了。接着，巴提斯坦的妻子和女儿又用石灰把墙壁粉刷一新。门则被油漆漆成蓝色，俨然成了蓝色小窗户的母亲。从远处望去，墙上的四个小窗户活像四个活泼可爱的小娃娃。巴提斯坦在葡萄架下用红砖修筑了一个小平台，以方便女人们缝衣时使用。十年来，那口井由于村里的小淘气不断往井里扔石块和垃圾成了一口枯井，经过一周的紧张劳动，井里的石块、垃圾和淤泥被彻底清

除干净了，清澈的井水又从地下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巴提斯坦一家人从井底提水时，绞辘总要发出吱吱嘎嘎的欢叫，这声音似乎是一个不怀好意的老妇人对整个村子发出的大声讥笑。

乡亲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然而却只能暂时忍气吞声，强咽怒火。这是一群贼！不，他们比贼还厉害！他们干得真不错！为首的那位贼人似乎能施魔法，任何东西经他的手一摸就能旧貌换新颜。

巴提斯坦来此地已有两个月了。他总是起早摸黑，忙个不停，很少离开自己的土地。对他来说，繁忙的劳动似乎就是最大的享乐。功夫不负有心人。巴提斯坦的房前屋后，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的壮观。

从前，牲畜栏是由破朽的藤条围起来的，如今，巴提斯坦在四周打上了木桩，涂上了泥土并用石灰粉刷一新。成群的母鸡和公鸡在栏里昂首阔步，来回走动。显然，它们对自己的新居十分满意。在茅屋前面的小庭院里，由红砖砌成的长凳上放着一排由破碎瓦片做成的蓝色花盆，花盆里的牵牛花和各种蔓生植物交相辉映，十分引人注目。新做成的水瓮架上摆满了上了釉的绿色水瓮。透过半掩着的门，来往行人无不对院里发生的巨变惊讶万分。

村子里的人再也抑止不住满腔的怒火，纷纷跑到皮门托跟前讨教对策。“我们难道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吗？佩普塔的丈夫，你可是威名远扬，你得给我们拿个主意。”

然而，皮门托此时却一边倾听大家的诉苦，一边抓耳挠腮，迟疑不决。

他该怎么办？他想对这位擅自闯入荒地的垦荒者只说两句话：“离开这里，这块地不是你的。”但这位该死的外乡人却从不给他这样的机会。皮门托不可能到这位陌生人的家里去发出威胁。这是乡规民俗所不能允许的。他只好耐心等待直到有机可乘

的机会的出现。总之，此事不能着急。他向大家保证说，这位外乡人绝不可能从地里收获到任何东西，不管是麦子还是豆子。巴雷特大叔的这块地应该是永远荒凉，颗粒无收。

皮门托的这番话使乡亲们备受宽慰。他们密切注视着这一家人的一举一动，盼望惩罚这群外乡人的日子早日到来。

一天下午，巴提斯坦从巴伦西亚回来，他对此行的收获非常满意。他不愿家里有人吃闲饭。当地里的活已安排妥当后，他就开始忙于进城拉肥料。由于在家里呆着觉得用处不大，他的大女儿也开始想外出找一份工作。在唐萨尔巴多的儿子的帮助下，巴提斯坦的大女儿成功地在这家丝厂找到了工作。

明天，他的大女儿罗塞塔将成为那些踏着乡间小道、起早上班的农家女的一员。她们身穿裙子，手提篮子，急冲冲地赶路，到达工厂后马上就成为一名缫丝工人，用她们粗短的手从蚕茧中抽出一根根细长的银丝。

当巴提斯坦走到离科帕酒店不远的地方，他突然发现，路旁的小路上有人正迎面向他走来。此人慢吞吞地踱着方步，似乎有话要对他讲。巴提斯坦只好停步。此时，他很懊悔没有随身携带一把砍刀或锄头。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抬起头，两手抱在胸前，傲慢地注视着来者。

他认识这位拦路人。虽然他从未和他说过一句话，他知道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皮门托。

他担心害怕的场面终于出现了。

皮门托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擅闯荒地的外乡人，然后以温和的语气开始了谈话。他试图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办法劝说他离开。

他希望让对方知道，他早就想找他谈话了，但一直忍耐到现在。

随后，他开始劝告外乡人立即离开巴雷特的那块地并称村里

人实际上对他并无恶意。然而，他在荒地上的所作所为是对大家的挑战，他那装饰一新的茅屋更是对穷人一种不小的刺激。他应该带着家人赶快远离这是非之地。

听完皮门托的这番谈话，巴提斯坦禁不住发出一阵阵讥笑。皮门托则似乎对巴提斯坦的镇定自若感到了困惑。有人居然敢于蔑视他的权威，这不能不使他万分沮丧。

离开此地？这绝不可能！巴提斯坦暗自发誓，他绝不离开这块现在属于他的土地，这块他用辛勤汗水浇灌的沃土。再说，他一家老小全靠这块地长出的庄稼维持生计。他告诉皮门托说，他性情温和，与世无争，但谁若是有意与他过不去，他只好奋起抗争。最好大家还是和平相处，各自把自己的事做好，不要对他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

阐明自己的观点之后，巴提斯坦不再理睬皮门托，随即背转过身，扬长而去。

皮门托向来习惯于别人求情说好话，面对巴提斯坦毫不畏惧的态度，他不禁勃然大怒。

“这就是你最后要说的话吗？”他大声地喊叫道，而此时巴提斯坦已经走出了好几步远。

“是的，这就是我最后的话。”巴提斯坦在回答皮门托的问话时连头也没有回。

他一直朝前走，最后消失在大路的拐弯处。他很快就要到家了，已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一阵阵狗叫声。这是他的狗对远道归来的主人所表示出的热烈欢迎。

直到巴提斯坦走了很久以后，皮门托才恢复了往日的傲气。他妈的！这位外乡人太不识好歹了。他一边诅咒，一边攥紧拳头，朝着巴提斯坦消失的方向大声吼道：“你这混蛋！我一定要找你算帐！”

皮门托这番杀气腾腾的话语发泄出全村人的满腔愤怒。

第四章

今天是礼拜四。根据五百年前沿袭下来的惯例，水资源仲裁委员会将在今天就灌溉水的使用问题在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举行公众听证会并现场作出裁决。

米格勒特教堂的大钟指向了十点钟。村里的人陆陆续续登场亮相，一些人正三五成群向广场走来，另一些人则已经围坐在广场中心干枯喷泉的围栏上。男人们身披的蓝白斗篷，女人携带的红黄手巾以及身穿的色彩鲜艳的裙子在广场上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环。

还有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些人牵着马儿，马背上的藤条筐里装满了他们沿街拾起的肥料；另一些赶着大车而来的农民正和警察交涉，试图让大车停在广场上。老年人和妇女闲聊，年轻人则钻进附近的咖啡店，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叼着三生丁^①一支的雪茄消磨时光。

各村镇所有有冤要伸、有仇要报的人都聚集在广场上。他们打着手势，皱着眉头，迫不及待地想在仲裁委员面前诉说自己的冤情，以求伸张正义。

仲裁委员会的法警曾与这些傲慢好斗的村民打了50多年的交道。他在这所哥特式大教堂正门的前方摆了一张粉红色的长沙发，然后设置了一排栏杆以阻挡行人的通过。

^① 法国货币名，一生丁等于百分之一法郎。

刻有耶稣十二使徒像的正门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十分古老、破旧，然而，在阳光的照耀下，其古朴的美依然光彩夺目。以它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仲裁委员会主席台的背景自然是再恰当不过了，它就像一顶由石头砌成的天篷起着衔接历史、维系传统的作用。

在拱门与楣间的地方刻有圣母玛丽亚和六个身着白色长袍、长着由漂亮羽毛做成翅膀的小天使的画像。他们一个个脸蛋圆胖，头发卷曲，正兴高采烈地演奏提琴、横笛、哨笛和铃鼓等乐器。

在三扇大门的上方是三座拱廊，拱廊上雕刻的各式人物栩栩如生，维妙维肖：有儿童、天使、国王和圣人。大门前方厚实的墙上刻有耶稣的十二个使徒的肖像，然而，他们早已面目全非，肢体残缺，即使耶稣本人亲临此地也难以辨清自己的弟子的真面目了。有的雕像缺腿断手，有的则是鼻子全无，看似一群从医院逃回家的截肢患者正向世人展示自己残废的躯体。在大门的顶部是由钢丝编织而成的形似大花瓣的彩色天窗，日光透过天窗直泻而入；在大门的底部，支撑立柱的基石已经逐渐风化，四周的角和饰叶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教堂的大门可谓阅历甚广，饱经沧桑。这里曾发生过多农民起义，广场上曾站满了暴动的人群。巴伦西亚的义勇军曾在这里举行集会，传播革命火种。教堂大门上的那些肢体不全、千年沉睡的圣人，显然也听到过那汹涌如潮的呐喊声和震耳欲聋的枪炮声。

在布置好仲裁大会主席台后，法警随即站在入口处恭候各位仲裁委员的莅临。这些仲裁委员全都身披黑色长袍，脚穿白色短帮套鞋，头上的大帽檐下系着银色头巾。他们到达主席台时，一个个正颜厉色，面容严肃。每一位仲裁委员的身后都曾跟着一群护水员和一大帮喊冤者。他们一边走一边喊冤，试图在开庭前使

法官大人对他们产生同情心。

乡亲们用尊敬的目光看着这些产生于本阶层之中的仲裁委员们。他们的决定将是最终判决，将直接影响农民的生计，农作物的收成。如不能及时得到灌溉水，庄稼就会颗粒无收。这些住在大平原的农民最后按照各自所在的水渠区域选派出本地区的仲裁委员。

首先出场的夸尔特·德·法伊塔纳尔是一位瘦小的驼背老人，他那双握着拐杖的手不停地上下抖动。尾随其后的是身材魁梧、然而眼睛却小得出奇的米斯拉塔。然后是衣冠楚楚、圆头圆脑的罗斯卡纳，他年纪轻轻就已经当上了仲裁委员。其他几位依次出场的仲裁委员分别是法巴拉、罗贝亚、托罗诺斯和梅斯塔亚。

七位分别代表各自区域的仲裁委员现已全部到场。他们像很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那样首先互致问候，然后在教堂门口进行事务性讨论。随着一块块刻有宗教宣传的木牌被揭去面纱，一缕缕香气扑鼻而来，但很快又消失在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广场上。

十一点半，各仲裁委员结束了事务性讨论，开始鱼贯入座。

当各位仲裁委员在那张旧沙发上坐定之后，各村镇的农民迅速从广场的四面八方聚集拢来，他们拥挤在栏杆周围，生怕漏掉了从法官大人口中说出的任何一句话。站在栏杆附近维持秩序的是那一脸严肃、不苟言笑的法警。

七位仲裁委员都脱下了帽子，然而，他们的双手则始终放在膝上，两只眼睛始终盯着地面。大会由最年长的委员主持。

“我宣布，仲裁大会现在开始。”

广场上鸦雀无声。与会者似乎是在出席宗教仪式，一个个变得出奇的安静。现代文明的兴起并未能使这个古老机构解体，相反，具有五百年悠久历史的仲裁委员会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各乡镇的村民对这个仲裁委员会的设立特别感到满意，因为它能迅速判断是非，主持公道。在这里，一切都进行得那么简单明快，打官司不需要书写状纸，宣判时也不需要咬文嚼字，这使目不识丁的农民如释重负。

由于对复杂的法律文件、文字书写和审判程序一窍不通，乡亲们最怕上法院打官司。对他们来说，提笔书写状纸比登天还难；在等待法庭宣判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更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对于上帝赐予他们的这个只需动口不动笔，一切都能当场了断的特别法庭，乡亲们自然如获至宝，非常珍惜。

所有的案情都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并当场作出判决。乡亲们都知道，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一经作出就不可更改。任何人若敢于发泄不满，他就会被处以罚款；谁若一意孤行，拒绝服从判决，他就会永远得不到供水。没有了水，他只好活活饿死。

在村民们的心中，水资源仲裁委员会的决定犹如古代传说中的贤君圣主为解决庶民百姓的纷争，每天早晨从皇宫发出的一道圣旨或一言九鼎的卡比拉酋长为调停部落纠纷每天在自家帐篷门口宣读的那一条条神圣的判决。只有扬善弃恶，服从判决，坏人才能被绳之以法，好人才能扬眉吐气，大家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由于生怕漏掉了从法官口中说出的任何一句话，广场上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地拥向栏杆处。有时候，拥挤的人群甚至你推我搡，互不相让。

原告被要求站在栏杆的另一头，紧挨那张与仲裁委员会的历史一样古老的沙发。

法警负责从原告手中拿走一切被认为是具有潜在威胁的进攻型武器，如他们的拐杖，牧羊鞭子等。他还负责把各原告安排在离仲裁委员较近的地方。如果他们中有谁脱帽的动作稍慢的话，法警就会立刻把他的帽子和头巾从头上扯下。这样做未免有些粗

鲁，但对这些狡猾的村民采取上述措施还是十分必要的。

排成一条直线的各位原告像发射连珠炮弹似地接二连三摆出了各种难题，然而却被精明能干的各仲裁委员一一予以化解。

首先是由负责管理水渠和安排各家农户用水时间的调度员提出指控，然后是由被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老人们通常让思维敏捷、能言善辩的儿子出庭辩护；寡妇则由其忠实的保护人，丈夫生前的朋友代替她唇枪舌剑，施展辩才。

南方人的火爆性格在每一例案情的审理中都得到体现。

在受到指控时，被告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在撒谎！你讲的那些话全是一派胡言！你是在诬陷我！”被告往往当场就叫屈喊冤。

然而，七位法官对此却极为反感。任何人在他人讲话时擅自发言都将被认为是对法庭的不恭。如果他敢于再次打断他人的发言，法庭就会对他处以罚款。谁若是一意孤行，继续打断别人的指控，他就会被处以更多的罚款。

各位仲裁委员通常是先交头接耳，低声讨论一番，然后由最年长的委员以平稳庄重的声音宣读罚款的决定。

十二点过后，面对这如潮水般涌入的各种投诉，各仲裁委员开始渐露倦意。此时，法警高声叫喊巴提斯坦·博鲁尔的名字，指责他违反使用灌溉水的规定。

当皮门托和巴提斯坦穿过栏杆时，广场上人头攒动，围观的人群拼命向前拥挤。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巴雷特大叔的邻居，因而对这件案子的审理颇感兴趣。臭名昭著的外乡人受到灌区管水员皮门托的指控。

皮门托是通过像一只好斗公鸡一样参加各种竞选才赢得管水员的头衔的。这个职位使他手中掌握了权力，巩固了他在村民们心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分配灌溉水期间，皮门托倍受大家的尊

敬。

巴提斯坦对皮门托的诬陷指控极为恼火，他那张紧绷着的铁青的脸就是明证。他不但要面对仇敌皮门托，而且还要面对那一张张紧靠栏杆、对他热嘲冷讽的面孔。而此时的皮门托却像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正趾高气扬地四处走动，似乎对打赢这场官司十分有把握。

“讲吧！”年长的仲裁委员伸出了一只脚。按照几百年来的惯例，仲裁委员会在听取诉讼发言时不是用手而是用穿着白色短套鞋的脚来发出指令。

皮门托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诉讼发言。站在他身边的这个人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他无法无天，无视灌溉水分配方案，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想什么时候用水就什么时候用水。

作为本地区水渠的管水员，皮门托曾规定半夜两点钟为巴提斯坦用水浇麦的时间。然而，这位先生显然不想那么早就起床，因而自动弃权。到凌晨五点钟，这位先生起床了。尽管此时使用灌溉水的权利已经不属于他了，他却擅自打开闸门，把水引向自己的土地。这不但违反了管水员的命令，而且造成本该在此时使用灌溉水的农户无水可用。归纳起来，就是上述三条罪状。

听完皮门托罗列的这三条罪状、巴提斯坦勃然大怒，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

“你在撒谎！你在无中生有，制造谎言！”

仲裁委员会对这位不遵守法庭秩序、大声喊冤叫屈的鲁莽汉子显然十分反感。

如果他不闭上嘴巴，那就罚款。

但这并未能使情绪激动的巴提斯坦就此休战。他不停地抱怨世道的不公，指责仲裁委员会居然雇用像皮门托这样的流氓、无赖。

法庭席上一片混乱，七位法官勃然大怒。

罚款四个苏^①！

巴提斯坦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马上闭上嘴巴不再争辩。此时，观众席上的人群却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皮门托已完成他的指控，巴提斯坦却低着头，仍然停留在原地，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

“该你讲了，”法庭向巴提斯坦发出了命令。但从法官们那冷漠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刚才这位捣乱法庭秩序、抢先发言的破坏分子毫无同情之心。

由于蒙冤受屈，巴提斯坦气得浑身打战。他有满腹的话儿要讲，竟不知如何开头是好。激动之余，他的讲话竟然变得结结巴巴，颠三倒四。

法庭上当了。皮门托是我的仇敌。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曾亲口告诉我，我使用灌溉水的时间是凌晨五点钟，现在他却说是半夜二点。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我遭罚款，让我地里的麦子得不到灌溉水而枯死。法庭不是要相信真话吗？我讲的句句是真话，尽管我找不出证人来对此加以证明。如果尊贵的仲裁委员会真的相信像皮门托这样的无赖流氓的话，那将是天大的笑话。

主持审讯的法官又使劲蹬了一下脚，对这位不懂礼貌、信口雌黄的乡巴佬提出警告。

“赶快闭嘴！”

巴提斯坦不再讲话，七位仲裁委员则互相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准备即将宣读的判决。

“仲裁委员会决定……”，当年长的法官宣布判决结果时，广场上一片寂静，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流露出焦虑的神情，似乎他们自己在接受审判。终于，他们听到了从年长的法官嘴中吐出的神圣不可更改

^① 法国的旧铜币，值二十分之一法郎。

的判决。

“巴提斯坦·博鲁尔由于违反使用灌溉水规则被罚款两个比塞塔，由于扰乱法庭秩序被罚款四个苏。”

顿时，广场上一片欢腾。人们喜形于色。纷纷奔走相告，互贺胜利。有位老太太甚至手舞足蹈，连声高喊“太好了！太好了！”

巴提斯坦离开审判席时，头脑一片空白。他垂着头，一个劲往前走，准备随时要与任何挡道者打架斗殴。皮门托则停在原地，以防不测。

若不是大家躲避及时，给巴提斯坦让出了一条通道，恐怕很多人都会被打得鼻青脸肿，青红紫绿。

巴提斯坦走了。他去向东家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控诉那群专门与他作对的狠毒的刁民。一小时后，经过东家的好言相劝，他又恢复了平静，踏上了回家的征途。

太痛苦了！一路上，他遇到的人全是那些他所不愿见到的刁民。他们目睹了他在法庭上所遭受的奇耻大辱后，正赶着满载肥料的大车，或骑着驮着空篮子的驴子高高兴兴返家。

他从来不与这些刁民打招呼。

当他从这些谈笑风生的人群经过时，他们突然变得一声不吭并尽量装出一本正经的严肃相。然而，当他一走远，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他甚至听到一位小伙子边走边模仿那位年长的仲裁委员的声音！

“罚款四个苏！”

在前方不远处，他看到了与他不共戴天的仇敌手里拿着一把水壶，正站在科帕酒店门口和一群狐朋狗党互相逗乐。皮门托好像是在模仿无辜者喊冤叫屈的哭喊声。显然，村里人在谈论法庭对他的判决时，一个个都春风满面，笑逐颜开。

现在，循规蹈矩、心地善良的巴提斯坦终于理解了何为人言

可畏。

他那双力大无比的手不停地颤抖，很想找人打架。在接近科帕酒店时，巴提斯坦有意放慢了脚步，他想看看有谁敢当着他的面讽刺他。

巴提斯坦突发奇想，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这家酒店买一杯酒，以便能面对面地教训那些敌人。然而，他始终摆脱不掉被罚款的阴影，只好谴责自己刚才的念头过于慷慨大方。这罚款的决定实际上是冲着他的孩子们来的。特雷莎为了给孩子们买鞋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刚好有两个比塞塔。这意味着为孩子买鞋的梦想将化为泡影。

当他从酒店门口走过时，皮门托借口要去打水而躲了起来，其他的人则假装没有看见他。

面对这样一位说一不二、敢想敢干的汉子，谁也不敢与之发生正面冲突。

然而这场胜利并没能给他带来欢乐，相反，巴提斯坦异常悲伤。这群刁民太可恨了！他们狼狈为奸，串通一气来对付他。这可不是他向往的生活。从此后，巴提斯坦不再与村里人打交道，即使在大白天，他也一步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

他并不是害怕他们，他只是想谨慎行事，尽量避免与人争斗。

到了晚上，巴提斯坦总是半睡半醒，保持警觉。一听到狗叫声，他就会从床上一跃而起，手持火枪冲出屋外。他甚至认为自己不止一次看见有黑乎乎的影子从附近的小道上仓皇逃走。

巴提斯坦是担心自己地里的庄稼。正在悄然成熟的麦子是全家人的命根子，它已引来附近农民嫉妒的目光。

他听说过皮门托当着村里人的面所发过的毒誓，谁若在巴雷特大叔生前苦心经营过的这块地上开荒播种，他将得不偿失，一无所获。望着在阳光的照耀下翠绿葱茂的麦田，他心里十分清

楚，这一片绿浪翻滚的麦子很快就会变成金黄一片。

村民们对他的敌对情绪随处可见。妇女们看见他时总是像躲避瘟疫似地赶紧跑开；在地里干活的男人则聚集在他必经的路口互相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小孩子打老远看见他就会反复高呼“奸人！坏蛋！”，似乎只要反复高喊这两句话就能足以使他们的敌人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哎！如果他没有那一双巨人般的铁拳，如果他没有那虎背熊腰的魁伟身材，村里人早就会把他赶跑了。大家现在都等待别人先动手，自己则只满足于站在远处对他进行一番羞辱。

处于孤独中的巴提斯坦直到在离家门口不远处听到自家狗的叫声时，才感到了一丝温暖。这时，一位割完柴草，正双腿盘坐在斜堤上休息的小伙子看见他后竟然彬彬有礼地向他致意。

“您好，巴提斯坦先生！”

从这位腼腆害羞青年口中发出的问候使巴提斯坦大为感动。

望着眼前这位身穿绒毛外衣，金发碧眼、笑容可掬的青年，他竭力想从记忆中搜寻出这是谁家的孩子。最后，他终于想起来了，这是德高望重、双目失明的牧羊老汉托姆巴的孙子，眼下正在阿尔博拉亚一家屠户那儿当帮手。

“谢谢，谢谢。”他一边走，一边向这位可爱的小伙子频频致谢。

很快，他走到了家门口。他家的狗扑了上来，不停地在他的灯心绒裤子上来回磨擦，以示欢迎。

吃晚饭的时间早就过了，他的妻子正携儿带女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

巴提斯坦查看了一下四周的农田。数小时前，他在水资源仲裁委员会设立的特别法庭上所蒙受的冤屈一下又涌上心头，引起他再一次勃然大怒。

显而易见，他的麦田正饱受干旱缺水的折磨，麦子的叶子已

经枯萎，从前一片绿油油的麦子正变得逐渐枯黄。老奸巨猾的皮门托设计剥夺了他使用灌溉水的权利，他要一直等到15天后才能使用水渠里的水。今天，法庭对他作出的罚款决定更是使他雪上加霜。上帝呀，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巴提斯坦毫无食欲，在饭桌上就向妻子讲述了白天发生的一切。

听完丈夫的诉说，可怜的特雷莎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异常苍白。当听说要把他们节衣缩食、辛苦攒下来的钱当罚款交出时，她心如刀绞，悲痛欲绝。上帝呀！他们这是要把我们逼向死路一条！

特雷莎嚎啕大哭，泪如泉涌。不一会，她突然情绪激动，望着门外广袤的大平原，对着远处隐约可见的白色农舍大声叫道“流氓！你们这些流氓！”

巴提斯坦的孩子们望着愁眉苦脸的父亲和仰天呼号的母亲，一个个吓得不敢吃饭。他们互相你盯我看，试图能对父母有所帮助。最后，大家一致学着母亲的样子，面对白花花的米饭哭天喊地，以示悲痛。

孩子的叫喊声使巴提斯坦更加心烦意乱。他猛然站起，飞身冲出门外时差点把饭桌踢翻。

今天下午倒霉透了！他的麦子在地里呻吟，他无水可用却反而惨遭罚款。这两件事如同芒刺在背，轮流折磨着他，使他心如刀绞，坐卧不安。

他想通过劳动来忘掉烦恼，因此，他强迫自己投入到修建一所猪圈栏的繁重劳动中去。

但是，他这一作法并未能奏效。他在劳动时老是分心，不能集中精力。他老是想去看看麦地里的情况。最后，他带着满是泥土的手从牲畜棚走出，又一次茫然地站在日渐枯萎的麦子前寻找对策。

在几步开外的公路的尽头就能听到从水渠传来的流水的欢唱声。

灌区的生命液正源源不断流向远方的农田，而他的麦田却因缺水而旱情严重。干枯的麦苗低垂着头，似乎是在呼唤远去的流水赶快来滋润它们，以解燃眉之急。

在可怜的巴提斯坦看来，最近几天的太阳光似乎是格外的炎热滚烫。每当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巴提斯坦就感到浑身发热，如同置身于一个大火炉。

他的地正在裂开，裂成的千百道小缝隙正苦苦等待灌溉水的滋润。

然而，等到下次使用灌溉水时，他的麦子早就已经干枯而死，全家人将只好喝西北风。

巴提斯坦像热锅里的蚂蚁围着自己那片长方形的土地不停地来回走动。皮门托，你这大坏蛋！你把我害得好苦啊！

正如船沉后漂浮在海上，饥肠辘辘、舌敝唇焦的海员在昏迷中想到的全是美味佳肴、淙淙泉水，心急如焚的巴提斯坦也迷迷糊糊地梦见水渠的水正哗哗流向他的麦田。顷刻间，麦苗挺拔，大地返青，巴提斯坦心旷神怡，喜笑颜开。

每天，只有到了日落西沉，巴提斯坦才会感到如释重负，心情畅快；似乎太阳已经一去不回，他的庄稼从此不再受难。

他离开了自己的农田，顺着公路，无意识地朝着科帕酒店的方向慢慢走去，他希望能酒店附近碰见皮门托，让他大吃一惊。

在公路的尽头，迎面而来的是一队队手挎篮子、身穿裙子，疾走如飞的姑娘们。她们都是城里工厂的工人，下班后正急急忙忙赶路回家。

一团蓝色的暮霭正升起在灌区上空，远方嶂峦重叠的大山披上了晚霞的彩衣，天边的云朵镶上了一道道金光，在面向大海的

方向已有星星高挂在苍白的天际。狗在吠叫。从平原上四处传来的辘辘车轮声以及青蛙和蟋蟀单调的欢叫，预示着黄昏的来临。

巴提斯坦看见女儿远远掉在姑娘们的后面，正慢步走来，但她并非是一人独行。她似乎与一个男人一同朝这边走来。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边走边谈。根据灌区的风俗习惯，未婚女子不准与未婚男子同行。

当那位男子看见巴提斯坦正站在路中间，他不由放慢了脚步，让罗塞塔先去见她父亲。

巴提斯坦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希望知道这位与他女儿同行的男子究竟是谁。

“晚上好，巴提斯坦先生。”

从声音就可听出这就是他白天在家门口附近遇到的那位腼腆害羞的小伙子。这顽皮的家伙似乎是无所事事，整天在公路上游荡。现在，他又一次笑容可掬地出现在他眼前。

巴提斯坦狠狠瞪了一眼自己的女儿，然后厉声说道：“回去！回到家里，我再跟你算帐！”

巴提斯坦是一位威严的父亲，孩子们都惧怕他。当他开始从后面追赶上来时，罗塞塔浑身颤抖，十分害怕，以为一定会遭到父亲的一阵痛打。

然而，她错了。此时，她的父亲心里面只装着麦子，他那奄奄一息、日渐枯萎的麦子正痛苦地呻吟着，盼望他早日送来救命水。

巴提斯坦的妻子正在做晚饭，罗塞塔则东奔西跑，假装忙个不停，试图以此减轻自己的过错。巴提斯坦坐在小矮桌旁，心里仍惦记着地里的庄稼。桌子四周围着一个个愣头愣脑的小家伙，他们正贪婪地望着锅里的熏鱼和土豆。

特雷莎仍在哀声叹气，为罚款一事犯愁；巴提斯坦则心事重重，毫无食欲。孩子们却犹如饿狗抢食，互不相让。他们的大儿

子小巴提斯坦甚至擅自将分给弟妹们的面包据为己有；大女儿罗塞塔则由于担惊受怕的缘故，胃口大开。

直到现在巴提斯坦才感受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如果让外面的地继续干旱下去，这些啼饥号寒、嗷嗷待哺的孩子只好活活饿死。

为什么他不能引水浇地？这世道太不公平了。法律总是制裁老实人。他不能坐以待毙。一切得以家庭为重。从前他遇到过比现在更大的困难，他都挺过来了。他有责任抚养孩子。为了让他们不挨饿受冻，他可以去偷、去抢，如今，他没有必要这么做，他只是需要引水浇地，这有什么错？

一想到近在咫尺的灌溉水正源源不断地流入其他人的土地，他却只能望水兴叹，循规蹈矩，巴提斯坦就痛苦万分。难道仅仅因为法律的不公正，他就必须等死吗？

突然，他一拍大腿，猛地跳将起来。看来他决心已下。

“引水浇地！快，引水浇地！”

听到这话，特雷莎吓得目瞪口呆。她知道采取这种冒失行动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天啊！他们会要巴提斯坦交更多的罚金，或者，他们会一怒之下决定永远不再给他们供水。他应该三思而行，谨慎从事。

但是，巴提斯坦是那种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再轻易更改的人。

“引水浇地！引水浇地！”

他们的大儿子小巴提斯坦迅速拿起锄头，冲向门外，在他身后跟着一大群弟妹。

孩子们都想嬉水，因而迫不及待地跑向水渠。

全家人如同重获自由一样，一个个欣喜若狂。

当他们走到笼罩在黑夜下的水渠边上，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已经消失在夜幕之中。甘蔗地里，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晴朗的天空，繁星闪烁。

巴提斯坦跳入膝盖深的水，关上水渠闸门。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儿女正忙着用锄头在斜堤上挖开了一个大口子。水顺着缺口哗哗流入干旱的土地。

全家人都感受到一种凉悠悠的快乐。

水到旱除，土地欢笑。“快喝水！快喝！”

一家人在地里来回走动，查看灌溉水是否已流入地里的每一个角落。

在偷偷干完这件违法行为后，巴提斯坦感到心旷神怡，一身轻松。即使法庭前来干涉也无济于事了，他的地已经吃饱喝足了。

凭着孤独的人特有的敏锐听觉，他似乎察觉到附近的甘蔗地里正发出某种奇怪的声响。他赶紧跑回农舍取出一支新枪，然后又立刻跑了回来。

他扛着枪，手始终不离板机，在水渠闸门附近守卫了一个多小时。

水渠的水不再往前流淌，而是朝着巴提斯坦的土地迅速漫溢。

也许下游的农民正在抱怨，也许管水员皮门托正在附近巡逻，当他发现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时，一定会暴跳如雷。

巴提斯坦像一位忠实的庄稼卫士警惕地保卫着正忙于挖沟引水的妻子、女儿。他随时准备痛击任何敢于在此时拉开闸门，证水重新流向下游的人。

他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地守护在水渠边，决心与任何敢于前来阻拦他的人决一死战。在他这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的震慑下，从附近的甘蔗地里发出的声响很快就消失了，他的地足足喝了一小时的水。

更为奇怪的是，在下周星期四举行的水资源仲裁委员会听证会上，皮门托并没有对巴提斯坦进行起诉。

灌区的人都知道，巴提斯坦新近买了一支双筒猎枪。这位性情凶猛的外乡人宁愿忍饥挨饿也要省下钱买一支好枪挂在自家门口以便炫耀武力，称王称霸。

第五章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罗塞塔就会睁开睡意未消的双眼，伸开手臂，打一个呵欠，把全身的肌肉都放松一遍，然后跳下床，穿好衣服，开门外出。

她借着最后的星光来到井边提水。随着水轱辘的吱嘎作响，在屋外过夜的狗就会扑上前来与她亲热。罗塞塔从井里提上一桶水，然后就往脸和手上浇。

漱洗完毕，她马上回到屋里，点燃蜡烛，紧张地为当天去巴伦西亚上班做准备。

母亲仍睡在床上，却在黑暗中不断地向她发出各种指示。她可以把昨晚吃剩的三条沙丁鱼带走。鱼就放在厨房里，当午饭吃足够了。小心不要像前天那样把碗摔破了。另外，不要忘记买针线和为小弟弟买一双鞋子。钱放在桌子抽屉里。

母亲仍在床上来回翻转着身子。她不肯离开温暖的被窝，还要睡上半小时才会起床。睡在床的另一头的是身材魁伟的巴提斯坦，他正一动不动睡在床上，鼾声如雷，享受着酣睡的乐趣。与此同时，罗塞塔继续收拾她的行装，她把午餐放进篮子，简单梳理了一下她那亚麻色的头发，然后系好头巾，准备出发。临走前，她还关切地视察了一遍在地上睡成一排的弟妹们，看看他们是否盖好了被子。

“晚上再见！”姑娘在向亲人们道别之后，手挎篮子，走出屋外。她随手关好了房门，把钥匙塞进到门缝里。

天已经放亮。一队队姑娘正沿着乡间小路，迈着轻快的步伐朝城里进发。这些匆匆赶去丝厂上班的女工行路时甩手臂的姿式就像在水中划浆一样，特别优美。每当有年轻男子从附近的田野向她们发出挑逗时，这些姑娘们就会大声惊叫。

罗塞塔总是一人独行。她对那些走在前面的女工十分了解。她们的家与她家是势不两立的敌人。

她们中的许多人与她在一个厂上班。她必须处处小心，时刻注意保护自己。她们总是趁她不注意时往她的饭篮里扔脏东西，或把她的陶器饭盒打碎。在工厂里，她们从她身边路过时总是把她往煮蚕茧的大锅旁推，逼她干最脏最累的活。大家把她称为穷鬼，把她一家人称为穷光蛋。

因此，在去城里的路上，她像躲瘟疫似地远离这群恶女人，只是在进入工厂后才感到安全。工厂紧靠市场，建筑物已经破旧不堪，大门的油漆也早已剥落。

在硕大的厂房里，到处都回响着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这使习惯了平静的平原生活的姑娘们颇感不适应，但这并未妨碍她们照常欢歌笑语，打情骂俏，互相取乐。这些皮肤黝黑的姑娘从前在家里都是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良家女子，一见到青年男子就会害羞地低下头。现在，一旦脱离了父母的束缚，她们就成了一群放荡不羁，四处惹祸的淘气鬼。

在所有的女工中，罗塞塔是最沉默寡言、埋头苦干的一位。为了不影响工作，她从不唱歌，也从不与他人逗乐。她很快就掌握了生产技术并获得一天挣三瑞尔的最高报酬，这使其他姑娘万分嫉妒。

每当吃午饭时，这群衣衫褴褛的女工就会冲出厂房，在人行道上站成一排狼吞虎咽地吞食从家里带来的午餐。她们边吃饭边向过往的男子暗送秋波，进行挑逗。如遭拒绝，她们就会恼羞成怒，破口大骂。罗塞塔总是选择在工厂的一个角落吃饭，和她呆

在一起的是几位来自别的灌区的姑娘，她们对巴雷特大叔的故事以及其他女工对罗塞塔的敌意情绪一无所知。

在最初的几周里，罗塞塔对黄昏的临近颇为忧虑，因为这意味着要下班回家了。

由于惧怕与同乡女子同路，她只好在厂里多呆一会儿，让那些尖嘴利舌、以取笑他人为乐的疯女子先走一步。

在寒冷的黄昏时刻，罗塞塔一人无精打采地走在城里的街道上，为母亲采购物品。突然，橱窗里彩灯齐明，这使她骤然兴奋。然而，这里并非久留之地。她随即走过大桥，穿过城郊的背街小巷，向回家的路上进发。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顺利。但是，当她来到四周一片漆黑的灌区，听见各种玄妙嘈杂的声音以及从她身边经过的黑影低低向她道一声“晚上好”的问候时，她才突然感到毛骨悚然，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使她感到害怕的不是这万籁俱寂的黑夜。作为一名农家女，她对行夜路早已习以为常。如果她知道一路上不会遇见任何人，她反而会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和其他同龄女工一样，她从未想到过死亡、巫婆和鬼怪，使她惊恐不安的是那些居心叵测的生人。

她回忆起在厂里听到的有关在灌区内发生的恐怖事件，以及姑娘们对皮门托和其他经常聚集在科帕酒店寻欢作乐的地痞流氓的描述。这是一群心狠手毒、残忍无比的歹徒，他们经常调戏妇女，把她们推到水渠里或赶到干草堆后恣意凌辱。入厂后的罗塞塔已不再是一位天真幼稚的女孩子。她任凭自己对这种事情的想象自由驰骋，直到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心惊肉跳。在她想象中，她看见自己被这群强盗残杀了。他们打开了她的胸，吸干了她的血，然后把她的肉也吃掉了。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时常阴雨连绵的冬夜，罗塞

塔在踏上灌区公路时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浑身颤抖，但最令她胆战心惊的地段是在公路的尽头：科帕酒店所在地。

这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是地痞流氓聚集的地方。从里面传出的喧哗吵闹声和淫荡狂笑以及粗俗歌声打老远就能听见，酒店门前的路被反射出的灯光照得格外泛红。可怜的罗塞塔在靠近酒店时却像童话故事中突遇魔鬼的女主人公一样驻足不前，怕得要死。她宁愿从酒店的后面绕道而行，或躲进路边的水渠，沿斜堤偷渡过去，也不愿从这座散发着酒肉鱼臭的酒店大门前走过。

最后，她终于像一位要从悬崖跳下的勇士一样作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然后沿着水渠的边缘闪电般快速通过了酒店大门。

她动作之快，未等科帕酒店里的顾客作出反应就只身消失在黑暗之中。

穿过酒店后，罗塞塔就开始一路狂跑。她总认为后面有人在追她，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扯她的裙子。

直到听见自家的狗叫声她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这只狗长相丑陋，家里人却给他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启明星”。狗亲热地跑到路中间，不停地舔她的手。

罗塞塔从未向家人讲起她在回家的路上所遇到的恐吓。一走进家门，她就变得镇定自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母亲焦虑地向她提出各种问题，她都能一一从容作答，并称自己是与灌区的女伴们结队回家的。

她并不想父亲晚上出来接她。她知道村里的人对她家的仇恨。每当想到科帕酒店里那伙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她就坐卧不安，心惊肉跳。

第二天晚上，当从工厂回家时，她又一次经历了同样的恐惧心理。她现在唯一指望的是昼长夜短的春天早日来到，以便能在天黑前返家。

一天晚上，罗塞塔遇到了一次愉快的经历。当她仍在城区内行走时，一位年轻男子赶了上来向她打招呼。

“晚上好！”

此时，她正在与公路相连的高坝上行走，那位男子则走在布满车辙印的小道上。

罗塞塔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惊慌，她已经认出了这人是谁。他是托姆巴大叔的孙子托内特，目前正在阿尔博拉亚一家屠户那儿当学徒。丝厂的女工每次看见他都会忍俊不禁，因为这位年轻人一碰女人就会羞得满脸通红，一言不发。

除了祖父之外，托内特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任何亲人。即使在星期天他也要外出干活，不仅要去巴伦西亚为师傅的地里积肥，还要帮师傅宰牛、耕地、给富农送肉。他这样拼命干活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 and 祖父能有饭吃，他外出干活时能穿上一件像样的衣服。他不抽烟，也很少去科帕酒店喝酒。礼拜天有空闲时间时，其他人都会蹲在阿尔博拉亚的广场上观看村里人的手球比赛；托内特却独自一人走进田野，沿着曲径小道漫游。如果他能有幸听到那些在参天古树枝头上筑巢的鸟儿的喧闹，他就会惊喜万分，尽情欣赏这大自然特有的美妙音乐。

村里人都认为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从其祖父身上传下来的怪诞不经的奇异气质，把他视为一位腼腆、温顺的傻瓜。

由于有人同行，罗塞塔感到安全多了，尤其是在和托内特一起走的时候，她特别放心。

她和他交谈起来，问他从哪儿来。小伙子支支唔唔，非常害羞，半天也讲不清楚。然后他突然变得一声不吭，似乎开口说话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

他们就这样保持着沉默，一直走到大路的尽头，在菜地前才分手。

“晚安！谢谢你一路陪我！”

“晚安！”托内特消失在黑夜中。

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会面，它只是使罗塞塔在回家的路上不再感到害怕。然而，她在吃晚饭和上床睡觉时，脑子里一直想着托姆巴大叔的这位孙子。

她回忆起每天早晨在路上遇见托内特的那一幕幕情景。他似乎总是跟在她后面走，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时，当她猛然回头就会发现他那双炽热的眼睛正热切地望着她。

她不停地回忆着与托内特见面有关的一切片断经历：他们的初次见面；托内特被其他女工羞辱时她所产生的同情心理；他们以后在路上的经常见面，托内特那双直勾勾的眼睛。

第二天，当她去巴伦西亚上班时，她未能看见他。到了晚上，尽管天下着雨，四周一片漆黑，她却并不感到害怕。她相信托内特一定会出现在她面前，果真在他们平时见面的老地方，她又看见了他的身影。

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少言寡语，在道一声“晚上好！”后就陪着她继续赶路了。

罗塞塔却拉开了话匣子。“你是从哪儿来的？再次见到你，真高兴！”托内特还是说话结结巴巴，半天也讲不清楚。“我从……从……”

看见托内特是如此腼腆，罗塞塔禁不住想笑出声来。她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恐惧，特别是在冬天行夜路时的担惊受怕。在得知自己的重要性后，托内特非常高兴，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称自己经常要到灌区来为师傅办事，他会每天都来陪她行夜路。

他们像往常那样分手告别了。但当天晚上，罗塞塔却在床上辗转反侧，做了一个奇特的梦。她梦见自己行走在漆黑的乡间小路上，由一只长相酷似托内特的大狗陪伴。突然，一只张着血盆大嘴的恶狼向他们迎面扑来。这只狼似乎长得有些像皮门托。为

了保护女主人，狗和狼撕杀在一起。这时，她父亲手拿一根棍子跑了出来，照着狼和狗就是一阵劈头猛打。罗塞塔伤心地哭了，似乎打在狗身上的棍子是打在了自己身上一样。在梦中，她见到了托姆巴老汉的孙子，小伙子金发碧眼，十分英俊，满脸的汗毛显示出他已是一名男子汉了。

第二天，她醒来时神情恍惚，全身乏力，似乎仍在梦中。这天是星期天，她将不去工厂上班。太阳透过小窗户已照射到她床上，家里的人都已起床了。她也将和母亲去教堂作礼拜。

昨夜的恶梦仍缠绕着她，扰得她心烦意乱。她感到自己突然变了，变成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一个人，似乎昨夜是一道分界线，她的人生已被分成了两截。

她从柜子里拿出衣服，然后一件一件地把它们摆在仍散发着她身体的余温的床上，边试衣边像一只快活的鸟儿一样不停地唱歌。

她喜欢礼拜天，因为在这一天她能睡上懒觉，有自由活动的时间，还能去阿尔博拉亚听弥撒曲。但今天比平常的星期天似乎更美好：太阳特别明亮，小鸟的歌声特别动听，连从小窗户外飘入的空气也格外清新芬香。一句话，今天早晨她的感觉好极了，一切都与往日不同。

她责备自己以前对衣着服饰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她已年满十六岁，是该打扮自己的时候了。以前她真傻，每当母亲责备她衣着邋遢时，她还嘲笑母亲多管闲事。她拿起自己每周星期天穿在身上的印花布衬裙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束紧胸衣，把正在发育中的乳房压得严严实实。根据灌区的风俗习惯，未婚女子如不束胸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遭人耻笑。

有生以来，罗塞塔第一次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在四英吋大的镜子前仔细观看自己的容貌。这把镶嵌在松木镜框里的镜子是她父亲特意送她的礼物。

她知道自己长得并不美丽，然而在灌区内有许多女孩子长得比她还丑。不知为什么，她开始仔细打量自己的五官：眼睛长得清澈如水；面颊上有两块明显的雀斑，这是太阳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鼻子小巧玲珑，然而鼻孔却不停地往外抽动；她的嘴巴犹如一颗熟透了的桃子；洁白的牙齿使她的五官生辉。

母亲等得心急如焚，不停地在屋内来回走动，似乎她已听到远处教堂的钟声。他们是该出发了，然而，罗塞塔却仍在不慌不忙地梳头梳了一遍又一遍，总是对自己的发型不满意，然后她又开始找披风，选了一件又一件，每一件总是不合她的心意。

罗塞塔来到阿尔博拉亚广场上。在进出教堂时，她都抬起眼睛向着肉市场入口处眺望。那儿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她看见了自己日想夜盼的托内特。他一边把一块去了皮的肉递给师傅，一边驱赶着苍蝇。

当托内特看见罗塞塔时，他立刻羞得满脸通红。

当她第二次出现在他面前时，托内特好似中了魔法一样，一动不动，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她，手里拿着的那块羊腿半天也不放下。直到他师傅大声咒骂他，威胁说要用砍肉的刀砍他的耳朵，他才清醒过来。

当天下午，罗塞塔非常沮丧。她神情恍惚地坐在家门口，老是觉得看见托内特从遥远的小路上走来，埋伏在对面的甘蔗地看她。她希望明天早一点到来，这样她就能去工厂上班，回家时在那段令她胆颤心惊的小路上再次遇见托内特。

第二天黄昏时刻，他果然又出现了。这次他特意比平时多走了一段路来迎接她。

“晚上好！”

托内特今天不再像往日那样少言寡语。一天不见面，他似乎话就多起来了。

他表情痛苦，费了很大的劲试图表达自己的思想。然而，整

整两分钟过去了，他仍未找到恰当的词语。他说很高兴见到罗塞塔。（罗塞塔笑了，轻声说了句“谢谢”。）“星期天过得好吗？我的星期天遭透了，毫无意义，似乎缺少什么东西。我喜欢到公路上来，不，不是公路，我是喜欢来陪你走路……”

说到这里，他突然闭上嘴巴，不再往下说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过于大胆，因而后悔不已。

他们默默向前走着。罗塞塔并没有答话。她左手挎篮子，右手像钟摆一样不停地摆动，走路的姿式特别优美。

她仍在想着两天前那个荒诞的梦。好几次她回过头，似乎看见酷似托内特的那只大狗正在舔她的手。想到这里，她禁不住笑出声来。在她身边的这位男子可不是狗，他不但心地善良而且能给她提供保护。

罗塞塔开始发问：为什么他要来接她？村里人见此会怎么想？如果她父亲知道了此事，他一定会非常生气。

托内特则越发害羞，一句话也答不上。他心神不定地走在后面，好几次险些摔倒在路边。

就在他们快要到达村子，即将分手告别之时，托内特突然勇气倍增，一下变得口齿伶俐，滔滔不绝。他勇敢地回答姑娘的问话：

“为什么？……这都是因为我爱你！”

他说完这句话，然后就凑上前来。罗塞塔已听到他那急促有力的呼吸，看到他那滚烫灼热的目光，然而，托内特突然对刚才的鲁莽冲动感到内疚，于是像孩子一样撒腿就跑。

他真的爱我！两天来，罗塞塔一直企盼的就是这句话，然而，这突如其来的幸福使她仍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她也爱他。当天晚上，她在梦中至少听到他不止一千次对着她的耳朵说着同样的话：

“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

第二天晚上，托内特没有来。次早清晨，在去工厂上班的路上罗塞塔看见他藏在路边的一棵桑树下，正焦急地望着她。他看上去就像一位知错想改、但又怕挨骂的孩子，随时准备逃之夭夭。

但罗塞塔只是害羞地笑了笑，毫无责备之意。

从此后，一切都是进行得那样心照不宣，托内特每天都按时到公路上等她，从未缺席过一次。

阿尔博拉亚的那位肉店老板对自己的学徒所发生的变化非常不满。从前，这位年轻人是非常勤奋地工作，现在却编造借口逃避工作，一趟一趟地往灌区跑，尤其是在晚上，有时整夜不归。

但陶醉于幸福之中的托内特对师傅威胁恐吓丝毫听不进去。

罗塞塔总是往家里带回一些雏鸟，声称是在路上拣到的。实际上，这是托内特送给她的礼物。小伙子不愿意空着手来见自己的心上人，每天都会给她带一些他历尽千辛万苦从灌区的树上掏走的鸟巢。这些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鸟满身绒毛，十分可爱。它们老是装出一副饥饿的样子，叽叽喳喳，张开嘴巴，吵着要吃食物。

罗塞塔非常喜欢这些活泼可爱的雏鸟，似乎它们就是她心上人的化身。因此，当她得知小鸟被她淘气的小弟弟恶作剧般地掐死之后，她禁不住伤心地哭了。

有时，托内特会带来一些从科帕酒店买来的炒豆子或花生。他们边走边吃，互相对视，然后高兴地开怀大笑。

罗塞塔显然更为明智。她责怪托内特老是乱花钱，这些炒豆子和花生大概一周要花去他两个瑞尔。然而，托内特却对此毫不在意，只要能让自己心爱的姑娘高兴，他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等将来结婚后，他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但现在距结婚还早，没有必要与自己过不去。灌区里的男女青年都会经历一段浪漫的恋爱时光。

一提到结婚二字，罗塞塔就回到了现实之中。父亲总有一天会知道他们的恋情。他一定会用棍子把她打得青红紫绿，遍体鳞伤。当她提到将来会面临的那场毒打时，她异常镇定，甚至面带微笑，似乎对这位威风凛凛的父亲常常滥施的淫威已经习以为常。

他们之间维持着一种纯真的感情。两人从未产生过任何越轨的念头。他们踏着月光，沿着那条空无一人的小道默默行走，头脑中没有任何杂念。

有一次，托内特不小心碰到了罗塞塔的腰，他顿时脸红耳赤，似乎犯下了弥天大罪。

对于他们每天的会面会造成的影响，他们似乎毫不知晓。这是一对情窦初开的年轻人的初恋，他们仅满足于每天能见到对方，与对方交谈，互相逗乐，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罗塞塔盼望着春天早日到来。春季的黄昏将是绚丽多彩，而不是像冬季一样漆黑一片。

春天终于来到了，然而，他们的见面却不再有夜幕遮掩。在大路上匆匆过往的女工和邻居看见他们俩每天都走在一块时，一下就猜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于是，在工厂里的女工们不停地拿她寻开心，假惺惺地问她何时举行婚礼，还把她戏称为“牧羊女”，因为她的心上人是牧羊人托姆巴老汉的孙子。

可怜的罗塞塔对自己恋情的泄密显然非常焦急。她肯定要挨一顿痛打，这消息很快就会传入她父亲耳中。就在父亲在参加水资源仲裁大会后回家的那天，他在路上碰见他俩正好走在一块。

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是那灌溉水事件使她免受了皮肉之苦。她父亲由于放水救了庄稼，心里特别高兴，因而只是瞪了她几眼，然后低声告诫她从今以后一律不准让人陪她回家，否则，一定严惩不贷。

果然，第二周她回家时再也没人陪伴。托内特对巴提斯坦先生非常尊重，因此满足于藏在路边的甘蔗地里为心上人送行，或远远地跟在姑娘后面。

随着春天日长昼短现象的越来越明显，大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见面也变得越发困难。

然而，对坠入爱河不能自拔的情人来说，这样长久的分离是绝对难以忍受的。在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心烦意乱的罗塞塔不再满足于在屋前来回踱步。她好像看见托内特从附近的一条小路上走过，于是连忙拿起一只绿色水瓮，告诉母亲说她想去女王泉打水。

母亲同意了她的请求。哎，女儿都已长大了，应该让她出去交交朋友，散散心。

女王泉是全灌区人民的骄傲，既能饮用又可灌溉农田。有人称女王泉水历史悠久，功效奇特；有人称之为摩尔人的杰作；还有人认为它是当年来灌区的基督教士为了给信徒洗礼而营建的圣水池。

每天下午都有成群结队的姑娘头顶水瓮从公路上走来，她们颀长的身段和优美的步伐酷似手提花篮的古希腊美女。

这支排成一路纵队、徐徐前行的取水大军给灌区平添了一种神圣的宗教气氛。头顶水瓮的美女使人想起阿拉伯诗歌中经常描绘的那种感人至深的画面。在这幅画中融进了最令东方人陶醉的两大要素：美女与泉水。

女王泉实际上是一座四方形的水池，四周是由红石砌成的围墙，水从地下冒出。谁若想从池里提水，他就得顺着光滑潮湿的石阶往下走。在石阶的扶手栏上，一些浮雕图案隐约可见，但其中的人物雕像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这件做工粗糙的中世纪作品很可能描绘的是由天使簇拥着的圣母玛利亚接受贡品时的情景。随着年代的久远再加上人为的破

坏，浮雕上的人物也变得面目全非，人们只能从古代传说中去领略这位赐给灌区幸福之泉的女王的尊容了。

每个礼拜天下午，女王泉总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至少有30位姑娘会来这里取水，她们来到池边后总是你推我搡，争先恐后，都想第一个取到水。然后，姑娘们就会悠然地坐在池边，一边洗脚，一边戏水。一看见有小伙子来池边饮水或窥视她们时，姑娘们就会集体发出厉声的尖叫。

这是一次酷似流浪者的聚会，姑娘们七嘴八舌，互相攻击。她们责骂那些缺席者，与此同时，还散布灌区内的各种花边新闻。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在父母的管束下循规蹈矩、每周都去教堂唱圣歌、做祷告的纯洁天使，一旦无人管教就会变得如此粗野、好斗。她们的谈话的确内容粗俗，不堪入耳。

此时，罗塞塔来到了女王泉。尽管她走得很慢并经常回头眺望，希望心上人随时出现在路边，然而，她的愿望却未能实现。

罗塞塔的出现使水池边的喧闹嘎然而止。姑娘们一个个张嘴结舌、目瞪口呆，似乎这是在阿尔博拉亚教堂演奏弥撒曲时突然出现的一位摩尔人的幽灵。这位穷鬼来此地干什么？

罗塞塔微笑着向她所认识的一些本厂女工打招呼，可她们却视而不见，不予理会。

其他人则已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她们显然不希望以沉默来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因而继续大声交谈，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

罗塞塔来到池边，先把水瓮盛满了水，然后站起身，焦急地四处张望。

“不要在这里东看西看！你那位心上人不在这里！”

说话者是皮门托的侄女，她皮肤黝黑，鼻子高挺。由于她父亲不必靠租地种维持生计，她自己又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显得特别骄傲。

是的，即使罗塞塔望穿了双眼，她的心上人也不会出现了。

显然，这些人已经知道她的心上人是谁。

哈哈哈哈哈！这位外来妹与托姆巴老汉的孙子搞对象了，真是天作之合啊！三十位姑娘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半天也合不拢嘴。她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想开玩笑，而是想给巴提斯坦的女儿一个下马威。

罗塞塔耸了耸肩，以示毫不在意。在经历了在工厂里所受到的那场羞辱以后，她对别人的讥笑早已麻木不仁。

她提起水瓮，准备离开水池。突然，皮门托的侄女那娇娇滴滴的声音传入了她耳中。这只可恶的小黄蜂专刺人的痛处。

“托姆巴老汉的孙子不会和她结婚。托内特虽然很穷，但绝不会与贼的女儿同流合污。”

听到这话，罗塞塔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满脸通红，很快她的脸色又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谁是贼？谁？”她气愤地问道。然而却招来所有在场姑娘的讥笑。

谁？就是她父亲嘛。皮门托对此知道得最清楚。在科帕酒店里，人人都在谈论他们一家人。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历史可以被隐藏？他们逃离家园，因为当地人对他们的底细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已无法立足生存。听说巴提斯坦先生还曾因犯罪而被捕入狱。

这位小毒蛇把她从家里和村里听到的一切都抖了出来。实际上，这些都是由皮门托和那帮在科帕酒店纵酒行乐的流氓编造出来的。皮门托显然已经不愿与巴提斯坦发生正面冲突，转而试图通过编造谣言来达到刺激、伤害对手的目的。

父亲的铮铮铁骨突然在罗塞塔身上得以展现。她气冲牛斗，怒火冲天。“哐啷”一声，水瓮被摔成碎片，溅出的水流了一地。四周的姑娘齐声骂她是蠢蛋。但此时的罗塞塔对这些责骂已麻木不仁，一无所知。

“我父亲……”她怒气冲冲地走向刚才摇唇鼓舌的那位姑娘，
“你竟敢说我是贼？你再敢胡说，我就要撕烂你的嘴巴！”

未等这位恶女子作出任何反应，罗塞塔就一拳打在了她的嘴上，然后双手揪住她的头发使劲猛扯。受到攻击的姑娘也本能地抓住了罗塞塔的头发了她扭打成一团。

也许是力大或愤怒的缘故，罗塞塔在打斗中稍占上风。她成功地挣脱了对方的撕扯，正当她准备脱下鞋子给对方以狠狠一击时，形势突然急转直下。

仿佛是事先安排好似的，所有在场的姑娘一起扑向了罗塞塔，边打边骂：“贼女！贼女！”

刹那间，愤怒的拳头像雨点般飞来。罗塞塔很快被打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她最后倒头滚向光滑的石板路上，前额重重撞在一块大石头的角上。

啊，血！一看见血，姑娘们立刻惊恐万状，赶紧各自回家去了。很快，女王泉又恢复了平静，只剩下披头散发、血流满面的罗塞塔一人。带着一脸的血泪和满腔的悲愤，罗塞塔回到了家中。

当看到遍体鳞伤的女儿的归来，母亲禁不住嚎啕大哭。她诅咒那些心狠手毒的打手，称她们比犹太人还坏。上帝呀！难道您能容忍这样的暴行发生在基督教区吗？

生活是太不公平了。从前，有人袭击巴提斯坦，在水资源仲裁大会上诽谤他，对他滥施罚款；现在又来了一群疯女人把可怜的罗塞塔打得死去活来。所有发生的这一切还不是与他们的开荒种地有关。难道他们遵照上帝的旨意，靠诚实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有错吗？

巴提斯坦得知女儿的不幸遭遇后，脸色铁青。他朝大路上走了几步，眼睛死死盯住了位于水渠对面甘蔗地后面的皮门托的那栋房子。

但是，他又停了下来，最后温和地训斥了女儿几句。今天发生的这件事说明我们不能去灌区四处走动，我们必须呆在家里，避免与他人交往。我们的任务是要全力守护好庄稼，这是我们的命根子。

巴提斯坦知道，他的敌人是不敢到他茅屋前来闹事的。

第 六 章

一条道路直通海边，路旁是卡德纳磨坊。当灌区的人们路过此地时，听到的是从蜂房里传出的阵阵黄蜂般的嗡嗡声。

这条弯弯的道路勾勒出一块小小的空地，四周茂密的白杨树像厚重的帷幕，把空地紧紧地包裹起来。在破旧不堪、屋顶倾斜的磨坊前面，道路一下子变得宽阔了。磨坊的土墙早已剥落、坍塌；窗户很小，里面黑洞洞的。这座古老的、快要坍塌的建筑颤巍巍地伫立在河渠之上，基石还算坚实。汹涌的河水卷着泡沫，像瀑布一样从磨坊底部直泻而下。

一阵阵慢悠悠的、千篇一律的读书声从远处传来，声音仿佛来自树林深处。实际上，这声音是唐霍阿凯恩的那帮弟子发出来的，从掩蔽在一排排白杨树背后的一座茅屋里传来。

诚然，斯文不一定非得托足宫阙玉堂，但屈就于如此寒伧之地，实属罕见。

这是座陈旧的农舍。除了从门洞和屋顶上的裂缝里透进的几缕光线外，四周都十分昏暗，土墙的颜色似白非白。教书先生唐霍阿凯恩的妻子是一位肥胖的女人，她成天坐在那把草垫椅子上，聆听丈夫教书的声音，欣赏着他那横溢的才华。屋子里摆着几条长凳，三个破旧的、脏得面目全非的字母，用口水混着面包屑贴在墙上。在教室隔壁的房间里，放着几件破损的家具，显示它们曾伴随着主人漂泊流浪了大半个西班牙。

这个地方唯有一件东西是崭新的：教书先生放在门后的那根

长长的竹棍。每隔一两天，他就得从附近的竹丛中换一根新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东西如此廉价，因为在那些小顽童硬梆梆、剪着短发的头上，这东西太不结实、太容易折断了。

教室里只摆了三本书。这三本初小课本完全足够了。干吗要那么多的书？只要采用摩尔人的教法就行了：让那帮小顽童扯开嗓门大声吟唱、死记硬背，直到他们记牢为止。

于是，从早到晚，从这座破旧的农舍里，传出阵阵催人入眠的朗读声，引得周围的鸟儿也一起来戏弄这咿咿唔唔的读书声。

“我们的……圣……父，住……在……天堂。”

“圣母……玛丽亚……”

“二乘二……等于……四”

那些曾经被这群顽童追得在路上扑棱着翅膀四处逃窜的麻雀、红雀和云雀，如今自由自在地栖息在离教室最近的树上，甚至用它们细小的、像弹簧一样的腿在教室的门口跳来跳去，讥笑它们不可一世的手对手被关进笼子，在竹棍的威胁下，不敢动动身子，只能斜着眼睛看看它们，口里仍不停地念着那令人生厌的经文。

有时候，唱诗声突然停住了，响起唐霍阿凯恩威严的声音，那声音像涌泉，滔滔不绝地道出先生那浩瀚的学问。

“人世间有多少善事可行？”

“2乘以7等于几？”

对弟子们的回答，先生很少感到满意过。

“你们全是帮笨蛋，听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唉，我对你们已经够客气了，像是在城里大学堂里一样。为的就是让你们学好，学会像有教养的人那样的谈吐！……总之，这儿有人不正是你们的楷模吗？可你们和你们的爹妈一样粗俗、愚昧，而且还欺骗人。他们有钱上酒店，可居然谎话连篇，每个礼拜六都不交应该支付的学费。”

他在教室里来回踱步，露出愤愤不平的样子。每次提起礼拜六收不到学费的遭遇，他都是这样。在他的身上，流露出两种不同的气宇。

他的脚底下穿着一双破旧的麻布拖鞋，总是溅满了污泥，下身穿着一条旧布裤子；粗糙的双手一层又一层地脱着皮，皮肤的皱纹里塞满了他那块小果园里的泥土。教室前面的这片种着蔬菜的土地是属于他的，那些蔬菜经常成为他桌上的佳肴。

不过，从腰部往上看，先生的高贵气派，也就是他自己常说的“牧师一般的博雅和威严”，便显露了出来。这使他完全不同于周围农舍里的那帮庄稼汉，他们像一群嘴啃黄土的区区蚯蚓。在他那副邈邈的领口上，系着一条花哨的领带；硬硬的灰色胡髭把他那张丰满、红润的圆脸分成两半。头上戴的是一顶油布帽舌的蓝色帽子，这是他在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涯中曾担任过的各种职位的纪念物之一。

这身装束是他穷困潦倒生活中的唯一安慰，尤其是那条领带，整个教区里除了他，再无第二个人有此殊荣。戴上它，简直是高官贵爵的象征，在这个地方，它仿佛成了希腊神话中人人向往的“金羊毛”。

周围农舍的庄稼汉都很尊敬唐霍阿凯恩，尽管在帮助先生排解穷愁时他们显得有些懈怠。先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曾经在铁路上干过几年，后来又在西班牙最偏远的省份当过税官，人们甚至传说他曾在美洲干过警察。总之，先生是位“人物”，只是晚景窘迫、家道中落而已。

他那臃肿的妻子总爱夸他，而且每次都不会漏掉他那“先生”的头衔：“霍阿凯恩先生从没像现在这样潦倒过。我们两家都很富有。全怪运气把我们弄成这种地步。不过，从前，我们挣过好多好多的钱。”

村里的长舌妇虽然有时忘了付给唐霍阿凯恩的学费，但她们

把他视作贵人来尊敬。当然，她们有时又免不了要戏谑一下先生的那件短上衣。每逢假日，当他在阿尔博拉亚教堂唱弥撒时，他一定会穿上那件绿色的、背后拖着四方形燕尾的短上衣。

迫于贫穷，先生带着他那位臃肿的老伴四处漂泊，最后来到此地落了脚。他帮着村里的掌管干点杂活，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草药熬些药汤，创造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所有的农夫都承认，这老先生的确见多识广，无所不知。他尽管没有正式的教书先生的头衔，但他并不害怕别的什么人会来取代这份收入甚微的工作。靠强迫学生死记硬背、动辄鞭笞的办法，他成功地驯服了那帮五至十岁的野孩子。他们一旦离开学校，不是向鸟儿乱扔石头，就是偷摘水果，或在灌区的道路上追逐猫狗。

先生从何而来？村里的农妇们人人都知道，他家原先一定是开炸糕铺的。对于这个问题，毋须更多的解释，因为从灌区的地理位置上讲，凡是不会讲巴伦西亚方言的人都是在卡斯蒂利亚开炸糕铺的。

要让那帮学生听懂他的话，让他们不要畏惧卡斯蒂利亚语，唐霍阿凯恩可遇上了不小的麻烦。有些学生从前只上过一两个月的学，他们目光呆滞地坐在位子上，用手抓着后脑勺，不知道先生在朝他们讲些什么。从前在别的学校，他们从来没听到过这种方言！

这可急死了可爱的老先生！他一直以为自己教人有方，正如他老伴所声称的，那归功于他温文尔雅的举止、高贵端庄的品行，还有他那音纯腔圆的卡斯蒂利亚方言。

他的学生每读错一个字（他们从没读正确过一个字），先生都要呻吟一声，双手愤怒地举起，一直触摸到头顶上烟雾缭绕的天花板。不过，他对自己的学生算是够文明的了，为此，他感到很自豪。

他的面前坐着20来个顽童。他们挤坐在窄小的长凳上，你推

我搔，心不在焉地听着先生的教诲，不过，他们得随时提防着那根竹棍：

“你们应当把这间简陋的教室看成是培养文明礼貌和良好修养的圣殿。知道吗？这里是圣殿！这里燃起的圣火会驱散我们灌区愚昧、野蛮的黑暗。没有我，你们会变成什么东西？会变成野兽。哦，对不起，请原谅我用了这个粗鲁的字。同样，我得向你们可敬的父亲们道歉，我本来无意得罪他们。感谢上帝的帮助，你们在离开学校后应当成为有教养的人，无论到哪儿都是那么温文尔雅，因为你们太幸运了，有了像我这样的先生，对不对？”

下面全体男孩拚命地点头表示赞同，有些孩子的头撞到前面孩子的头上。先生的老伴也被他那“圣殿”和“圣火”的比喻所感染。她停下手中的针织，把草垫椅子往后挪了几步，无限崇敬地打量着自己的丈夫。

唐霍阿凯恩常常逐个地向他的学生提问，对这帮光着脚丫、衣衫褴褛的脏孩子，他竟客气得出奇：

“德·洛皮斯先生，请起立。”

那位被尊称为德·洛皮斯先生的笨小子只有七岁，一条短腿裤只用了一根裤带系着。他急忙翻下高凳，笔直地站在先生面前，两眼偷偷地斜视着那根恐怖的竹棍。

“我一直在注意你，你在挖鼻屎，还把鼻屎揉成小团。德·洛皮斯先生，这可不是好习惯。请相信我。这次我暂且原谅你，因为你学习还算努力，而且能背乘法九九表。不过，如果缺乏修养，知识又有什么用处？记住我的话，德·洛皮斯先生。”

搓鼻屎团的小子使劲地点头，赞同先生所说的一切，庆幸自己总算逃脱了一顿棍子的抽打。这时，坐在旁边的另一个大一点的男孩也许出于往日的积怨，见他站着，从背后悄悄地使劲捏了他一下。

“哎哟，先生！马屁精捏我！”小个子男孩叫道。

唐霍阿凯恩的愤激简直无法用言辞表达。最使他感到气愤的是面前的这帮小子最喜欢用对方父亲的绰号相互称呼，有时甚至别出心裁地发明出一些外号来。

“德·洛皮斯先生，你说的‘马屁精’，指的是谁？天哪，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人家还以为你是在酒吧里，满嘴的脏话！”

“‘马屁精’是什么意思？教你们这帮傻瓜真让人伤神，真是一群不可教化的野人！”

说着，他举起竹棍，挨个儿惩罚两个孩子，一个的过错是捏了别人，另一个挨打是因为用了先生所痛恶的“不得体的语言”。他的棍子一直没有停，而且在空中乱舞，吓得坐在长凳上的其他孩子也缩成一堆，纷纷把头躲在旁边孩子的肩膀下。有一个矮个子小孩是巴提斯坦的小儿子，被阵阵竹棍声吓得流了一裤子的屎。

这一切使先生感到了满足。他平静下来，恢复他丧失了的尊严。这时，台下那群挨了一阵好打的小子正发出阵阵歔歔声。

“佩帕夫人，德·博鲁尔先生有病，把他带出去，下课后给他洗干净，”他对自己的老伴说道。

老妇人对巴提斯坦家的三个儿子非常关照，因为他们的家长是每礼拜六忠实的学费交纳者。她一把抓起德·博鲁尔先生的手。小家伙颤巍巍地迈开虚弱的细腿，仍然因惊恐而不住地哭泣，屁股后面的裤子上又增添了一片湿漉漉的新鲜印记。

一阵乱哄哄之后，教室里又重新响起课文的吟诵声。那千篇一律的细读声穿过浓密厚重的树叶，使整个树林仿佛因厌倦而不住地颤抖。

偶尔，教室外传来几声沉闷、抑郁的铃声，整个教室立刻兴奋起来，那是老托姆巴的那群绵羊走近了。学生们都知道，只要托姆巴老爹和他的羊群一来，他们总可以散漫一会儿。

老羊倌十分健谈，教书先生也不甘逊色。他俩你一言我一

语，一谈就是无休无止好几个小时，乐得先生的弟子们纷纷溜下长凳，一些孩子凑近想听听谈话的内容，另一些孩子则不声不响地来到教室外，逗着在附近山坡上啃草的绵羊玩。

唐霍阿凯恩很喜欢老羊倌。老头儿是见过世面的人。每次他们交谈，他总是用卡斯蒂利亚方言，以示对教书先生的尊敬。老头儿也懂得一点草药的汤头，但他从不来抢唐霍阿凯恩的生意。总之，在整个灌区只有他才配与先生共享知音之乐。

老羊倌每次总是以同样的形式出现的。首先，那群羊来到教室门口，伸进头好奇地闻闻，然后鄙夷地转过头，因为它们确信这里除了那没有价值的知识外，并无其它食物。随后，托姆巴老汉才出现在门口。他毫不拘束地走进这块他十分熟悉的地方，手里拿着根牧羊杖。他眼睛不好，只有靠那根手杖摸索着行路。

每次，他总在教室门口的砖凳上坐下，与唐霍阿凯恩侃了起来。先生的妻子佩帕太太不声不响地望着他们，欣羡他俩的友情。教室里年岁大一点的孩子也悄悄地凑近，在他俩身边围成一个圈。

开始，老托姆巴口中嗫嚅，像是怕说多了会表现出自己的无知，可先生的健谈给了他勇气，使这位在路上也要与羊群喋喋不休的老人终于打开了他那滔滔不绝的话匣子。他总爱对西班牙糟糕的局势发发牢骚，哀叹那些来自巴伦西亚的人在灌区内的所作所为，哀叹所有的当官的，庄稼年年欠收就是他们的过错。每次，他总是用同样的话来结束自己的怨言：

“唐霍阿凯恩，我们那个时候可不一样。你虽然不认识他们，但你们那里那些当官的也一定比现在这些人好多了，真是今非昔比呀！想想看，这群孩子长大成人后又会是怎么样！”

每次发完牢骚，接着的便是他那段老生常谈：

“你要是能见到‘鲁师’的那帮勇士就好了”（老羊倌总是把“牧师”念成“鲁师”）“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西班牙人。现在的人，

在科帕酒店里吹吹牛还行。那个时候，我才18岁，从一个战死的士兵头上取来了一顶嵌着铜鹰的头盔，和一杆比我还高的长枪。我们的‘鲁师’，那才是真资格的英雄！现在的人们夸赞某某将军，瞎吹，全是瞎吹！除了内沃特神父，再没有更英勇威武的了。要是你能见到他就好了，骑在高头大马上，法衣卷了起来，腰间插着一把弯弯的马刀和手枪。我们的战马像风一样跑得真快！一会儿我们在这儿，转眼又跑到了阿利坎特省，不一会儿又来到阿尔瓦塞特附近，对敌人穷追猛打。凡是被我们活捉到的法国士兵，没有哪一个不给戳成肉窟窿。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场面，求求上帝宽恕，那个时候的我，真是一刀捅死一个，一刀一个，干净利落得很！”

皱纹满面的老羊倌越说越胆壮，干脆站起身，浑浊的眼睛里燃起行将熄灭的火焰，手上挥舞着那根牧羊棍，仿佛是根刺向敌人的长矛。接着便是那来自长者的忠告。在这位和善的老人的身后，还有一个强悍凶猛的身影，一颗冷酷无情的心，那是血腥的战争留给他的产物。年轻的时候，无数次的腥风血雨使他变得麻木。尽管过去了那么多年，但他冷酷的本性仍然存在，难以更改。他用巴伦西亚方言向孩子们讲叙他的杀人、复仇的经历。由于他见多识广，孩子对他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他告诉他们，在人的一生中，复仇要有耐心，静候机会。一旦时机到来，手下绝不留情。老羊倌一边说，一边眨着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那是双没有眼神的眼睛，像一对行将熄灭的星辰正放出最后的余光。他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怨恨，讲述着自己在灌区如何与他人争斗、如何老谋深算。他的故事充满了对他人的蔑视和鄙夷。

每当此时，教书先生急忙岔开话题，担心这样的忠告会有损弟子们的德行。他谈起了法国，那是托姆巴老爹的一段最难忘的记忆。

这又是要侃半个时辰的话题。法国是托姆巴老爹最熟悉的国

家，仿佛那是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巴伦西亚人向苏切特元帅投降的时候，他和好几千俘虏一起，被关押在法国的名城图卢兹。虽然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但他仍记忆犹新，仍忘不了那些法语的只言片语，如今，在他的谈话中，还夹杂着一些残缺不全的法语词汇。法国真是个新奇的国度，在那儿，男人们头上戴的是白绒布做成的帽子，身穿五彩缤纷的大衣，衣领高耸，一直伸到后脑勺；脚上穿的是类似马靴一样的统靴。女人们穿的衬衣像笛鞘一样紧小，把应当包裹住的玉体大都袒露了出来。就这样，老羊倌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法国革命时期的服饰和时尚，自以为那些东西至今仍在时兴，以为今天的法兰西依然像本世纪初的一样新奇、摩登。

每当托姆巴老汉津津有味地追忆着往事，教书先生和他的妻子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些男孩则利用这段意外而来的休闲，悄悄地溜出教室门口，朝羊群奔去。羊群四处逃散，像遇见魔鬼一样。这帮小子不是抓起羊的后腿、强迫它们用前腿走路，就是把它们踢下山坡，或试图爬上它们那肮脏的羊背，像骑马一样骑在羊身上。这群可怜的动物用温顺的叫声抗议着，但毫无用处，因为老羊倌此时正陶醉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根本听不见他的羊群的呼救声。此刻，他正在叙述一位法国人临死前的痛苦挣扎。

“你杀死了多少人？”每次听完故事，教书先生总要问托姆巴老爹。

“大概有一百二、三十吧。我记不清楚了。”

唐霍阿凯恩和他的妻子相互笑了笑。与上次的故事相比，这次又上涨了二十来个。随着岁月的流逝，老爹的英勇气概和刀下冤鬼的数目与日俱增。

羊群的哀鸣终于引起了教书先生的注意。

“先生们，回到教室去，所有的人都给我回去！”他一边朝那帮淘气鬼大声吆喝，一边伸出手抓起那根竹棍。“你们以为可以

这样逍遥自在浪荡一天吗？这里可不是游玩的地方！”

他挥舞着竹棍，表现出自己那说一不二的权威。看到那群贪玩的顽童被赶进自己知识的栅栏，先生的心里冒出一阵快感。

“对不起了，托姆巴大叔，我们已经聊了一个多时辰了。我得赶紧上课了。”

老羊倌彬彬有礼地起身告辞，赶着羊群朝磨坊走去，去重复他那些老掉了牙的故事。教室里又响起背诵乘法九九表的吟唱声。“九九表”是唐霍阿凯恩博学多才的象征。

日落西山，孩子们唱完他们最后的一遍课文，感谢完了上帝，“因为上帝赋予他们智慧”，然后拿起装饭的口袋，上路回家。由于路途遥远，每天早晨离开家时，他们必须带够一天的食物。有些不满唐霍阿凯恩的人甚至说，先生最喜好的惩罚学生的办法之一就是没收他们的午饭，以弥补佩帕太太为他准备的有限饭菜。

每当礼拜五学校放假，学生们总会听到那段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长篇阔论：

“先生们，明天是礼拜六，记住告诉你们的母亲，下次来要把学费带来，否则就不准进教室。我特别要提醒的是德·某某先生，还有你，德·某某先生”（就这样，先生总要列出十几位名字。）“一连三个礼拜了，你们都没有如数缴纳学费。如果再这样下去，就说明你们这样的乡下佬无可救药，对你们这些愚昧无知者来说，知识真是为你们无可奈何。我贡献了我的一切：我的才智、我的博学，还有我的书本，”（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瞟了瞟那三本初小课本。每次放学，他妻子总是小心翼翼地把书收好，放进五斗柜里。）“可你们拿来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总之，我的话的意思是：明天空手而来的人，决不允许迈进门槛一步。记住告诉你们的母亲。”

接着，孩子们三三两两，手牵着手离开了教室（在巴伦西

亚，孩子们都是这样，没别的什么意思。）跨出门槛前，他们还必须挨个地亲吻一下唐霍阿凯恩那瘦骨嶙峋的手，嘴里伶俐地重复着同样的语句：

“再见，明天见，感谢上帝！”

先生总要陪着孩子们一直走到那座小磨坊，像星辰一样，那磨坊成了灌区大小道路的路标。在那儿，孩子们又分成三三两两的小队，朝不同的方向走去，消失在灌区的各个角落中。

“小心点，我的先生们，我可是能够看到你们的所作所为的，”唐霍阿凯恩大声地喊道，作为最后一次警告。“小心可不要偷摘人家的水果、乱扔石块，或者跨越河沟。我有一只小鸟在跟着你们，它会告诉我一切。如果明天我听到什么，我的竹棍可不是吃素的！”

站在磨坊空坝中央，他目送着人数最多的那队学生朝阿尔博拉亚方向走去。

这队学生的学费缴得最及时。在他们当中有巴提斯坦家的三个儿子。对三位孩子来说，不知多少次，这条道路成了他们充满痛楚经历的路程。

三兄弟手牵着手，试图跟上其他的孩子。虽然那些孩子是巴提斯坦一家的邻居，但是和他们的父辈仇视老巴提斯坦一样，他们也对三兄弟恨之入骨，而且不失时机地折磨他们。

两个年长的兄弟知道如何自卫，而且有时甚至会打赢对方，自己只是受点轻伤。

可是，最小的兄弟帕斯夸莱特每次一看见哥哥们和同学们撕打时，便大哭起来。他只有五岁，挺着胖乎乎的肚子，温顺、柔弱的性情更招得母亲的疼爱，她一心一意想把他培养成一名牧师。

回到家时，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常常是汗流满面、浑身污痕，好像他们是从路上滚着回来似的，裤子被撕破，衬衣也被扯开

了。这便是与人打过架的痕迹。小帕斯夸莱特眼里噙着泪水，给母亲讲了发生的一切。巴提斯坦太太急忙料理孩子们的伤痕，用硬币贴在不知从哪儿飞来的石块击中的肿块上。

听到自己的孩子无缘无故地被人欺负，特雷莎心里感到忐忑不安，但对于出生在乡下的她来说，她的性格还算刚烈、不屈的。当听到自己的孩子奋起自卫，并且没让对手占去便宜，她又恢复了往日的镇静。

可是，最好让他们首先照顾好老三帕斯夸莱特。老大义愤填膺，夸海口说要是在路上碰见那帮卑鄙小人，一定得让他们尝尝拳头的滋味。

每天下午，只要一走出唐霍阿凯恩先生的视线，兄弟三人就会遭到无休无止的、充满敌意的骚扰。

他们的对手都是那些在酒店里发誓要整垮巴提斯坦一家的农夫的儿子或侄子。一走出唐霍阿凯恩的视线，他们便放慢脚步，缩短他们与巴提斯坦家三兄弟之间的距离。

不过，先生的警告和威胁依然在他们的耳边回荡。那只可恶的小鸟也许真的会看到一切，并且报告给先生。一想到这，一些孩子不禁发起愁来，那个老家伙怎么什么都知道？

可是，他们离学校越远，先生的威吓就越失去效力。

于是，他们开始向巴提斯坦家的三兄弟寻衅，一会儿在他们面前高视阔步，一会儿又围着他们一边相互追逐一边嬉笑。这些充满恶意的挑衅完全出于年轻人畏强欺弱的本能。他们一边跑，一边使劲推搡三兄弟，恨不得一巴掌把他们统统推下路旁的河沟。

如果这些恶作剧挑逗不起三兄弟的反击，他们便用手掌狠劲地拍击他们的头，一边猛跑，一边突然猛扯他们的衣襟，嘴里高喊：

“贼坯！贼坯！”

他们一边喊着，一边冷不防地狠揪三兄弟的耳朵，然后又飞快地跑开。过一会儿，他们又跑回来，嘴里重复着同样的侮谩之辞。

这些源自父辈们之间的诽谤使三兄弟气得发狂，两个大孩子丢开小弟帕斯夸莱特，拣起石头，一场恶斗终于爆发了。这时，小帕斯夸莱特只好一个人躲在树后，悄悄地哭泣。

石块在树林里呼啸而过，击落的树叶像雪片一样哗哗地往下掉，有些石块击中树干和山崖被弹得老远。打架的吵闹声惊动了附近农舍里的狗，它们冲出房门，发狂地叫着。一些农妇站在自家的房门口，双手举向天空，激愤地喊道：

“流氓！魔鬼！”

这些丑闻深深地刺伤了唐霍阿凯恩，使得第二天他的那根酷虐的竹棍挥舞得更欢。这样下去，人们会怎么评价他的学堂，他那培养良好修养的圣殿？

直到某位赶大车的农夫挥舞着皮鞭，或哪一位老者手持粗棍，冲出农舍，挑衅者才四处奔散，一场恶斗才暂告结束。只有当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反思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才想起那只无所不知的小鸟，想起唐霍阿凯恩第二天那可怕的惩罚。这些思绪像典型的孩童的思想一样，没完没了、变幻无常。

与此同时，巴提斯坦家的三兄弟继续往家走，一边用手搓着在打斗中被击中而隆起的青疙瘩。

一天下午，当三兄弟回到家时，可怜的巴提斯坦太太看到儿子们的模样，禁不住惊呼起来。

这次的打架一定非同小可！啊，真是一群强盗！和往常一样，两个大孩子的身上被打得到处是瘀伤，不过这还不算要紧的。

最可怜的是小帕斯夸莱特，巴提斯坦太太经常爱怜地称他为“小牧师”。他从头到脚被水浸湿，一边哭，一边因寒冷和恐惧而

不住地颤抖。

原来，那些野蛮的小崽子把他扔进了一潭死水，是他的两个哥哥像钓鱼似的把他捞上来，浑身上下满是肮脏的黑污泥。

母亲把他放在床上，“小牧师”紧紧地搂着她的颈项不放，浑身仍不住地抖动，嘴里不停地叫着，像是只绵羊的声音：

“妈咪！妈咪！”

“啊，上帝呀，您还能让我们忍多久？”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无赖们，仿佛是要决意把她们一家赶尽杀绝似的。

第七章

一个礼拜四的早晨，在通往巴伦西亚的路上，巴提斯坦正艰难地走着，他愁容满面，像是去参加什么葬礼。这一天在河边有一个马匹市场，他的腰带鼓鼓囊囊的，里面小小的麻布钱袋裹着一家所有剩余的积蓄。

厄运像汹涌的洪水正接连不断地向他们一家袭来。最终的结局将会是他们惨死在自己那坍塌的屋檐之下。唉，这是帮什么人？他们一家怎么会流落到这种地方来？

小儿子帕斯夸莱特的病一天坏似一天，他整天高烧不退，躺在母亲的怀里不住地发抖，妻子也整天坐在屋里抹眼泪。医生每天要来两次。总之，这次大病要花去他12或14个比塞塔。不过，与另外的花费相比，这还算不了什么。

大儿子小巴提斯坦几乎不能出家门。一天早晨，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一起在巴伦西亚拣粪的男孩子们狠狠地打了一架。至今，他的头仍然用绷带缠着，脸上横七竖八地全部是划破的伤痕。这个地方所有拣粪的孩子都联合起来同小巴提斯坦作对，因此，可怜的他根本不敢在路上露面。

由于害怕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再遭到毒打，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也不敢去上学了。

可是，最可怜的要数他的女儿罗塞塔了！她是一家人中最悲伤、最不幸的。父亲巴提斯坦整天阴沉着脸，瞪着眼睛怒视着她，提醒她不要流露出自己的悲伤，因为这种流露是对他作为父

亲的权威的公然触犯。但是，当好心的巴提斯坦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悄悄地为自己女儿的不幸感到悲愁。毕竟他自己也曾经是年青人，也知道苦恋的痛楚。

自从发生在女王泉的那场人人皆知的打斗之后，整个灌区一连几天都在谈论罗塞塔与老羊倌托姆巴的孙子之间的恋情。谁都知道这件事。

在阿尔博拉亚，腆着大肚子的屠夫正在向他的雇工、那位坠入爱河的年轻人愤怒地咆哮。呵，那个浑小子！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丢三落四，总是像吉普赛流浪汉一样在灌区内整天东游西荡。这个年轻人给自己找了个未婚妻，以为自己有本事养活她。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喜欢上那种女人！在肉案桌前，人们七嘴八舌地讥笑这件风流韵事，光听听这种议论就让他不得安宁。大家都这么说：像他这样既虔诚、又令人尊敬、唯一的缺点只是平时卖肉时有点短斤缺两的绅士，竟然容忍自己的下人与众矢之敌的女儿厮混，她的父亲据说曾经蹲过牢房，真是诧为奇事。

对臃肿的肉店老板来说，所有这些议论都将是对他的声誉和生意的诋毁，因此，每次听到长舌妇们的饶舌，他都会立刻怒火中烧，朝那位怯懦的后生挥挥屠刀，或责备老羊倌托姆巴，要他好好管教自己的孙子。

最后，屠夫辞退了托内特。托姆巴老爹又在巴伦西亚的另一家肉店给他找了份帮差，并吩咐老板不要给他任何休假，即使是节假日也不休息。这样，他便无法再去路边痴等巴提斯坦的女儿了。

托内特默默无声地离开了肉店，可他的眼里泪汪汪的，就像他平时经常拖去宰杀的绵羊的那双泪眼一样。他这一走不会再回来了。这下可苦了他的姑娘，她还得住在那座茅屋里面，只能躲在自己的闺房里暗自落泪，不敢向母亲吐露丁点儿自己的苦楚，

因为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折难之后，母亲的性情变得更加暴烈、乖僻；更不敢在父亲面前有什么流露。他威胁说，如果她再去交什么男友，给灌区内那些仇视他的人落下话柄，那他一定要她的命。

可当看到自己的女儿被那无法安慰的忧伤所折磨，看到她因不思茶饭而日渐蜡黄的脸庞和深陷的眼圈，看到她虽然彻夜不眠但仍竭力装出行若无事的模样时，可怜的巴提斯坦尽管表面上凶神恶煞，心里却比谁都倍感痛楚。纵然有这么大的不幸，但她每天还是步履蹒跚着去工厂上班，茫然无神的目光说明她的思绪在那遥远的田野上，说明她正生活在自己内心的梦境之中。

尽管巴提斯坦并没被整垮，但人们对他的仇视毫无疑问给他带来了恶运。他那匹可怜的老马莫鲁特在新修的马厩里一天比一天消瘦。这匹马简直就像他们家里的成员一样，在他们一家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时候，它拖着一家人寒伧的家什和孩子不知走了多少路程。如今的马厩是它这苦苦劳作的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好的地方。

在全家人生活最困顿的时候，莫鲁特忍辱负重，忠实地完成了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的职责。那个时候，他们刚刚搬到农场，莫鲁特必须整天拖着犁头在10多年都无人耕作的贫瘠、荒芜的土地上深耕；有时，它还得步履沉重地拖着大车，把从旧房子上拆下的破木板和砖瓦从巴伦西亚运回农场。尽管活那么重，可饲料总是不够。如今，在马厩那扇小小的窗洞外面，伸展着一片绿茵茵的、随风摇摆的青草供它独自享受，那嫩绿的青草散发出沁入心脾的香味，它因此而开始肥胖起来，瘦削的屁股和背脊渐渐变得肥厚，可恰恰在这个时候，它莫名其妙地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仿佛它在帮助了一家人经历完凄风苦雨之后，开始要行使它歇工的权利了。

一天，它躺在草上，拒绝出去干活，那双木然的黄眼睛乞求似地看着巴提斯坦，那眼神让主人不忍心再向它吆喝和威胁。可

怜的老马莫鲁特好像就是人一样，一想起它的那双眼睛，巴提斯坦就想哭。一家人为了它感到伤心，暂时把正在床上烧得发抖的小帕斯夸莱特给忘掉了。

巴提斯坦太太伤心地哭着，这匹可怜的老马曾经把她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迎来到这个世上，可如今，它自己却倒在马厩里，那张温顺的脸平放在地上。她依然记得，当他们从萨根托市场把它买回家时，它是那样的瘦小、肮脏，满身全是伤疤，简直像一匹劫后余生的弩马。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如今它要死了，就仿佛家里的什么人要溘然长逝一样令人揪心。当几个面貌冷酷的老人用大车把莫鲁特运走时，孩子们失声恸哭，嘴里不住地呼唤着莫鲁特的名字和它道别。巴提斯坦太太张开双臂，紧紧抱起她那病重的孩子，仿佛她感觉到了某种不祥的预兆。莫鲁特的四条腿硬梆梆地伸出大车外，头随着的颠簸一摇一晃，被运到专门收集牛马骨骸的地方，它的骨头将被抛光，制成光洁的骨器，它的皮肉将被腐烂，用作肥料。

在莫鲁特还没断气的时候，巴提斯坦太太看到小帕斯夸莱特跑进马厩，用力去拖莫鲁特的尾巴。对孩子的恶作剧，它总是温顺地听任摆布、捉弄。她看见孩子他爸把孩子抱上马背，帕斯夸莱特用他的小腿蹬着莫鲁特油光的肚皮，用结结巴巴的童音喊道：“起来！起来！”她似乎感到，这匹可怜的老马之死，会不会是别的什么人的先兆？啊，上帝呀！但愿她的这种忧惧是多余的，但愿她是在庸人自扰。也许这匹久经磨难的弩马该去了，仅此而已。在它通向天堂的途中，但愿它不会像平时那样，驮着小帕斯夸莱特，任他扯着自己的鬃毛，沿着灌区的道路缓慢地走着，以免他失去重心，从马背上摔下来。

这接踵而来的不幸使巴提斯坦心如乱麻。在他纷繁的思绪中，一会儿映出的是他那卧病不起的小儿子帕斯夸莱特，一会儿又是那匹心爱的老马，还有受伤不敢上学的大儿子以及悲恸欲绝

但又不敢流露的女儿。可怜的他带着满脑子的忧思，来到巴伦西亚城郊，跨过了塞拉诺斯桥。

桥的尽头是一座八角形的塔楼，楼上面哥特式的拱廊、外凸的望楼和雉堞高高地伸出矮树丛。巴提斯坦在塔楼前两座花园之间的空地上停了下来，用手往脸上摸了一把。

首先，他得拜见一下自己的主人，唐萨尔巴多的公子们，向他们借点钱凑足数，好再买匹马顶替莫鲁特。他来到露天理发铺前，坐在石凳上，等候修理那长了两个礼拜、硬得像豪猪毛一般的黑乎乎的下巴胡子。对可怜的他来说，在这儿修边幅几乎等于是一种奢侈！

在高高的法国梧桐的荫蔽下，云集着这个地区方圆数十里的许多理发师傅。这些被称之为“露天剃头匠”的人在这里恭候自己的顾客。几把用灯心草填装的座椅横放在路边，扶手经长期磨损已经磨得发亮，旁边有一尊小小的火炉，上面放着一壶开水，洗脸毛巾肮脏得简直分不出到底该是什么颜色，刮胡刀缺了口子，在顾客粗糙的脸面上刮来刮去，发出刺耳的声音，使人听了不寒而栗。所有这一切便是这些露天匠人的全部家当。

一心想在城里理发店当上学徒的小伙子们在这里笨手笨脚地操练自己的手艺。当他们在那些倒霉的人的脸上、头上东划一道口子、西剪一刀时，他们的师傅却安然地坐在路边的长凳上，与顾客聊天，或大声向那些无动于衷的顾客朗读报纸。

那些倒霉的人像受刑一样坐在椅子上，任凭学徒用毛糙的皂块在自己的脸上猛搓，直到搓出肥皂泡沫来，然后是那把残忍的剃胡刀，在脸上乱刮一阵。虽然他们血流满面，但这些顾客们仍一声不吭。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又一阵咔嚓咔嚓剪头发的声音，一双忙碌的手操着把笨重的大剪刀在某位爱虚荣的小伙子那圆溜溜的脑袋上来回移动，把好端端的一个脑袋剪成怪样：脑后剃得短短的，可前额却留下长长的几缕，一直垂到眉梢，看

上去简直就跟狮子狗差不多。

巴提斯坦坐上那把又高又深的灯心草垫椅子，像是要被埋没了一样。他闭上眼睛，听着剃头师傅正用灌满鼻音的声音枯燥无味地读着报纸，不时地还对报上内容妄加评论，仿佛唯有他才深通那些时事。巴提斯坦这次还算运气，头上只被刮伤了三处，耳朵也只被割了一道口子，比其它时候少多了。他付了钱，离开了理发铺，沿着塞拉诺斯城门进了城。

大约一个时辰，他又出了城，回到那群坐在石条凳上等待理发的农夫当中，听剃头师傅那无休无止的闲聊，直到马匹市场开市。

主人刚借给他一小笔钱，足够买匹马了。眼下关键是睁大双眼好好地挑选。他必须心中有数，不要上狡诈的吉普赛人的当，那些人正陆陆续续地牵着他们的牲口从他身边走过，朝山坡下面干枯的河床走去。

上午11点左右是市场最热闹的时候，嘈杂的声音像是来自一锅无形的沸腾之水，不断地传到巴提斯坦的耳朵里来。马的嘶叫、人的吵闹声从河床往上升腾。他迟疑了一阵，在山坡上踌躇不前，仿佛是要取消什么重大决定似的。最后，他还是决定下市场去。

和往常一样，河床干巴巴的。从水车和引水河渠里漏出的少量的水形成几汪水坑，像水蛇一样在河床里弯弯曲曲地静躺着。在凹凸不平、被太阳暴晒得尘土飞扬的河床上，偶尔看见几条曲折的水沟和四面被水包围的小土丘。这地方与其说是河床，倒更像一片非洲沙漠。

这个时候，烈日当空，河床上没有一片遮荫的地方。

在河床的中央，农夫们带篷的马车围成一圈，周围木栅外一排排地站着的是待卖的马匹：有披着红色马衣、浑身黑得油亮的骡子，马蹄因紧张而不住地踢腾、抖动；还有用来耕作的马，虽

然长得高大，但神情沮丧，像是一辈子注定要辛苦劳作的奴隶。它们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来往的行人，以为他们会成为自己新的暴君；除此之外还有体形弱小、活蹦乱跳的小马驹，它们用蹄子刨起尘土，拖着系在嘴上的缰绳到处乱跑。

在河堤的附近，站着一群被撇弃的牲口：有缺了耳朵浑身肮脏的驴子；有瘦骨嶙峋的老马，尖削的骨架像是要把那张薄薄的毛皮戳穿一样；有瞎了双眼、脖子细得像鹤颈一样的骡子。它们经常遭到鞭笞，被繁重的劳动折磨得瘦弱不堪，拖到市场上也无人问津。此时，它们只有等着斗牛商人或乞丐把它们买去派点最后的用场。

在河床中央，流淌着几股浅浅的溪水。在湿漉漉的、长着薄薄的一层青草的泥土上，小马驹在扬蹄飞奔，长长的鬃毛迎风飘扬，尾巴横扫过草地。它们尚未饱尝生活的磨难。从桥的圆拱眼看出，可以看到桥的那边有一群公牛正蜷缩着身体、安安静静地细嚼着放牛娃扔给它们的草料，有几头牛懒洋洋地站起身，在滚烫的地上来回走动，一心想到旁边的绿草地去。只要听见放牛娃从栏杆里向它们吹口哨，它们便立刻摆出一副誓不回头的样子。

市场里的喧闹声越来越响。每当一匹马的买卖生意快要谈成的时候，周围总是围着一群农夫。他们身上只穿了件衬衫，手里拿着烟杆，指手划脚，喋喋不休地评论个不停。那些瘦削的、腿呈罗圈状、满脸古铜色的吉普赛人，身穿带补丁的羊皮短衣，毛皮帽子下面闪烁着一双漆黑的眼睛。他们扯着嗓门，对着顾客的脸嚷个不停，似乎想靠他们的花言巧语把对方给迷惑住。

“瞧瞧这匹马！瞧瞧这身板儿，真是匹好马呀！”

买马的农夫并未被吉普赛人的花言巧语所动。他缄默不语、若有所思地看了看牲口，然后又盯着地面，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抓了抓头，带着一种固执的口吻说道：

“ 好吧， …… 不过， 我是一分钱也不能加了。 ”

此时， 双方会找一处小棚， 在那儿以便再接着讨价还价， 直到谈成生意。 小棚里， 一位肥胖的女人正在卖小饼， 或正往摆在锌皮桌面上的一排排油渍斑斑的杯子里灌水。

巴提斯坦在马群中来回地寻找， 根本不理睬那些跟在他屁股后面的马贩子， 一门心思地搜寻着自己中意的马匹。

可是， 没有一匹马令他满意。 呵， 可怜的莫鲁特， 要找到一匹能替代它的马真不容易！ 如果不是迫于急用， 他早就空着手离开此地了。 他感到， 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这些丑陋不堪的畜牲身上， 是对死去的莫鲁特的一种侮辱。

最后， 他在一匹白马面前停了下来。 这匹马并不肥壮， 皮毛也无光泽， 腿上有好几处伤痕， 眼神里流露出倦意。 表面上， 它看上去有些萎靡不振的样子， 但还是很强壮、 很情愿干活的。

可当他刚刚用手去摸马背， 猛地发现身边冒出来一位满脸谄笑的吉普赛人， 和他亲热地攀谈起来， 仿佛他早就认识巴提斯坦一样。

“ 这匹马简直是件宝贝。 不难看出， 您很有眼力， 一下就认出它来了， 而且价格便宜， 我们之间绝对不会计较价钱的。 …… 莫诺特， 把马牵出去跑跑， 让先生看看它的架势如何！ ”

被叫作“莫诺特”的是一位小个子吉普赛人。 他牵起缰绳， 拖着马在高低不平的河床上跑了一阵。 可怜的牲口很不情愿地跟着他小跑着， 仿佛对这种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过场感到厌倦了似的。

好奇的人们跑了过来， 把正在看着马的巴提斯坦和吉普赛人围在中间。 当莫诺特牵着牲口回来时， 巴提斯坦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匹白马， 把手伸进马嘴里摸了摸那两排黄黄的牙齿， 又用手在身体的各个部分抚摸了一阵， 然后抬起马蹄仔细检查了一会儿， 最后又精心地查看了马的四条腿。

“仔细看看，这才是天生的好马啊！”吉普赛人叫道。“比圣餐用的碟子还要光洁。我绝不骗人，也没什么好骗的。我这个人绝不是那种用驴子当马还要硬说是马的人。这匹马我上个礼拜刚买到手，这不，还没来得及治腿上的那几处小擦伤。你瞧瞧，它跑得真帅！是买去拖大车的？你看看它那股拖劲，连大象都不如哇！一看它那粗壮的颈子就知道它的能耐。”

查看了一阵，巴提斯坦并未找出什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竭力装出一副很不满意的样子，一边扮着鬼脸，一边用喉头发发出哼哼的声音。当了大半辈子的马夫，使他对马匹了如指掌。旁边一些好奇的人一看到白马的那副孱弱的样子，便嚷着对吉普赛人说，那马只配送到专门收集牛马骨骸的地方去。巴提斯坦听后心里暗自好笑，他知道这匹马之所以看上去恹恹瘦损的样子，是因为它和其它牲口一样，只要还能站起来，主人是不会让它们停歇片刻的。

巴提斯坦决心巴下，就买这匹马，可价钱多少？

“既然大家是朋友，”吉普赛人一边说，一边用手轻轻地摸着巴提斯坦的肩膀。“既然是卖给像您这样的善待马儿的人，我就只要40个比塞塔，生意就这么定了，怎么样？”

对这样的要价，巴提斯坦狡黠地笑了笑，摆出一副处之泰然的样子，就像那些惯于讨价还价的人一样。

“嗨，既然是和像你这样的朋友做生意，我也不好意思太抠门儿哪，给你25个比塞塔怎样？”

吉普赛人猛地一下伸出双臂，满脸愤愤的样子。他朝后退了几步，用手抓住自己的毡帽，打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夸张的手势，以表示他的惊愕。

“圣母呀，25个比塞塔！喂，伙计，你到底识不识货哟？就算是我偷来的，也不止卖这个价嘛！”

可无论他如何做动作以表示自己的惊讶，巴提斯坦始终还是

那句话。

“25个比塞塔，一分也不能多！”

吉普赛人又巧言如簧地说了一大通，但还是无济于事。在费尽口舌之后，他不得不又求助于自己最后拿手的好把戏。

“莫诺特，把马牵出去再跑跑给先生看看，让他好好看看！”

莫诺特再一次牵着缰绳，拖着马跑了起来。那马对这种过场越来越感到厌烦起来。

“瞧瞧，步子多快、多稳当，”吉普赛人叫道，“你瞧，简直像王子一样！难道它只值25个比塞塔？”

“一分也不再加了，”巴提斯坦依然固执地回答。

“莫诺特，回来，不干就拉倒！”

吉普赛人装出一副生气的模样，转过身用背朝着巴提斯坦，这个动作意味着生意谈崩了。可当他看见巴提斯坦果真要走时，脸上的愠色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喂，先生，……您叫什么名字？……哦，来来来，巴提斯坦先生，我觉得你人不错，因此就让你买去这匹马。为了你，我就不赚钱了。对别人，我可不愿意干这种事。给35个比塞塔怎么样？哎呀，别再讨价还价了，我向你发誓，就是对我自己的父亲，我也不会这么优惠！”

看见对方并未因自己降了点价码而动心，而只是像吝啬鬼一样添了两个比塞塔，吉普赛人显得更加愤愤不平，手势、动作也更加夸张。嗨，难道在他的眼里，这么一匹好马竟然只值那么一点价钱？凡是活着的人都一眼看得出这马倒底该值多少。来，莫诺特，再把马牵出去跑跑看。

可这一次，不需要麻烦莫诺特再跑一趟了，因为巴提斯坦已经转身走了，装着一副不愿再买的样子。

他在市场上东转转，西逛逛，从远处打量着其它马匹，可始终用眼角瞟着那位吉普赛人，后者表面也装出一副无所谓模

样，可也老是用眼跟着他。

他走近一匹高大、油光的马跟前，揣测它昂贵的价格，但无心真的要买下它。他刚刚伸手摸了摸马背，就感到耳边袭来一股热气，听到吉普赛人轻声地在说：

“就35个比塞塔怎么样？看在先生你孩子的份上，再不要说个‘不’字。你看，我还是很讲道理的。”

“28个比塞塔，一分不加，”巴提斯坦答道，头都没有回。

欣赏完了那匹好马之后，他继续在市场上转悠。为了混时间，他站在一旁，看着一位老妇人怎样为了一头驴子讨价还价。

吉普赛人回到自己的马跟前，仍然用眼从远处瞟着他。他不停地抖动着手中的缰绳，仿佛是在招呼巴提斯坦过去。巴提斯坦装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慢腾腾地向他走近，眼睛却盯着桥上。城里的一群太太姑娘正打着阳伞，从桥上走过，像一串五彩缤纷正移动着的圆屋顶。

时值正午，河床上的沙子被晒得滚烫。市场上没有一丝风吹过。在这种极其炎热和潮闷的天气里，烈日肆虐，直射在身上，晒得嘴唇都开裂了。

吉普赛人主动迎了上来，把缰绳放进巴提斯坦的手里，像是把拥有这匹马的权力交给了他一样。

“好啦，好啦，我们各自再让一点儿，30个比塞塔，好了吗？上帝呀，我是一分钱都没赚。30，不要再还价了，要不我要被你气疯的。来，给你马！”

巴提斯坦接过缰绳，然后把另一只手伸出，让吉普赛人故作热情地紧握了一下，生意就这样谈成了。

他解开上衣露出腰带，里面鼓鼓囊囊地装满了钱，捆在腰上使肚子显得更往外挺，像是刚饱餐了一顿尚未消化似的。他一把掏出所有的内容：里面有他刚从主人那里借来的钞票，有几枚银币，还有用纸包起的一把零钱。数完钱后，他早已囊中如洗，根

本无钱请吉普赛人到旁边小棚里去喝几盅，更无零钱赏给莫诺特，慰劳他跑的那几趟路。

“先生你买到了今天市上最好的马，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巴提斯坦先生，只要你在胸前划个十字，连圣母都会出来见你。”

最后，还是吉普赛人请他的客。喝完了第二盅之后，他终于打断了吉普赛人滔滔不绝的夸奖，牵着缰绳，由谦恭的莫诺特扶着，跨上白马光溜溜的马背，一路小跑地离开了喧闹的马市。

骑在马背上，巴提斯坦喜形于色。他还算不上是命乖运蹇。在桥上、在路旁，当他看到一些灌区来的人转过身仔细打量他那匹白马时，心中禁不住油然而生起一种占有者的自豪感，早把可怜的莫鲁特忘在了脑后。

但是，最让他得意的是当他路经科帕的酒店的时候。他神色十足，两腿一夹，让马轻快地小跑起来，看上去像是匹纯种的骏马一样。他看到皮门托和其他无所事事的人全都挤在门口，目送着他远去。呸！这帮可恶的人现在该明白了，要想整垮他巴提斯坦，没那么容易！即使孤立无援，他也能自卫！这不，他们不正看到他又买回了一匹马了吗？唉，要是家里的麻烦事也像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一挥而就就好了。

路旁，他的那片葱笼的麦地不停地荡漾起阵阵麦浪；茂盛的紫花苜蓿沁出股股芬芳，白马张大鼻孔，使劲地吸着这清新、香郁的空气。对他的这片沃土，巴提斯坦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最让他担惊受怕的是他的家人所遭到的不幸。恶运像他生活中永远摆脱不掉的阴影，正向他伸出那可怖的爪子。

一听见马蹄声，小巴提斯坦立刻跑了出来，头上仍缠着绷带。他跑过去牵住缰绳，让父亲下马。看到新买了牲口，他非常兴奋，一会儿摸摸马背，一会儿又把手放进马的嘴里。他把一只脚伸进马镫，急于爬上马背。后来，他抓紧马尾巴，纵身一跳，像敏捷的阿拉伯人一样一下从马的屁股上跳上了马背。

巴提斯坦走进自己的家门。和往常一样，家里的一切依然如旧，墙壁还是那样的洁白，家具仍然摆放在原来的位置，屋顶的瓦还是那样的光滑。然而，整个房屋仿佛被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像是一座清雅、光洁的坟茔。

他的妻子出现在屋门口，眼睛红肿着，头发蓬乱。她那憔悴的面容表明，她又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

医生刚刚离开。和前几次一样，孩子的病没多大希望。他表情严肃、一声不吭地检查完了孩子，没有开什么处方便走了。当跨上马，他才说晚上再来。孩子的病没有一丝好转，高烧正消耗着他那孱弱的身体，使他变得越来越瘦。

孩子的病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拖到现在。一家人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幸。母亲常常不由自主地哭泣，家里的其他人各自忙碌自己的事，可脸都是阴沉的。

这时，特雷莎问起她丈夫外出一趟的收获。作为有一点儿经营头脑的人，她想看看马。就连悲痛欲绝的罗塞塔也暂时忘掉了自己的痛苦，跑出来询问父亲新买回的财富。

全家老小一齐涌到谷包想看看马厩里的白马。兴奋不已的小巴提斯坦刚把它牵进来。小儿子帕斯夸莱特被留在卧室里的那张大床上，独自在那儿辗转反侧，两眼因发烧而放出呆滞的目光，嘴里用微弱的声音呻吟着：

“妈妈，妈妈！”

特雷莎板着脸孔，仔细打量着丈夫买回的牲口，心里盘算着到底这马值不值三十多个比塞塔。女儿忙着比较它与大家记忆中的莫鲁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两个小一点的儿子仿佛一下子就和白马混熟了一样，一会儿扯扯它的尾巴，一会儿又摸摸它的肚子，还一个劲儿地央求哥哥把他们抱上马背。

毫无疑问，一家人喜欢上了家里新增加的这位成员。白马奇怪地嗅了嗅马槽，似乎它闻到了什么东西，闻到了它死去的同伴

的一丝尚未消失的气味。

午饭的时候，全家人仍然兴奋不已，以致于有好几次小巴提斯坦和弟弟们悄悄地溜下饭桌，跑到马厩去看看白马，仿佛他们担心它会突然长出翅膀飞走。

整个下午，家里什么事也没发生。巴提斯坦打算把没有开垦出的那块土犁一犁，以便以后种点蔬菜。他和儿子们把马套好，看到白马驯服地由他们摆布，看到它使劲拖犁的那模样，父子几人心里非常地得意。

黄昏时分，当他们正准备回家时，突然听见特雷莎从农舍门口发出的一声尖叫，像是在呼唤救命的声音。

“巴提斯坦，巴提斯坦，快来呀！”

巴提斯坦急忙穿过菜地往家跑去，妻子凄厉的呼叫声和疯狂的举动使他毛骨悚然。她正用手在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嘴里发出阵阵哀鸣。

小儿子帕斯夸莱特已经不行了，只要看看就知道他快要死了。巴提斯坦走进卧室，伏在床边，浑身一阵战栗，仿佛有人从背后向他浇了一盆凉水。可怜的“小牧师”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发出阵阵鼾声，呼吸十分困难，嘴唇发绀，眼睛半睁，眼球一动不动，透出呆滞的目光。这双眼睛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那张蜡黄、瘦削的小脸在昏暗、悲戚的暮色中变得越来越暗淡了下来，像是被死神的翅膀投下的阴影所遮挡了一样。他的整个脸庞唯一放出亮光的是他那一头的金色头色，像一团卷曲的丝绸覆盖在枕头上，烛光在上面荡漾，折射出奇怪的光芒。

母亲发出绝望的哀号，听起来像是疯狂的野兽在嚎叫一般。她的大儿子一边饮泣吞声，一边还得抱住她，怕她扑上去死抱住弟弟不放，或用头去撞墙。屋子外面，孩子们站在门口不敢进来，只是不停地哭泣，仿佛母亲的恸哭吓得他们不敢挪动一步。屋内，巴提斯坦呆立在床边，紧攥着拳头，咬紧嘴唇，眼睛死

死地盯着儿子那瘦小的躯体。经历了如此多的痛苦、如此多的颤栗之后，他终于撒手而去了。父亲躬下他那高大的身躯，无泪的双眼神经质地眨巴着，虽然没有哭泣，但那模样要比母亲的悲恸更令人肝肠痛断、难以忘却。

猛然间，他发现小巴提斯坦站在旁边，原来听见母亲的哀号之后，他一直跟在父亲的背后。马仍然留在地里。巴提斯坦顿时火冒三丈。小巴提斯坦急忙擦干眼泪，跑出屋准备把马牵回马厩。

过了一阵子，屋外传来一阵喊叫声，把呆若木鸡的巴提斯坦惊醒了。

“爹！爹！”

是小巴提斯坦的叫声，从农舍的门口传来。巴提斯坦预感到又有什么不幸将要来临，他跟在儿子的后面冲出农舍，没听懂他那语无伦次的话：

“马……可怜的白马……它躺在地上……有血……”

跑了几步，他看到自己刚买的白马半蹲在地上，脖子上仍套着犁头，挣扎着想站起来。它扬起头，悲哀地嘶叫着。前腿附近身体的一侧，有一股黑红色的液体正慢慢地往外流淌，把刚翻起的土沟浸成殷红。

不知是谁在马身上戳了一刀。也许它会因此而死去。啊，上帝呀，这匹马对他来说，简直和他的生命一样不可缺少，他是从主人那里借的钱买来的呀！

巴提斯坦抬起头往四周看了看，像是想找出这场恶作剧的主谋和罪犯。可四周空无一人；黄昏中，大地渐渐地变成了一片紫色，周围听不见任何声音，除了从远处传来的水车的转动声、附近竹丛的沙沙声和人们从各自的农舍里相互呼唤的喊声。在附近的道路和小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

小巴提斯坦一个劲地向父亲解释，哀求他原谅自己的疏忽大意。当他跑回家时，曾看见一群人从大路往这边走来。这帮人又

说又笑，毫无疑问是从酒店里出来的。也许是他们干的。

巴提斯坦再也不想往下听了。……一定是皮门托，除了他，还会有谁能干出这种卑鄙无耻的事来？在灌区，人们对他们一家的仇恨已经使他失去了一个儿子。如今，那个卑鄙的小人又来落井下石，想害死他的马。哦，上帝呀！难道真的要逼着一个基督徒去干违背上帝意志的恶事？

他二话没说，不由自主地跑回农舍，从门背后拿出他的毛瑟枪，一边往外走，一边机械地打开枪膛，看看两个枪筒是否填满了弹药。

小巴提斯坦依旧呆立在马的跟前，试图用自己头上的绷带给马的伤口止血。当他看到父亲满脸杀气、手握长枪冲出屋门的模样时，心中感到惊骇不已。父亲的忿怒只有靠杀人才能得以渲泄。

一旦受够了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忧郁之苦以后，这位平时少言寡语、行动迟缓的巨人会变得狂暴、凶残，像可怕的野兽一样。他那双充血的眼睛里燃烧着邪恶的火焰。他的整个身体因为激动而不住地发抖。一个平时温文尔雅的人，一旦发起怒来，那种愤懑之情会异乎寻常地猛烈。

他冲进地里，跳过河渠，像一头发疯的野牛，踩倒了一大片庄稼，折断了一路的树枝。如果他跳下路基，那仅仅是为了抄近路好快些追到皮门托的家门口。

皮门托的家门口站着一个人。由于愤怒，再加上黄昏阴暗的天色，巴提斯坦分辨不清那人到底是男还是女，但当他举起枪瞄准开火的那一刹那，他看见那人猛地跳起来，转身关上了门。

他冲到紧闭的农舍门口，高声叫道：

“皮门托，卑鄙小人，给我出来！”

听到喊声，他自己都感到很奇怪，仿佛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尖锐刺耳，而且不停地在战抖，因愤怒而变得

断断续续。

门依旧关着，里面没有一个人回答。所有的窗户和顶楼用来堆放稻草的小阁楼的三个圆洞，也关得严严实实。

也许那个卑鄙小人正透过某条墙缝在注视着他，也许他正扣动扳机，准备从头上哪扇小窗户向他放冷枪。出于本能，出于摩尔人对狡狴敌人随时提防的那种警惕，他急忙躲在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背后。皮门托的农舍正好在这棵树的树荫下。

在黄昏宁静的气氛中，不断传来巴提斯坦对皮门托的辱骂声。

“出来，你这个胆小鬼！有种的就出来，你这个恶棍！”

屋内依然寂寂无声，门紧闭着，像是无人居住一样。

巴提斯坦似乎听见几声女人哽咽的哭声，屋里仿佛有两个人在你拉我扯。一定是可怜的佩普塔和皮门托在相互拉扯，一定是她正死命阻拦皮门托，不让他冲出门去应答巴提斯坦的侮辱。此后，他再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宁静的夜空中，只听见他自己那滔滔不绝的谩骂声在反复回荡，那声音使他感到更加的绝望。

如果对手真正露了面，他还不会感到如此狂怒。他觉得自己变得疯狂，似乎觉得这座无声无息的农舍正在嘲笑他。他猛地从树背后冲了出来，扑向紧闭的木门，用枪托凶猛地砸门。

在猛烈的打击下，木门不停地摇动起来。由于主人不敢露面，他只好把自己的一腔愤怒全部发泄到这木门上、这座农舍上。他不仅发狂似地砸门，而且还用枪托砸墙，砸掉了好大一片石灰。有好几次，他甚至端起枪准备朝楼上的那两扇小窗户开火，后来只是害怕来不及填装弹药才没扣动扳机。

他变得越来越狂怒，直着嗓子不停地叫骂，充了血的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步履蹒跚，像是喝醉了酒似的。愤怒使他痛苦得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差点像中风病人一样一头栽到地上。突然，像血红的云层被撕开了一条口子，他那暴烈的狂怒消

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往日的那种孱弱，他看到了自己所有的不幸，感到自己早已被恶运压垮了、击败了。在经历了一场震怒之后，他的愤懑消失了，他听到自己的辱骂声渐渐地变得哽咽起来，变成了一种呻吟，最后他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他的叫骂声终止了。慢慢地，他开始退却，退到了大路边。他在河堤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枪放在脚旁。在那儿，他忍不住痛哭起来。夜色变得越来越浓重，淹没了他那孩子般的哭声。黑夜中无数的阴影围在他的周围，像是在安慰他、在分担他的忧伤。这时，他才感到一种莫大的慰藉。

他是多么的不幸啊！孤立无援地与这帮人争斗！当他回到农场，等待着他的总是灾难：小儿子夭折，接着又是他的白马被无耻小人所伤害，那可是他一家人营生的牲口哇！灾难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从路旁、从屋里、从路边的树枝上，它们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加害于他和他的家人。面对这些灾难和神出鬼没的仇敌，单枪匹马的他孤苦伶仃，难以自卫。他受够了这种折磨，他要奋起反抗。

上帝呀！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致于遭受这种痛苦？难道他还不够诚实吗？

他感到悲愤压得他越来越喘不过气来。他再也无力挪动一步，只好依旧坐在河堤边。也许仇敌会追过来，可他连从脚旁拿起枪的那点儿力气几乎都没有了。

远处，传来一阵悠然的响铃声，整个夜空里都回荡着这神秘的声音。巴提斯坦想起他的小儿子，他那可怜的“小牧师”，也许此时此刻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这美妙的铃声是不是从天使身上发出的？她们从天堂里飞到尘世，来带走他儿子的灵魂。也许她们找不到他的农舍，正在灌区的上空飞来飞去。唉，要是他一家人都一同飞走该多好哇！如果真的如此，那他们就不需要他了，不需要他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与人争斗！……此刻，可怜的他渴

望着肉体的毁灭，把自己那具寒伧的躯体留在河堤上，抛开自己历尽千辛万苦仍难以维持的生命，去拥抱小儿子那纯真的灵魂，像他在教堂壁画上看到的那些幸福的幽魂一样，由天使带领着飞离痛苦的尘寰，飞向光辉灿烂的天堂。

铃声似乎越来越近，一个黑色的影子沿着大路朝他走来。巴提斯坦泪眼蒙蒙，分不出那黑影到底是谁。他觉得有人正用木棍轻轻地戳他，于是抬起头，看见一个孤独的身影，像幽灵一样，正俯着身子凑近他。

他认出来那是老羊倌托姆巴老爹。在整个灌区，只有他才没有伤害过巴提斯坦。

老羊倌具有盲人所特有的那种奇异的直觉，因此人们都视他为类似巫师的人。他刚刚辨认出巴提斯坦，似乎就已经知道了他的全部遭遇。他用木棍碰了碰放在巴提斯坦脚边的长枪，然后转过身，似乎是在朝黑暗中皮门托的农舍张望。

他慢条斯理地说道，话语中带着一种凄楚的伤感，像是他已经习惯了人世间所有的灾难，不久就将别离生命一样。他察觉出巴提斯坦正在哭泣。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托姆巴老爹对这一切早有预料。打从第一天起，当他看到巴提斯坦在这块被诅咒过的土地上安家的时候，他就曾经提醒过他。这片土地会给他带来不幸。

老爹刚刚路过巴提斯坦的农场，依稀看到从敞开的大门透出的烛光。……他听见了一阵接一阵的绝望的哭声，听见了狗的哀鸣。……“小牧师”死了，是不是？巴提斯坦跑到这儿，以为自己是坐在河堤上。实际上，他已经有一只脚踏进了监狱之门。在家破人亡之后，他会最终干出什么疯狂的、愚蠢的事来，他会杀人，会像巴雷特一样，最后死在牢房里。这是不可改变的恶运。这片土地被穷人诅咒过，只能孕育出恶果。

老羊倌一边唠叨着自己那可怕的预言，一边跟在羊群的后面沿着乡村小道往前走。他劝告巴提斯坦离开这里，远远地离开这块土块，去找一块清静的地方，在那儿他无须乎为了生存与愤懑的穷人纷争。望着他渐渐被夜色吞没的身影，巴提斯坦的耳边依然回响着他那缓慢、悲伤的声音，使他感到不寒而栗：

“相信我，我的孩子……他们会给你带来不幸的！”

第八章

巴提斯坦和他的家人没有注意到，一件前所未闻的奇迹在他们周围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不知是谁最先决定跨过小桥，从路的那边来到这被诅咒过的土地。

在农舍里，他们没功夫去留意这正在发生的细微变化。在饱尝了痛苦之后，他们发现灌区的人们突然开始接近他们。对此，巴提斯坦一家并未表示出反感，因为不幸正需要安慰；但对于这种意料之外的表示亲近的举动，他们也并没有流露任何感激之情。

“小牧师”的死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很快便传遍了整个灌区。在这里，不幸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从一座农舍传到另一座农舍，比电报都要快捷得多。

那天晚上，许多人都无法安然入睡。“小牧师”的天折，仿佛在所有人的心中留下了自责的痛苦，像芒刺一样刺痛了他们的良心。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不只一个女人，她们翻来覆去，扰得丈夫们无法入睡。

“你干嘛呀，为什么睡不着？”丈夫生气地咕嘈道。

对，她们睡不着，是那孩子的死让她们合不上眼。唉，可怜的孩子！进了天堂，他会向上帝讲些什么？

所有的人对“小牧师”的死都负有责任，但每一个人总是出于虚伪和自私，把主要的罪责推委给他的邻居，正是由于这种难以忍受的迫害才使“小牧师”遭到如此厄运。每一位长舌妇人都把这

一切归咎于她的对手和敌人。最后，只有当她们带着从今以后弥补过错的意愿，带着第二天一早就去哭丧、就去帮忙料理丧事的打算，她们才能勉强入睡。在虚无缥缈的梦境中，她们依稀看见小牧师浑身洁白、晶莹，像天使一样，正用责备的眼光盯着那些曾经凶恶地对待过他和他家人的悍妇。

第二天一大早，每一位邻居都在思考着如何去接近巴提斯坦一家，去看望不幸中的宿敌。这是良心的一种自我发现，是对过去相互仇视的懊悔。这种群体的仇恨曾使这一不幸的家庭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天刚朦朦亮，住在附近农舍的两位老妇人来到巴提斯坦的家中。对她们的突然来访，痛不欲生的特雷莎及其家人几乎没有任何意外之感，尽管一连六个多月没有一个人跨过他们家的门槛。两位妇人想看看“小牧师”，看看这可怜的孩子。她们走进卧室，注视着仍然躺在床上的孩子。被子的一个角一直盖到他的下巴处，棉被下几乎看不出他那瘦小的形体，那满头的金发一动不动地撒落在枕头上。特雷莎蜷缩着身了，蹲在屋的角落，只是不停地哭泣。她缩成一团，看上去像小孩子一样，仿佛她正试图把自己变得渺小不足道，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

两位老妇人走了之后，其他人一队接着一队地来到巴提斯坦的家。她们大多是老泪纵横的老太婆，来自灌区的各个角落。她们围在床边，亲吻着“小牧师”的遗体，仿佛是她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特雷莎和她的女儿被撇在一边。整整一夜的恸哭似乎使她们变得呆痴。当前来哀悼的人们把泪眼涟涟的脸俯在她们胸脯上时，她俩竟呆立在那儿，无动于衷。

巴提斯坦这时坐在农舍中央的一把草垫椅子上，呆望着前来哀悼的一队又一队的邻居。这帮人以前从未善待过他和他的家人，此时此刻，他不恨他们，但也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在经历了头一天的狂怒之后，他退缩了，他认命了。如今，他麻木地注

视着眼前的这一切，仿佛这农舍不是他的，仿佛躺在床上的可怜的孩子也不是他的儿子。

只有蹲在他脚边的那条狗似乎还认得过去的仇恨。它充满了敌意，不停地用鼻子去嗅那来来往往的裙子，常常发出低沉的怒吠声，要不是害怕惹主人生气，它早就冲出去狠咬几口了。

和狗一样，巴提斯坦的儿子们同样忘不掉往日的仇怨。小巴提斯坦怒视着那些老妇人。过去，当他路经她们家门口时，经常遭到她们的嗤笑。他躲在马厩里，时刻照看可怜的白马。昨天夜里叫来了兽医，他得遵守兽医的吩咐给马治伤，尽管他非常喜欢小弟弟帕斯夸莱特，但对于死神任何人都无可奈何。眼下令他揪心的是白马会不会就这样永远地伤残下去。

两个小一点的弟弟为这场灾难暗暗地感到高兴，因为“小牧师”的死召来了整个灌区人们的关注。他俩一直守候在门口，挡住路不让其他孩子进门。像一群麻雀，这帮孩子带着病态的好奇心从四面八方涌来，争先恐后想看看死去的小帕斯夸莱特。今天，该轮到他俩得意了，他俩才是这里的主人！他们以那种只有在自家屋里才能表现出的勇武，区别对待等候在门外的那帮孩子。对于那些在放学路上欺负过他们的人，两个孩子怒目圆睁，把他们赶得远远的；对在残忍的械斗中善待他们的人，他俩让开道，准许进入。……哼，这些无赖！在那次打架中害得小帕斯夸莱特跌进水渠、从此染病不起的无赖们，今天居然有脸来挤着看热闹！

人群中出现了一张瘦小、苍白的脸庞，那是皮门托的妻子佩普塔。她的出现，在巴提斯坦一家人的心中突然唤起了一幕又一幕苦涩的回忆。谁都没想到，连她也来了。

顿时，巴提斯坦和妻子想赶她出去，可那样做又有何意义？如果她是来幸灾乐祸的，那就欢迎她来吧，她可以尽情地开怀大笑。他们早已痛不欲生了，由她来摆布、折磨吧！上帝，无所不

见的上帝呀，这些人会得到报应的。

可是，佩普塔拨开人群，朝床径直奔去。她手里捧着一大束鲜花，撒落在床上。早春的第一股花香在屋里弥漫开来，闻起来像草药的清香。浓郁的香味仿佛压倒了叹息所产生的凝重的气息。

佩普塔也是可怜的人，她一心一意想当母亲，可结婚却始终没有生育。看到小帕斯夸莱特那张大理石一样洁白的脸，头顶环绕着金色的头发，像一团金色的光环时，她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

她一边肝肠寸断般地哭着，一边轻轻用嘴唇抚弄着“小牧师”那苍白、冰凉的前额，像是生怕把他弄醒似的。

听见她的哭声，巴提斯坦和特雷莎吃惊地抬起头。现在他们才知道，她是个好人，只有她丈夫才令他们憎恨，于是，眼睛里流露出感激的神情。

当看到可怜的佩普塔与他妻子和女儿一起抱头大哭的时候，巴提斯坦甚至感到一阵战栗：她也是个可怜的女人呀！这里没有伪装，不存在口是心非的欺骗。她自己也是受难者，因此她感受到其他受难者的痛楚。

佩普塔擦干自己的眼泪，恢复了往日的勇敢和刚强。正是靠这种性格，她日夜劳作，支撑起自己的那个家。她抬起头，吃惊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死去的孩子依然躺在床上，家什堆得杂乱无章，不能这样拖下去了。“小牧师”应当被抬出去，大家应再为他送上最后的一程。他应当穿上白色的衣服，应当打扮得像黎明一样洁白、璀璨，因为他的名字的含义就是“黎明”。

她以一个天生务实的长者的身份，以不容他人拒绝的口吻，开始对所有在场的女人分派任务。这些女人曾经恶毒地诅咒过这个家庭，可如今，她们竟争抢着能为他们有所帮助。

佩普塔和另外两个女人马上到巴伦西亚去买白布和棺材。其他人回到村里，或到附近的农场去寻找佩普塔吩咐给她们找的东西。

甚至连心怀怨恨的皮门托，虽然一直没有露面，此时也来为“小牧师”的丧事尽一份力。他妻子在路上碰见他，叫他去找几位乐师晚上到巴提斯坦家去。和他自己一样，这些人不是流浪汉就是酒鬼。在科帕酒店里，他肯定会找到他们。这一天，皮门托显得心神不定。听完妻子的吩咐之后，他默不作声，对她那盛气凌人的语气也不做反应，只是低着头看着地面，仿佛羞愧难言。

从头一天晚上起，他感到自己在经历着一场变化。巴提斯坦在他家的门口辱骂他，公开向他挑战，而他自己却像胆怯的母鸡关在自家门里不敢露面；接着是他妻子第一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大男子的头上，硬逼着他放下长枪；他缺少勇气面对对手，因为正义不在他的手里。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心烦意乱，好像是被挫败了一样。

他不再是以往的皮门托了。他开始认识自己、甚至开始担心自己对巴提斯坦和他一家人的所作所为是否已经成了一种犯罪。有一阵子，他甚至看不起自己……他和其他邻居所干的那些卑鄙的勾当，唯一的结果就是夺走了那可怜孩子的生命。过去，当他情绪低落、遇到不顺心的事时，他总爱跑到酒店，借科帕藏放在屋角的那桶好酒来浇愁、解闷。如今，他又去了那儿。

上午十点，当佩普塔和另外两位妇人从城里回来时，发现巴提斯坦的房子早已挤满了人。

一些男人平时性情内向、反应迟缓，在合伙迫害外乡人的恶行中参与甚少。他们此时正和巴提斯坦一起，在农舍的门口围成圈子；另一些人像摩尔人一样蹲在地上；还有一些人坐在草垫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谈论着天气和庄稼。

屋子里，越聚越多的女人把床紧紧地围住，嘴里叽哩呱啦地

说个不停，吵得特雷莎什么都听不见。有的回忆起自己夭折的儿子，有的站在屋角，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仿佛这是在她们自家屋里一样。这一天异乎寻常，无论家里有多脏，需要她们清扫，还是家里的午饭等着她们回去做，这些人都毋须着急，因为她们有的是借口。孩子们扯着她们的裙子大声哭叫，吵得什么都听不清楚，有的哭着要回家，有的吵着要去看看“小牧师”。

一些老妇人把守着碗橱，随时准备为特雷莎和她的女儿送上大杯大杯加了糖的酒和水，好让她们哭得更舒服些。当这两位可怜的泪人儿被糖水灌得腹内果然，不得不拒绝她们的殷勤时，这些妇人你一杯我一盏地干脆自己享用起来。话又说回来，在过度悲伤之后，她们也需要安慰安慰。

佩普塔开始大声说话，想唤起这帮乌合之众对她的敬重。“回去，你们大家都回去！”大家不应继续呆在这屋里，应该把这两个可怜的女人弄走。她俩已经痛不欲生了，而且人们的吵闹声简直快要把她们逼疯了。

特雷莎执意不肯抛开她的儿子，哪怕是片刻的时间都不肯。她只有这点儿时间了，从此以后，她再也看不到她的心肝宝贝了。因此，人们不应当剥夺这短暂的诀别。随着一声更加凄切的长嚎，她猛地扑向“小牧师”冰凉的躯体，试图拥抱它。

最后，在女儿的苦苦哀劝和佩普塔的一再坚持下，特雷莎不得不由一大群女人簇拥着离开了屋子。她用围裙捂着脸，一边步履蹒跚地往前走，一边悲切地呻吟着，根本没有注意周围拉扯着她的女人，她们你争我夺，争着想把特雷莎拖到自己家里去。

佩普塔着手准备葬礼。她在门口的中央放了一张巴提斯坦一家平时用来吃饭的白色小木桌，在上面铺上一张桌布，四个角用别针固定好。桌布的上面再铺上一床那浆过的、周围垂有花边的毯子，然后，她把从巴伦西亚买回来的那口小棺材放在毯子上。那棺材四周镶着金边，里面垫着厚厚的棉布，像婴儿的摇篮一样。

邻居们都交口称赞那棺材买得好。

佩普塔从包裹里拿出为死去的孩子买的最后几件东西：一件用银色丝线织成的薄纱衣服，一双矮帮便鞋，一个花环，用的全部是白花，洁白的颜色象征“小牧师”无瑕的纯真。

轻轻地，佩普塔以母亲般的温柔，为遗体穿好了衣服。她把那冰凉的躯体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两只僵硬的小手臂伸进袖管里，好像那是玻璃，稍不小心就会破碎。最后，她亲吻了一下那双凉冰冰的小脚，然后才给它们穿上鞋子。

她双手捧起小帕斯夸莱特，像捧着一只因寒冷而冻僵的白鸽子，朝棺材走去，朝农舍中央搭起的那座祭坛走去。出于好奇，整个灌区的人全都一字排开站在祭坛的前面。

所有这一切还没有安排得十全十美，还缺少那个花环。佩普塔给小帕斯夸莱特戴上用白花编织的花圈，一朵朵白花挂成串，从孩子的耳朵垂了下去，像歌剧中野蛮人挂的那种装饰物一样。仿佛是在和死神作对一样，佩普塔给孩子惨白的面颊抹上玫瑰色，把乌黑的嘴唇涂成鲜明的血红色。不过，她没有办法扳开那双低垂的眼帘；无力的眼皮总是往下耷拉着，盖住了那双木然、混浊的眼睛，那双没有光辉、只有死一般灰暗的眼睛。

可怜的小帕斯夸莱特，……不幸的“小牧师”！戴上那串花环、脸被涂上色彩之后，他看上去简直像一个可笑的稻草人。如果不加修饰，如果那张苍白的小脸依然呈死灰色，撒落在枕头上的依然是他那头金黄色的头发，那么，他更能激起人们的爱怜和伤感。

不过，尽管如此，灌区内的女人们对佩普塔的杰作仍然赞不绝口。快看哟，……他简直像是睡熟了一样！多么粉红的脸蛋，多么漂亮的孩子！……人们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位天使般的“小牧师！”

人们把白花撒在“小牧师”的白外衣上，撒在桌子上，他们用

花填满棺材里的空隙和两头，仿佛整个灌区的白花全被摘来装点孩子的葬礼。在这些花丛中，“小牧师”曾经像小鸟儿一样欢跑过，艳丽的花朵和芬芳曾抚弄过这天真活泼的孩子。

两个岁数稍大一点的哥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死去的弟弟，既惊奇，又虔诚，像是在注视着随时都可能飞向上天的神灵一样。巴提斯坦家的那条狗围着祭坛转来转去，不时地伸出舌头去舔那双冰凉，苍白的小手，同时还发出类似人的哭声的嚎叫。那绝望的叫声让在场的女人们听后毛骨悚然，她们你一脚我一脚地硬把那可怜的畜生撵出了门外。

中午，特雷莎好不容易才挣脱了邻居的囚禁，跑回家中。作为母亲，当她看到孩子那华丽的服饰和隆重的葬礼时，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她亲吻了一下孩子那涂了口红的嘴唇，更加伤心地号哭起来。

吃午饭的时候到了。小巴提斯坦和两个弟弟并没因悲戚而伤了胃口，他们躲在屋角，大口大口地吞着剩下的几块干面包皮。特雷莎和女儿根本无心吃饭。巴提斯坦依然坐在草垫椅子里，一支接一支地大口大口地抽烟，像东方的哲人一样。他背对着自己的家，仿佛害怕看见那停放他儿子遗体的祭坛。

下午，来访的人越来越多。女人们穿上节日的服装、头戴纱巾来参加葬礼。女孩子们激烈地争吵着，谁都想争当那四位抬着“小牧师”去教堂墓地的人。

沿着路边小心翼翼地走来了两位显贵的人物：教书先生唐霍阿凯恩和他的妻子佩帕太太。他俩脚踩着路边草地，尽量不踩尘土，仿佛是在躲避什么可怕的危险似的。这天下午，鉴于这一悲惨的事件（正如他所宣布的），学校放假。那些在农舍里外溜进溜出的调皮男孩足以证实这一点。他们看够了同伴的遗容之后，一边用手抠着鼻屎，一边跑出屋子，在附近的道路或河渠旁跳来跳去。

佩帕太太身穿一件早已磨得落了毛绒的羊毛衣服，头上披了一条黄颜色的大纱巾。她一声不吭地走进农舍，说了几句从丈夫那儿拣来的华丽的语句之后，便把自己丰腴的躯体放进硕大的绳编椅子当中，两眼端详着棺材，从此就再没说出一句话，仿佛睡着了一样。这位可爱的太太早已习惯了聆听、欣赏自己丈夫的夸夸其谈，而她独自是无法开口说话的。

教书先生在任何形式的典礼上总不放过炫耀自己那件绿色的短帮上衣和那条硕大的领带的机会。如今，他又以这身装束来到人群中，坐在巴提斯坦的身旁。他那双因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上，戴着一双黑颜色的手套，由于年代已久，手套已经呈灰色了，渐渐变成了苍蝇翅膀的那种颜色。他不停地挥舞着手臂，引起大家注意他那件衣服。要知道，只有在最庄严的时刻，他才穿上这身衣服。

为了安慰巴提斯坦，他搬出了自己肚子里最华丽、最动听的语句。巴提斯坦是他最忠实的主顾，没有哪个礼拜六他遗忘过为自己的儿子缴纳那两个比塞塔的学费。

“这就是生活，巴提斯坦，就认命吧！我们谁也不可能知道上帝的安排。为了他的造物，上帝经常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

哪怕是这几句众所周知的套话，到了他的嘴里就变得铺张、造作起来，像是在教室里讲的一样。突然，他停了下来，狡黠地眨了眨眼睛，压低嗓音对巴提斯坦补充道：

“你注意到了没有，巴提斯坦先生，今天来的所有这些人，昨天，他们还在诅咒你和你的家人。上帝才知道，对这种邪恶的行径我不知谴责过多少次。今天，他们在这儿进进出出，仿佛在他们自家屋里一样，而且争着向你表示他们的爱。不幸让他们忘记了仇恨，使他们对你更亲近了。”

他顿了顿，低下头，捶着自己的胸脯，满怀信心地补充道：

“你得相信我，我最了解他们。这帮人心地是善良的。当然，也非常愚昧，会干出许多野蛮的事情来。他们的心肠很软，容易被不幸的遭遇所打动，因此邪恶的行为常常有所收敛。……可悲的人们，他们的过错在于他们生来就愚昧，而且无人试图帮助他们克服这种愚昧。”

他安静了片刻，紧接着又以商人推销自己货物的那种热忱，大谈起自己的职业：

“现在最需要的是教育，更多的教育，更多的智慧殿堂来传播知识，在这片土地上燃遍知识的火炬……总之，如果有更多的孩子来到我的殿堂，我指的是我那所学校，如果所有的父亲像您巴提斯坦先生一样不醉酒、按时缴学费，情况会完全不一样。好了，我不想多说了，说多了又要得罪人。”

的确，在这里说这种话真的会得罪人，因为周围都是那些经常不按照规定缴纳学费的父亲们。

其他曾经极端仇视巴提斯坦和他家人的农夫不敢走近屋子，只好三五成群地远远地站在路的那边。

皮门托也在其中。他刚从酒店里找来了五位乐师。在科帕的柜台边坐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的良心稍微感到好受一些。

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农舍，里面拥挤得已经没有空间了。女人和小孩子们坐在葡萄架下或土坡上用砖砌成的长凳上，等待着葬礼的开始。

屋里又传出呼天抢地的哀号声、振振有词的劝告声和相互拉扯的声音。原来是佩普塔正在试图把特雷莎从她的小儿子身上拉开。好啦，好啦，理智些，“小牧师”不可能永远这样呆下去。天快黑了，最好还是吞下这杯苦水，振作起来。

佩普塔生拉硬拽地把特雷莎从棺木旁拖开，硬把她塞进卧室，以便在最后分别的时候不让她看见那黯然销魂的一幕。“小牧师”的幽魂将离开躯壳，张开白色的翅膀，飞向苍天，一去不

复返。

“我的儿子，我的乖儿子啊！”可怜的特雷莎呼号道。

她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小牧师”了。她一次又一次地亲吻着他的脸，一次，两次，三次……。尽管涂有颜色，孩子的脸变得越来越灰白，像冰凉的大理石一样。他的头在枕头上不断地被摇来摇去，母亲和女儿为了争着亲上最后一吻，把套在头上的那串花环都摇断了。

在村子的尽头，牧师和他的助手正等着。不能再让他们久等了。佩普塔越来越着急。把这母女俩弄进屋去，快！在其他女人的帮助下，她硬是生拉硬拽把特雷莎和她女儿弄进卧室。母女俩红肿着眼睛、披头散发，在屋子里东奔西跑，胸脯剧烈地起伏。她们不再用啼哭而是用号啕来表达悲伤。

四位身穿长裙的女孩抓起小桌子的四只脚，把整个堆满白花的祭坛抬了起来。她们头上披的丝头巾盖住了眼睛，看上去非常肃穆、像纯洁的修女的模样。仿佛是向正冉冉升起的旗帜鸣炮致敬一样，人群中响起了一声奇怪的、长长的哀鸣，那声音惊心动魄，使得许多在场的人感到阵阵战栗。那是巴提斯坦家的那条狗在向“小牧师”告别。它眼里浸着泪水，发出一声悠长的哀号，两只前爪朝前伸出，仿佛它想追随着那声悲鸣跟着“小牧师”而去。

农舍外面，唐霍阿凯恩拍了拍手掌招呼大家注意。来，站好队，送葬开始！路上的人们走近农舍。皮门托带领着乐队那帮人，他们调好音，等“小牧师”的遗体一抬出门槛就开始奏响送别曲。在喧嚣、混乱的送葬队伍中，人们听见黑管在尖叫，小铜号在哀鸣，伸缩喇叭的声音像是一位肥胖的患了哮喘病的老人在喘气。

孩子们走在最前面。他们高举着一束束白色的罗芳花。唐霍阿凯恩知道如何安排队伍才更合适。在孩子之后，夹在人群当中的是那四位抬着白色祭坛的少女。棺材就放在祭坛上，里面躺着

“小牧师”，他的头轻轻地摇摆着，像是在向他的家告别。

乐师们跟在棺材后边，吹起了幽默、欢快的华尔兹舞曲。在他们之后，整个灌区里那些好奇的人，三三两两沿着小路紧跟在送葬队伍后面。

巴提斯坦的农舍终于安静了下来。暮色渐渐浓重。像经历了大灾大难的地方一样，农舍被笼罩在一片凄楚的气氛中。

巴提斯坦独自坐在葡萄架下，依然像阿拉伯人一样对眼前的一切无动于衷。过了一会儿，他咬断雪茄，站起身，尾随送葬的队伍。这时，前面的人们开始顺着道路转弯。在标志着葬礼仪仗队的那一大群黑色长袍和绿树枝中间，“小牧师”的棺木和祭坛看上去像一只轻盈飞舞的大白鸽子。

一望无际的平原，在春日夕阳的抚弄下，舒展开它辽阔的胸脯；它用早春浓郁的花香，把“小牧师”包裹在自己的怀中，给他穿上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芬芳的服装。它陪着他无畏地走向坟墓。路旁的老树早已开始发出嫩芽，象征新的生命的树汁在它们的躯干中流淌。微风习习，挂满鲜花的树枝随风摇曳，好似在向“小牧师”打招呼。所有这些都是他出发去到幸福天堂时的吉兆。死神从未把大地装点得如此妖艳、完美。

两个不幸的女人又出现在农舍门口。她们披头散发、发狂似地挥舞着手臂，像疯女人一样嚎啕大哭。原野上万籁俱寂，只有撒落在四面八方的点点灯光。在这静穆的气氛中，她们的哭声更显得悲切、缠绵。

“我的孩子！……我的心肝啊！……”可怜的特雷莎和她的女儿哭道。

“汪呜……！汪呜……！”狗也扬起脖子，发出长长的哀号。那叫声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仿佛整个平原都要因这阴森、忧郁的叫声而颤抖。

“再见啦，小帕斯夸莱特，……再见！”几个孩子一边哽咽

着，一边哭喊道。

山谷里的回音，透过树林、越过绿色的田野，从远方传了回来。当“小牧师”在镶着金边的白色棺木里被摇晃着抬走的时候，那不绝于耳的回音将伴随着他走向永生。从小铜号里吹出的复杂的乐曲，有时带着几段欢快的、魔鬼般的插曲，听起来好像是死神的开怀大笑。她正抱着“小牧师”，迎着霞光万道的落日，朝另一个世界飞去。

夜幕降临了，送葬的人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中。

在巴提斯坦的家里，两个小一点的孩子躺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头一天夜里，当死神降临的时候，他们被折腾得一夜未眠，如今早已疲惫不堪了。特雷莎和她的女儿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不眠之夜以后，哭干了泪水、耗尽了精力，此时也困顿之极，一头倒在了床上，上面还有“小牧师”睡过的痕迹。小巴提斯坦则在马厩里紧靠着受了伤的白马打起呼噜来。

巴提斯坦依然一声不吭，毫无表情地接待前来慰问的客人。他机械地握着手，靠频频点头来向前来帮助和安慰他的人表示谢意。

当夜幕完全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告辞回家了。

农舍里一片漆黑、安静。从幽暗的门洞里，传来一家人困倦的呼吸声，像是来自远方的细语一样。特雷莎和她的孩子们仿佛是在一场悲惨的战斗中被杀戳了似的，一个个横躺着，早已精疲力尽。

巴提斯坦没有丝毫的睡意，他依旧一动不动，呆呆地凝望着深蓝的夜空里光彩熠熠的点点繁星。

孤寂使他恢复了理智。他开始认清自己的处境。

旷野面貌依旧，但在他看来，眼前的一切显得更加美好、更加静谧，像愁容密布的脸绽开了舒畅的笑容一样。

远处的农舍里传来农夫们的吆喝声。这些人不再仇视他了，

不再迫害他的孩子了。他们刚来过他的家，用自己的脚踩没了他们对老巴雷特的这片土地的诅咒。他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却为之付出了莫大的代价！

他猛然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不幸遭遇。他想起了可怜的小帕斯夸莱特。如今，他的“小牧师”正被湿漉漉、沉甸甸的臭泥压在地底下，那身洁白的衣服被其它腐烂变质的尸体所玷污，肮脏的蠕虫正从四面八方朝他爬过来，他那可爱的孩子皮肤真细嫩呀！他常常用自己那粗糙的手去抚摸他，抚摸那一头的金色头发。想到这儿，他心里一阵酸楚，喉咙一下子哽住了。

附近山坡上的蟋蟀突然中断了叫声，被一种奇怪的抽噎声给镇住了。那声音像受了伤的野兽发出的沉重的鼾声一样，打破了宁静的夜晚，在黑暗中持续不断，几乎一直到天明。

第九章

圣约翰纪念日来临了，这是一年一度丰收的时节，是人们最喜滋滋的日子。

空气中荡漾着五彩缤纷的光环和色彩。火红的太阳像非洲的烈日，把万道金光泻向大地。在强烈的阳光的照射下，大地开始龟裂。在低湿的地带，厚重的树盖，像葱笼的遮日叶篷，把汨汨流淌的河渠和湿漉漉的犁沟紧紧捂住，仿佛惧怕那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生命之源——阳光一样。但是尽管如此，缕缕阳光仍像一支支金箭，射过浓密的树叶，撒在地上。

树枝上挂满了果实。枸杞树的树枝被一串串黄色的果子压弯了，上面还长满了光滑的树叶。杏子在浓密的树叶中时隐时现，像孩子玫瑰色的面颊。男孩子们急不可待地搜寻着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贪婪地想摘到最早的果实。在花园的墙头上，茉莉花散发出淡雅的芬芳，木兰花好似用象牙雕琢而成的香炉，在炎热的气氛中升腾起那果实成熟了的香味。

闪闪发亮的镰刀在田野上晃动，割倒了一片又一片沉甸甸的、金色的麦穗。饱满的果实把细长的麦秆压得歪倒在地里，抬不起头来。

在晒场上，麦草越堆越高，形成一座座金黄色的小丘，反射着太阳的光线。人们用风车吹扬麦粒，同时扬起了阵阵尘土。在收割完了的田野里，在一望无际的麦茬地里，无数的麻雀跳来跳

去，在寻找撒落的麦粒。

每一个人都喜笑颜开，干起活来也心花怒放。在所有的道路上，大车载着沉重的果实，被压得嘎吱嘎吱直响。成群结队的男孩子们在地里相互追逐、在晒场上打赌，心里却想着那用新的面粉做成的饼子，想着在收获进仓之后那富庶、丰盛的新生活。甚至连那些老马也乐悠悠的样子，走起路来步子也轻盈得多，仿佛它们已经闻到了那一堆堆干草发出的扑鼻的香味。像金色的河水一样，这些干草将在它们的秣槽中终年不断。

人们开始消费了。他们拿出了冬天藏在卧室里、箱子里或长统袜里的存款。每当一天结束的时候，酒店里便挤满了人。他们的脸被太阳晒得黑红，粗布衬衫浸透了汗水。他们十分健谈，谈论今年的收成，谈论在这节日中他们必须交付给地主的这半年的地租。

丰收也给巴提斯坦一家带来了欢乐，使他们忘掉了“小牧师”的不幸，只有母亲偶然掉下的几滴泪水和深深的叹息表明，在她的脑海中还时隐时现着对孩子的思念。

使全家人兴奋不已的是那丰收的麦子，那一袋又一袋装得满满的麦子。巴提斯坦和他的儿子扛着麻袋登上仓屋，地板在他们脚下抖动。当他们从肩上卸下沉重的麻袋时，整个房屋被压得颤抖起来。

他们时来运转了。如今的好运像过去的恶运一样接踵而来。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平静但又匆忙，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打断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的生活。

在“小牧师”的葬礼上，人们所表现出的那种关怀和爱怜有点降温了。随着对这件悲痛往事的渐渐淡忘，人们似乎又为自己的那份自发的柔软心肠感到懊悔，又开始回想起老巴雷特的灾难以及外乡人的闯入。

但是，在“小牧师”白色的祭坛前人们自然而然流露出的那种

祥和的气氛并没有完全消失。尽管有些冷淡、猜疑，但所有的人都愿意和巴提斯坦一家人打招呼，他的几个儿子在路上也不必担心遭到欺负、纠缠，甚至连皮门托，当他碰见巴提斯坦时，也经常友好地点点头，嘴里咕噜着什么，像是对他的招呼的回答。

总之，曾经讨厌、憎恨他们一家的人，如今不再纷扰他们了，这正是巴提斯坦一家求之不得的。

在农舍里面，囤积着他们一家丰硕的收获。多么大的丰收，多么平静的生活呀！连巴提斯坦自己都不敢相信如此丰盛的收成。他家的那片土地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沉睡了许多年，如今，仿佛是要把这十多年的欠收全部补上似的，这片土地结出了丰美的果实。每一束麦穗都是沉沉的，每一颗麦粒都是大大的。据灌区内人们的传说，今年粮食的价格看涨。更令巴提斯坦心满意足的是他不需要缴纳地租（想到这儿，他情不自禁地笑了），因为他可以两年都不交租子。为了这一优惠的待遇，他一连十几个月担惊受怕、与人争斗，还赔上了小儿子的生命。

他们的家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洁、气派过，这似乎也在显示这个家的兴盛。从远处看，巴提斯坦的茅房不同于四周的邻居，仿佛里面囤积着更多的财富，更显得安宁、祥和。没有人能够辨认出这曾经是老巴雷特的那座悲惨的住处。

门前面那条用红砖砌成的道路由于每天冲涮，已经磨得光亮。一堆又一堆的萝芳花、牵牛花和旋花类的野生草仿佛是一座座绿色的亭阁，在它们之上，在湛蓝的天空的映衬下，矗立着巴提斯坦家屋顶上的那堵尖顶的、洁白的三角墙。房屋里面，卧室窗户上挂着的白色窗帘在微微摇动。碗橱里堆满了盘子，大浅盘斜倚在墙边，上面印有希奇古怪的大鸟，背景是像西红柿模样的鲜花。专门放水罐的橱子像是用光滑的瓷砖砌成的祭坛，上面放着许多涂上瓷釉的水罐，还有整整齐齐挂成一排的瓷壶和浅绿色的玻璃杯，看上去这一切像是要用来抵抗焦渴的来临。

陈旧、破损的家具开始一件一件地消失，腾出空处换上了新的家具。那些旧家具常常使人想起一家人为逃避灾难、颠沛流离的苦难遭遇。如今，勤劳、能干的特雷莎从城里买回了新的家具。用收获的粮食换来的钱又用来维修家里几个月以来无钱修复的东西。

回想起皮门托危言耸听的警告，一家人不禁笑了起来。那个家伙曾威胁说不准任何人收割这片土地上的麦子。可正是这片麦地让他们一家富裕了起来。罗塞塔又添了两条新裙子，小巴提斯坦和两个小弟弟也从头到脚穿戴得一身崭新，礼拜天里神气十足地到处招摇。

在烈日当空、天气炎热的时候，苍蝇和蜜蜂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此时，如果穿过田野，来到巴提斯坦的家门口时，你会感到一阵舒适和畅快，这座农舍真是太干净了，充满了生机；用泥土和木桩竖起的围栏里面传出生气勃勃的响动：母鸡在咯咯直叫，公鸡在喔喔地啼个不停；兔子从新堆成的草洞中跳了出来；一大群鸭子，在特雷莎两个小儿子的照看下，在附近的河渠里戏水、游淌；还有一群群的小鸡，东张西望，光着几乎没长毛的粉红色的肚子，到处乱跑。

不止一次，特雷莎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拖出梳妆台的一个抽屉，打开一个用好几张手巾包起的钱袋。在那一小堆银币面前，她只是想再一次体验一下那难上言表的喜悦。这是她丈夫从那片地里挣回的第一笔钱。这仅仅是开始，以后还会更多。谁知道，要是以后钱攒多了，说不定她还能为她的两个小儿子免去兵役。

巴提斯坦也察觉到了妻子的那种炽烈无声的欢乐。

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人们看到他嘴里咬着只有在节日里才抽的那种又细又长的雪茄，来到自己的茅屋前，十分钟情地欣赏着自己的那片土地。两天以前，和所有的邻居一样，他也在自己的地里种下了玉米和大豆，不应当让土地闲置不用。

他开垦出两块地，如今几乎忙得不可开交，来不及同时下种。不过，和老巴雷特一样，对土地的热爱，他真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时时刻刻想着靠自己的劳动开垦出更多的土地。尽管有些迟了，但他仍计划第二天把屋后的那片荒地开垦出来种上西瓜。这种水果从来就供不应求。他的妻子会像其他女人一样，拿到巴伦西亚去卖，说不定会卖到好价钱。

他应当感谢上帝，感谢他最终让他们一家能在这天堂般的土地上平静地生活。过去，这片土地曾经是片不毛之地，据记载，甚至连摩尔人的狗都无法在这儿生存，最后哭嚎着离开了此地。

收割之前，成片的麦地连同一些白杨树，像金色的堡垒，挡住了四面八方的视线。如今，麦子收割完了，田野似乎矮了一截，显得更辽阔、更空旷。一望无际的田野向前延伸，直到这片红色的、被道路和河渠切割成大片大片的土地消失在地平线上。

在整个灌区，人们严格遵守着礼拜日安息的习惯。尽管刚刚喜获丰收，家里的钱也不少，但没有一个人想着要违反这一古老的规矩。这一天，田野里看不到一个人在干活，路上也看不到一匹马。老妇人们用雪白的头巾遮住眼睛，从路上走过，手里拿着小椅子。教堂的钟声从老远的地方传来，越过村里瓦房的屋顶，仿佛是在召唤她们。在岔路口，一大群孩子尖叫着，相互追逐。在绿草茵茵的河堤上，站着一些穿着红裤子的士兵，他们瞅准礼拜日休息的空闲，跑回家与亲人团聚一两个时辰。远处，响起了阵阵枪声，像是布条撕开的声音。有人正在朝一大群麻雀开枪。这些小鸟在天上组成各式各样的阵势，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不断发出悦耳的叫声；它们越飞越高，翅膀仿佛都快要擦到水晶般湛蓝的苍穹一样。在河渠周围，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蚊虫成群结队，发出阵阵嗡嗡声。农舍里、葡萄架下，人们聚在一起，鲜艳的裙子、花哨的手巾，像万花筒里变幻不定的迷人的色彩，在不停地飞舞、转动。小号吹起了巴伦西亚的舞曲，这欢快的阿拉贡

民间乐曲传遍了平原的各个角落。吉他也奏出了梦幻般的声音，这声音最后终于把嘈杂的小号催入了梦乡。

这种安宁的景象是艰辛然而却甜蜜的阿卡第亚式生活的再现^①，这儿不可能有邪恶存在。从无限的遐想中，巴提斯坦回到了现实，他带着一种懒散的倦意舒展了一下四肢，任凭自己的思绪在宁静、舒适的气氛中漫游。女儿罗塞塔和几个弟弟一起到一家邻居那儿去跳舞去了。妻子正在午睡。他自己则在家门口和大路之间的那块尚未开垦、暂时用来赶大车的空地上来回踱步。

站在小桥头，他碰到了几位农夫。相互招呼之后，他们有说有笑地走了，仿佛要去看什么滑稽的场面。

他们要去酒店观看皮门托和特雷罗拉两兄弟之间马上要开场的赌局。这两个兄弟和皮门托一样，好逸恶劳，成天无所事事，泡在酒店里混日子。在他们三人中间，总有打不完的架、赌不完的钱，特别是像现在这种时刻，观看的人越多，他们就越来劲。为了使自己的臭名扬得更远，他们不惜用残忍的方式伤害对方以达到目的。

巴提斯坦曾经听说过这场赌博。人们纷纷跑到那家因此而著名的酒店里，像是去参加规模宏大的庆祝盛典一样。

三个恶棍打赌，看谁能一边打牌一边喝白兰地，坚持的时间最长。

赌博从礼拜五傍晚开始，已经持续到礼拜天的下午了，三个人依然稳稳当当地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已经玩了上百盘的纸牌了。在他们面前的小桌上，放着一罐白兰地酒。他们边玩边喝，即使有时暂停下来，也只是为了吃几口香气四溢的猪血红肠。这红肠使科帕远近遐迩，因为只有他才知道如何用油保存这种食物。

这场赌博的消息在灌区内不胫而走，人们成群结队，绕着道

^① 古希腊一地区，相传人们生活淳朴、宁静，有世外桃源之美称。

儿也要来看看它的结局。三个赌徒从未单独呆过，各自都有自己的拉拉队。他们合伙承担起赌牌的第四方，即使夜幕降临，大多数旁观者纷纷回家后，他们依然留在酒店，围观三位赌徒在悬挂在一棵白杨树下的蜡烛照耀下继续比试。科帕是一个没有耐性的人，无法忍受这无休无止的磨蹭。因此，一到天黑该睡觉的时候，他便关上店门，给三个人灌满酒壶，让他们在门外小空地里挑灯夜战。

对这种野蛮的行为，许多人表面上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但从心底里，他们为自己有这样的邻居作伴感到满意。这些人是当地人的自豪！白兰地对他们来说，像是水一样从身体里流过。

所有的人仿佛都在关注着酒店。有关赌博进展的消息以惊人的速度在灌区里到处传播。已经干完两罐酒了，可那三个赌徒丝毫没有醉了的迹象。第三罐酒又喝下去了，他们仍然稳当地坐着玩牌。科帕记录着喝的罐数，其他人则根据自己的偏好，相互打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一连两天，这场赌博在灌区产生了轰动，而且似乎仍然见不出任何分晓。这一消息传到了巴提斯坦的耳朵里。作为一位品行端庄的人，他一碰酒便恶心头痛。但听到这一醉酒的消息，他心里不免感到一阵惊叹，一种近似乎崇敬的感情。在他看来，这帮家伙的胃一定是用洋铁皮填着的。这种场面一定值得一看。

带着一种忌妒的表情，他用眼睛目送那些跑去酒店看热闹的人。别人去得，他为什么去不得？他以前从未去过酒店，过去那是他的仇敌的老巢；现在，这么精彩的场面为什么他不能去看？……而且，累了大半年挣来了这么好的收成，即使是再规矩的老实人也该自我放纵放纵。

他朝正在午睡的妻子叫了一声，说明他的去处，然后沿着大路，朝酒店走去。

人们聚集在酒店前面的那一小块空地里，像一群蚂蚁拥挤在一起。所有的男人都没穿上衣或背心，裤子是青一色的灯心绒，腰间系的是黑色的、鼓鼓囊囊的腰带，头上用头巾缠着，形状俨然主教参加典礼时所戴的法冠。老人们倚着用利拉木制作的黄色的粗手杖，独脚站立，手前伸，另一脚向后伸出以保持身体的平衡，这样脖子可伸得更长一些。年轻人高卷起袖子，露出强健和红润的手臂，仿佛是在显示自己粗壮的肢体，他们用厚实、粗糙的手指搓揉着细细的白杨树枝。酒店四周高高的、黝黑的白杨树给这群激动的人群投下了一片荫翳。

巴提斯坦第一次来到这有名的酒店。他仔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墙是白色的，窗户涂成蓝色，窗户四周的墙上还贴着色彩夺目的马尼塞斯瓷砖。

酒店有两扇门。一扇门直通藏酒的酒窖。从洞开的的门往里看，人们可以看到两排硕大无比的酒桶，一直垒到天花板的高度。一堆堆空的折皱的皮袋子随处可见，经常使用的大漏斗和酒提子早已被染成红色。在酒窖的背后，停放着一辆大车，科帕用它从遥远的其它地方把买来的酒运回来。这间漆黑、潮湿的房子散发出酒精的香味，葡萄酒的芬芳浓郁，闻了之后让人为之而陶醉，以致于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大地和空气不久也将会被醇香的葡萄酒浸透、淹没。

这里存放的是科帕的财富，灌区里的那些酒鬼们一谈起它，没有哪一个不肃然起敬、不津津乐道。只有科帕才知道桶中的秘密，他可以透过木桶，估量出里面装的酒的优劣。在这座酒的圣殿里，他才是当之无愧的大主教。如果他想款待某人，他总是献上一杯闪着黄玉般色彩的好酒，上面冠之以彩虹般颜色的花瓣，其态度之虔诚，像是手捧圣体匣子一样。

另一扇门是酒店的正门。科帕在黎明前一小时便要把它打开，一直到晚上十点才能关上。当挂在柜台上方的油灯点燃时，

灯光透出门外，在外面漆黑的路面映出一块大大的、方方正正的亮光处。

墙和壁板都是红的，上了釉的砖一直砌到人头的高度，边缘还贴了一排带花的瓷砖。从这儿再往上直到天花板，墙面上全部是高雅的绘画。虽然科帕表面上看上去像是粗人，唯一的追求无非是每天晚上关门之前钱柜能装满，但实际上，他算得上是真正的米西奈斯式的人物^①。从城里，他请来了一位画师，包吃包住让他画了一个礼拜。据他自己声称，这一赞助艺术的怪念头花去了他大约五个比塞塔。

的确，只要一走进酒店，无论朝哪里看，人们都会看到一些艺术杰作。鲜颜的色彩似乎更使酒徒们心旷神怡，酒量倍增；紫色的原野上矗立着几棵蓝色的大树，天边呈黄色；房屋画得比树木高大，人又画得比房屋高大；猎人们手持长枪，看上去像扫帚一样，还有来自安达卢西亚的豪侠，腿上插着散弹短枪，骑在扬蹄疾驰的马背上，那些马看起来简直和大老鼠没啥两样。这些独具匠心的艺术杰作让酒徒们感到酒性更足。在酒店门口的上方，画师结合酒店的特色，悉心画了一些形同真实的佳肴，还有像红心一样的石榴，看上去像西班牙大甘椒的甘汁欲滴的甜瓜，以及用红绒线绕成的线团，据说是象征桃子。

许多人都认为，这座酒店与灌区其它酒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有这些惊世之作。可惜这些装饰品上面爬满了苍蝇，科帕为此骂骂咧咧，一副愤愤的模样。

紧挨着门的是那张油渍斑斑的柜台，后面放着三排酒桶，酒桶上堆放有许多瓶子，里面装有各式各样的酒。屋梁上悬挂着一串串的香肠和红肠，形状像古怪的婴孩一样。一束束的干辣椒又红又尖，好似魔鬼的手指。除此之外，屋子里还挂有红色的火腿

^① 古代罗马的政治家和诗人，诗人贺拉斯和维吉尔的朋友，尤其喜好资助文学艺术。

和一串串猪肉香肠，以增添有限的下酒品种。为饮食考究的酒徒准备的下酒菜肴放在柜台旁边一个混浊不清的玻璃柜里，有当地人视之为风味小吃的酥饼、葡萄干饼、冻糖卷和长蛋卷，所有这些都呈黑色，上面一些似乎是霉点的东西表明，它们存放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只有穆里埃多干酪显得新鲜。这些柔软的干酪片像白面色一样，仍然滴着乳浆。

令酒店老板科帕自豪的还有那间专门存放食物的贮藏室。屋里有许多又深又大的铁罐，里面装着切开了的青橄榄和用油浸着的洋葱红肠。这是酒店里最受欢迎的菜肴。

酒店的背后有一扇门通向后院。宽敞的院子里垒起了五、六座炉灶，用于烹饪什锦饭，这是巴伦西亚人最喜爱的一种用大米、肉和蔬菜混合做成的佳肴。院子里白色的柱子支撑起百年古藤，给偌大的一片空地撒下了荫凉。沿着一堵墙的墙脚，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许多圆凳和锌皮小桌子，似乎科帕早有预见，以为整个灌区的人们都会来光顾他的酒店。

巴提斯坦审视着眼前的一切。人群中，他一眼便认出了科帕。这位酒店老板身材魁梧，袒胸露臂，帽子拉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那张宽大、呈铅色的圆脸的一半，即使在仲夏也如此。他同时又是自己店铺的第一个主顾。如果一日三餐不喝他半壶酒，他是不会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的。

因此，毫无疑问，这场轰动整个灌区的赌酒丝毫没引起他的兴趣。

柜台就像一座瞭望台一样，他站在那儿，俨然一位经验丰富的鉴赏家，看着自己的顾客们如何醉酒。为了防止任何外来者在酒店里捣乱，在开口说话之前，他总是把手放在柜台下面藏着的那根木棍上。一看见这根木棍，皮门托和其他酒鬼便会吓得浑身发抖。在他的酒店里，从未发生过任何麻烦。如果有人要打架、厮杀，马上会被赶到大路上去。在礼拜天的晚上，假如有人

胆敢掏出小刀准备寻衅，科帕则二话不说，镇定自若地冲到打斗者当中，抓着最凶恶的人的胳膊，把他一直拖到门口，推出酒店；然后把持着大门，行若无事地点数当天的进帐。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又响起打斗声和吵骂声。这倒不是什么大不了事儿，无非提前半个时辰关门就行了。不过，在酒店里面，只要他科帕往柜台后面一站，酒徒们都规规矩矩，从不需要什么人来主持公道。

巴提斯坦看了看门外，又回过头偷偷地瞅了瞅酒店老板。科帕的妻子和一个女仆正帮着他服侍顾客。随后，他走出酒店，回到那块小空地，凑近一群老人，他们正津津有味地议论着三个赌徒中谁看上去最清醒。

许多农夫看腻了这场比赛，干脆自己玩起纸牌来，或几个人围在一张小桌周围吃起午餐来。酒壶在人们的手中传来传去，伴着轻轻的“咕噜咕噜”声，殷红的葡萄酒被倒进大家张开的嘴里，沿着扬起的脖子，流进肚子里。一些人拿出几把花生和羽扁豆，女仆们用马尼塞斯大浅盘端出了黑乎乎、油汪汪的布丁红肠，汤汁里泡着新鲜的奶酪和分成瓣的橄榄，红肠表面撒了一些香气扑鼻的香料。小桌上，人们摆出了用新收的麦子做成的面包，还有浅红色的卷饼，■开后里面仍然看得见油浸浸的当地黑面。所有的人一边吃喝，一边打着手势，谈话声像嗡嗡的蜜蜂声，仿佛整个院子是一团巨大的黄蜂蜂窝。空气中弥漫着酒精的香气，令人气闷的橄榄油味，浓郁刺鼻的葡萄汁的气味，还有从四周的田地里飘来的泥土的芬芳。

一大群人正围着三个赌徒。巴提斯坦走近人群，想看看里面发生的热闹。

开始，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渐渐地，他被后面好奇的人们推搡着，在汗流浹背和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挤出条道儿，不一会儿居然被挤到了最前一排。一些旁观者席地而坐，两手托着下巴，鼻

子尖儿凑近小桌子的边缘，目不转睛地盯着三位赌徒，仿佛生怕遗漏了这场著名比赛的每一个细节。人群中，最难忍受的是那浓烈的酒精气味，人们的呼吸和衣服上都似乎浸透了酒。

巴提斯坦看见皮门托和他的对手坐在用坚硬的稻子豆木头做成的凳子上，手里举着纸牌，身边放了一罐白兰地。小凳上有一小堆包米作为下酒的东西。每玩一轮，一位便抓起酒罐，煞有介事地喝上一大口，然后又递给下一位，后者脖子一扬，郑重地长饮了一口。

凑得最近的旁观者在一旁瞧着赌徒出牌，看他们是否仍头脑清醒。尽管已经喝了那么几罐酒，但他们三人仍坐得稳稳当当的，出起牌来有条不紊，仿佛他们喝的无非是些清清白开水。

赌博还在持续，赌徒们一边喝酒打牌，一边与旁边的朋友们吹牛，或就比赛可能的结果大开玩笑。

看见巴提斯坦也来了，皮门托嘴里咕噜了一下，像是一声招呼，接着又专心致志地玩起牌来。

虽然表面上皮门托没有丝毫醉意，但他的眼睛开始充血，瞳孔里闪耀着像酒精燃烧的浅蓝色的、忽明忽暗的火星。他的面孔有时一阵阵地发青。另外两个赌徒也不例外，不过仍相互取笑，笑声不断。周围的人群仿佛也受到这疯狂的场面的感染，他们轮流着掏钱买酒。人群中，酒壶被传来传去，像定时滥泛的洪水，像滚滚燃烧的热浪，白兰地酒在人群中流淌，流进所有人的肚子之中。

在其他人的催促下，甚至连滴酒不沾的巴提斯坦也得喝。他并不喝酒，但作为大丈夫，什么东西都得试一试、尝一尝。促使他来酒店看热闹的那种想法又开始驱使着他，累了大半年把家里的粮仓堆满之后，他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轻松轻松、荒唐一阵？

他感到肚子里一阵发热，脑袋瓜昏昏沉沉的，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慢慢地，他开始习惯了酒店里的气氛，发现这场赌博

越来越精彩。

在他看来，甚至连皮门托也成了时髦的、了不起的人物。

他们已经喝了……（天知道他们一共喝了多少罐酒）。现在，他们正在和朋友商量晚饭如何安排。其中的一位兄弟渐渐地看不清路面了。连续两天两夜的空腹豪饮最终开始产生酒力了。他不由自主地闭上眼，头重重地倒在另一位兄弟的肩膀上。后者用拳头在桌子下面悄悄地猛击他的腰，试图把他弄醒。

皮门托狡黠地笑了笑。他已经灌倒了一个对手了。他转过头，与他的崇拜者们商量晚餐如何安排。这顿饭应当奢华些，不必担心要花多少钱。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什么时候，他从来不需要掏自己的腰包。这顿饭将是本次比赛的高潮，因为他确信今晚他将收拾残局，而且必胜无疑。

像响亮的号角在预报皮门托的全胜一样，小特雷罗拉开始打起呼噜来。他脸朝下瘫倒在桌面上，身体几乎要从凳子上垮下去一样，仿佛两天两夜喝的全部的白兰地正按照万有引力的定律一古脑地带着他的身体往地上坠落。

大特雷罗拉大声嚷嚷着，吵着想给他弟弟几耳光把他给打醒，但皮门托和颜悦色地阻止了他，俨然一位宽容大度的征服者。吃晚饭时再叫醒他也不迟嘛！对于这次赌博和自己的勇武，皮门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他抱怨自己的胃口不好，因为在这里他已经大吃大喝了整整两天两夜。

他的一位朋友跑进酒店说是去帮他拿一串红辣椒来，声称这可以帮他开胃口。这玩笑引得周围的人笑得前俯后仰。为了让他的崇拜者更开眼界，他一边把几颗辛辣无比的干辣椒送给仍然十分清醒的特雷罗拉，一边自己大口大口地咬了起来，还摆出一副行若无事的样子，仿佛是在啃面包。

人群中传出一阵赞叹声。对手每吃一颗辣椒，皮门托就要吞下三颗。不一会儿，他们便吃完了那串属于魔鬼的“红念珠”。大

家不禁为之叹服，这家伙的胃一定是用铁皮包着的！

虽然皮门托的脸越来越苍白，眼睛越来越红，越来越肿胀，但他依然镇静自若、满不在乎的样子，吩咐科帕为晚餐杀两只鸡，而且告诉他怎样烹饪。

巴提斯坦十分惊讶地看着皮门托，心里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一种离开此地的欲望。下午快完了，在酒店前面的小院坝里，人们的喧哗声越来越响，每个礼拜天傍晚必将发生的骚乱马上就要开始了。另外，皮门托也经常拿眼睛瞟他，神色里带着奇怪、挑衅的恶意，就像那经常醉酒的人的眼神一样。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始终走不了，似乎这场面对他来说太新奇、太富有吸引力了，这种吸引要比他的意志力要强得多。

皮门托咬完了红辣椒，脖子一扬，又干光了一罐酒，他甚至看都没看那疲惫不堪的对手也正在模仿他。看到这一切，皮门托的一些朋友向他开起玩笑来：他不应当喝这么多的酒了，他会输的，要是输了，他从哪儿找钱来付帐哟？现在，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钱了。过去，他的主人曾经不收他的任何地租。

不知是哪个冒冒失失的家伙提起这段自己都不知道该不该提的往事。立刻，人群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寂静。这好像是在一个重病病人的房间里，有人把伤口揭开了一样。

在这个场合提起地租和欠帐的事，而且是在主角和围观者全都一壶一壶地灌饱了白兰地之后提及此事，后果可想而知！

突然，巴提斯坦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似乎觉得空气里顿时充满了一种敌意，一种恶兆。虽然没有任何人催促，但他有一种拔腿逃走的欲望。然而，他没有挪动半步，因为他觉得所有的人正死死地盯住自己。如果在无人打他的情况下就早早地逃之夭夭，他害怕别人会因此而嗤笑他。因此，他没有逃，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希望不会受到骚扰，那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此时此刻要倍加小心。

这帮人对皮门托简直到了推崇备至的地步。他们要他讲讲这些年来自己是如何赖着不向地主交租的。对他的一贯伎俩，人群中不时报以热烈的笑声，像是奴隶为主人的恶运感到幸灾乐祸一样。

皮门托故作谦卑地讲述了他如何赖帐的光辉业绩。每年的圣诞节和圣约翰纪念日，他都要骑着马沿着去巴伦西亚的大道飞快地去谒见自己的主人。其他佃农去拜见主人，总要带上一对肥肥的母鸡、一篮子点心或水果，作为礼物以便说动主人再放宽交完租子的期限，一边哭一边许诺一定在不久就交完地租。而他却不然。他两手空空，只带了他的那张能够说话的嘴，而且话也不多。

在客厅里，他见到了那位肥胖的、盛气凌人的女主人。她的那些高傲的女儿们，身上系着结成蝶形的、五彩缤纷的丝绸飘带，在附近的房间里走来走去。

玛努埃拉太太翻开记帐本，查出皮门托已经有好几年都没交地租了。”这次是不是来交租的？每当听到太太这样问话，老奸巨滑的他总是重复同样的借口：“不，太太啊，我交不出租，因为我腰无半文。”他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他是在证明自己是无赖。他的祖父，一位充满智慧的人，曾经这样对他讲述：“锁链是为谁锻造的？是为人而锻造的。如果你交钱，那你就是诚实的人。如果你不交，你就是一位无赖！”记住了这两条言简意赅的道理，皮门托求助于第二条假定。他抽出一片烟叶，从腰带里掏出一把小刀，开始切碎烟丝卷成纸烟。

一看见小刀，玛努埃拉太太便紧张得不寒而栗。正是为了威吓她，狡猾的皮门托慢慢地切着烟丝，不慌不忙地当着主人的面摆弄着闪着寒光的尖刀，而且老是用祖父同样的理由来解释迟迟不交地租的原因。

他浑身冒着令人生厌的酒气，一边谈话，手里一边舞弄着小

刀。夜服上打着丝结的小姐们称他是“该戴锁链的人”。在他这种臭名昭彰的粗汉面前，太太也感到很不自在，一个劲地催他快离开，确信从他身上要不出什么东西来。可是，这家伙却为自己能令人生厌而暗自高兴，竟然赖着迟迟不走。主人甚至告诉他，如果他交不起地租，以后干脆别再进城来打扰她们了，就当她们没有了那片土地。哦，不不不，太太。作为佃户，他应当在圣诞节和圣约翰日的时候来看望自己的主人，以便表示尽管他无钱交租，但他永远还是她们的仆人，而且每年他都准时无误地履行了这一义务。

就这样，每年两次，他都要带着一身酒气，穿着那双糊满了泥土的草鞋，闯进女主人家，一边挥动着小刀，一边重复那“锁链是为人而锻造的”老生常谈，用他那双肮脏的脚把地板踩出一片片的脚印。这是奴隶的一种报复主人的方式，像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出现在富豪们的餐桌之上，他感到一阵痛快。

听完故事，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交口称赞皮门托对付主人的好办法。

他为自己的行为寻根问据。为什么他该交地租，这是哪一家的规矩？在他之前，他祖父就耕作这片土地。父亲死后，他们兄弟几人依照灌区的习俗各自分得了自己的那份，连问都没问一声主人的意见。是他們在这片土地上劳作，让它产出粮食。在这儿，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精力。

他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如何辛劳，惹得周围的人全都笑了起来。……够了，如今他没像以前那样卖劲了，变得越来越精明，为生活已经无所谓了。可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确非常勤劳。那个时候说这片土地属于他，而不该归于巴伦西亚的那位胖女人，还不无道理。让她也来耕耕地，来扶扶那沉重的犁头，让她的那两位系丝结的小姐被枷在一起来拖一拖这犁头，如果真的如此，她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这片土地。

皮门托粗俗的笑话惹得周围的人哄然大笑。圣约翰日就得交租的那种苦涩的滋味在人们心中久久不能逝去，因此，听见有人这样无情地开主人的玩笑，他们感到痛快极了。呵，让她们来拖犁头的笑话太有意思了。每一个人都在想象着自己的主人，要么是大腹便便、胆小怕事的绅士，要么是年老高傲的太太，他们被绑在犁头的前面，使劲地拖呀拖呀，而他们这些曾经被踩在脚下的农夫们，正趾高气扬地挥动着响鞭。

大伙挤眉弄眼，拍着手开怀大笑，称赞这排解心中怨恨的玩笑。呵，在科帕的酒店里听到皮门托讲话真是太开心了。这家伙满脑子的好主意！

突然，皮门托变得阴郁起来，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他不时地斜着眼睛环顾着四周。酒店里外的人都知道，这杀气腾腾的眼神预示着迫在眉睫的一场挑衅。他的声音变得混浊不清，仿佛那一肚子胀满的酒像滚烫的沸水，正向上沸腾，一直冲到了喉头。

人们可以尽情地嘲笑他们的主人，不过他们的这种日子已经不多了。如今的灌区不再像这十几年来的一成不变的情形了。过去一直胆小如鼠的主人们，现在开始威风起来，像一群无法无天的恶狼，翻脸不认人了。甚至连皮门托的女主人对他也开始不客气了，根本不把他这位所有灌区的地主老财都惧怕三分的人物放在眼里。上一个圣约翰日时，她居然当着他的面，讥笑他那关于“锁链”的说法，甚至嘲弄他那把尖刀，告诫他要么付钱交地租，要么卷起行李滚蛋，同时还得新帐老帐一起算上。

这帮地主为何变得如此强硬？原因是他们已经不再怕这些农夫了。……为何不再怕他们了呢？上帝呀，因为如今，老巴雷特的土地已不再荒芜、无人耕种了。土地荒废，像可怕的阴影，吓得地主们对农夫客气、宽容多了。如今，情况变了。自从那位四处流浪的穷光蛋跑到此地占了他们的便宜以后，地主们笑了，想出一出憋了十几年的那口窝囊气。他们变得比唐萨尔巴多更乖

张、更臭名昭著。

“对，说得对，”所有的人都使劲点头，异口同声地赞同皮门托的论点。

回想起刚刚与自己主人见面的场景，每一位农夫都承认，主人人们的确不同于往常了。他们威胁要赶走佃户，拒绝分期分批缴纳地租的哀求，讥讽这些在老巴雷特的土地耕作的农夫。所有这一切再一次点燃了人们心里的仇恨。如今，十多年来的那种懒洋洋的气氛突然之间消失了。以前是他们手握缰绳，主人跟在后面，而现在，情形完全倒过来了，他们又回到了那痛苦的年代。那个时候，面包带着苦涩味，葡萄酒也是辛酸的。想到所有这些变化全是由于一位令人作呕的外地人、一个根本不属于灌区的流浪汉造成的，他们禁不住悲愤满腔。这家伙居然跑到这里来干扰大伙的生活，让人人都过得不顺心，为什么还需要留着他？难道整个灌区里就找不出其他的男人？

永别了，刚刚在可怜的“小牧师”的棺木前萌动的那短暂的友情和敬意。由不幸的遭遇换来的大家的关怀像一叠纸牌哗的一声全垮了，宛若一团浑浊的薄云，在天空中稍纵即逝。人们昔日的仇恨再一次凝聚起来。为了生存，他们又一次同仇敌忾，向外乡人发起了进攻。

大伙的怨恨恰恰又是在这种时候，这个场合被唤了起来！人们的眼睛燃起仇恨的火焰，被酒精麻醉了的头脑里泛起谋杀的可怕欲望。他们不由自主地朝巴提斯坦围拢过来。巴提斯坦感到自己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群裹在中间。人们推搡着他，像是要把他吞食了似的。

现在，他后悔不该在此逗留。此时，他没有丝毫恐惧，只是诅咒不该产生来酒店看热闹的想法。这个陌生的地方仿佛剥夺了他的力量，那种只有脚踏在自己那片土地上才能感到的镇定。那是他用了不知多少牺牲才获来的土地，为了捍卫它，他随时准备

着拼命。

怒火中烧的皮门托此时感到，两天两夜里灌进肚里的白兰地像沉重的拳头，突然在猛击他的脑袋。他一下丧失了醉酒老手的那种镇定，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站稳脚步。他的眼睛胀得通红，像要马上滴出鲜血一样；他的话语呆滞，声音像是被酒精和怒气往下拖、送不上喉头似的。

“滚开，”他蛮横地朝巴提斯坦吼道，一只手伸出去，差点打在后者的脸上。“给我滚回去，要不然我杀了你。”皮门托威胁道。

滚开！这正是巴提斯坦所求之不得的。他的面庞越来越苍白，更后悔自己不该来这儿。不过，他完全清楚那傲慢的“滚”字中所包含的意义。当皮门托吼出这个字时，周围的农夫全都在点头表示赞同。

他们并不是不想看见他那令人讨厌的形象而叫他滚出酒店的，他们是在以死相威逼，要他从这片被他视为自己血肉的土地上滚开，永远抛弃那座农舍。他的小儿子就死在那里，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他们一家与贫穷抗争的记载，都目睹了他们的悲伤与欢乐。猛然间，他仿佛又看到自己一家拖着满车的家什，在路上流浪，为了建立另一个家园，在无名的荒野里漫无边际地寻找。饥饿的幽灵，像一位忧郁、可恶的同伴，老是跟在他们后边，无论如何也甩不掉。

不，他现在可以忍气吞声，但只要他们谁胆敢动一动他孩子的面包……

这时，他突然镇静了下来。一想到自己的家人饥寒交迫、无家可归，他就怒火满腔，他甚至于想向所有那些叫他滚开的人们公开挑战。

“你滚不滚开，我问你滚不滚开？”皮门托厉声问道，声音中充满了恫吓和敌意。

不，他就是不滚。巴提斯坦面带轻蔑的微笑，一字一顿地回答道。他用坚定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周围的人，向他们投去挑战的目光。

“无赖！”皮门托怒吼一声，伸出手，朝巴提斯坦的脸狠狠地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一巴掌仿佛是一声号令，所有在场的人一齐朝巴提斯坦这位外乡人拥来。这时，人们的头顶上出现了一只结实强健的胳膊、高举着一把草垫椅子，也许正是皮门托刚才坐的那把椅子。

椅子有用稻子豆木做成了，横木和椅腿又粗又硬。棱角由于长期使用而被磨光了。对巴提斯坦来说，它成了自己自卫的有力武器。

小桌子和白兰地酒壶被推到了一边，人们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他们被巴提斯坦突如其来的举动吓懵了。这位平时规规矩矩的人，如今简直成了狂怒的巨人。但还没等到他们能往后退几步，突然“扑通”一声，像水壶爆裂的声音一样，皮门托捂着被砸破了的脑袋，扑倒在地。

院坝里顿时一片混乱。

刚才还是心不在焉地站在柜台后面的科帕，第一个预感到一场恶斗即将降临。他一看见空中高高举起的椅子，马上就从柜台下抽出那根木棍；只挥舞了几下，就把酒店里面的人全部赶出了门外，然后按照以往行之有效的习惯，慌忙关上了大门。

人们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院子里一片混乱。桌子被掀翻了，木棍和大棒在空中乱舞。人人都做好了自卫的架式，提防着突如其来来的危险。与此同时，闯下这次大祸的巴提斯坦呆呆地伫立在人群中央，手提着那把沾有血迹的椅子，无力地垂着，被刚才发生的事吓呆了。

皮门托脸朝下趴在地上，发出阵阵呻吟，听起来像是狗的狺狺声，鲜血从头部砸破的地方直往外冒。

似乎是酒鬼更怜酒鬼，大特雷罗拉急忙冲上来扶起他的对手，用眼怒视着巴提斯坦。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低头想从腰带里找出什么武器来对付巴提斯坦。

胆小怕事的人纷纷沿着大路跑了，一边跑一边回头想看看事态的发展。另一些人一动不动地呆在原地，严阵以待，他们随时准备把旁边的人推出去迎战，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先发制人。大棒高高地举在半空，折叠小刀在人群中发出寒光，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胆敢向巴提斯坦跨近半步。他现在正一步一步地往后退缩，手里依旧高高举着那把沾有鲜血的椅子。

就这样，他倒退着离开了酒店，一边退，眼睛依然仇视着那帮围在躺在地上的皮门托周围的人们。这帮人本来个个都是胆大骁勇的好汉，可今天，他们被巴提斯坦的怒气和力量给吓懵了。

当他退到大路上，离酒店有一段距离以后，巴提斯坦这时才撒腿跑了起来。快到家时，他胳膊一扬，把那把沉重的椅子扔进水渠里。水面上顿时泛起几团污黑的血水，使他看后惊骇不已。

第十章

巴提斯坦永远失去了在自己的土地上平静生活的希望。

整个灌区的人们再一次地向他群起而攻之。他不得不又一次把自己幽禁在自家的农舍里，像遭受瘟疫折磨的病人，或像囚禁在笼子里的什么野兽，人人都远远地向他挥舞拳头。

第二天，他妻子告诉他受了伤的恶棍皮门托是怎样被弄回家的。他自己在家里也听见了远处传来的人们的呐喊和叫骂声。大家焦虑地簇拥着伤员，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简直像一场示威游行。在灌区，任何消息都好像长了翅膀，很快便传到女人们的耳朵里。她们涌到大路旁，拼命地挤到人群前面想一睹佩普塔那英勇的丈夫的尊容，并向他表示同情，就像对待为了他人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什么英雄似的。

那些刚才因看不惯酗酒赌博还在责难皮门托的人，现在竟可怜起他来，关切地询问伤势是否严重，同时吵吵嚷嚷地吼着要找那可恶的流浪汉报仇。那个不知廉耻的贼，强占了别人的土地还不满足，居然想靠武力来赢得别人的尊重，居然肆无忌惮地殴打好人。

皮门托真是好样的！他忍受了巨大的疼痛，头被包扎起来，在朋友们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走着，正如那些义愤填膺的长舌妇们所形容的，简直像头戴荆冕的耶稣。但他仍强装笑容，打着傲慢的手势回答那些煽动他复仇的人们，宣称他一定会惩罚他的仇敌的。

巴提斯坦深信，这帮人绝对会来伺机报复的。他对灌区里这些人的伎俩了如指掌。城里人的那些什么法律在这儿是不适用的。对这里的乡下人来说，只要能解心头之恨，哪怕是蹲监狱也算不了什么！既然他巴提斯坦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家里有一支长枪，还用得着去求助于法官或法庭吗？男人们的恩怨也只能靠他们自己来私了。

既然大伙都是这样想的，因此在打架后的第二天，当两位头戴彩色三角帽的警官前来调查时，人们个个都一问三不知，让他们扑了个空。两位警官在科帕的酒店通向皮门托家的路来来去去跑了好几趟，向在地里干活的农夫旁敲侧击，打探实情。可是大家都说那天什么人都没看到，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皮门托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向警官讲述自己是如何在从酒店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把头跌破的，声称那是因为他赌酒喝得太多，白兰地使他走路蹒跚，撞到路旁的一棵树上。就这样，两位乡村警官只好回到他们设在阿尔博拉亚的营房里，没有了解到任何信息能证实他们所听到的关于那场流血斗殴的传闻。

皮门托和他的朋友们的这种宽宏大度让巴提斯坦大吃了一惊。他心里明白，从今以后，他必须永远倍加小心，提防不测。

一家人再也不敢与外界接触了。他们成天龟缩在家里，像胆小的蜗牛时时刻刻把触角藏在硬壳里一样。

孩子们甚至学都不敢上了；罗塞塔也不再去作坊干活了；小巴提斯坦寸步不离地呆在自家地里干活。只有父亲巴提斯坦一个人外出，虽然表面上做出一副镇静自若、信心十足的样子，但内心里却时时刻刻小心谨慎，随时提防着他人。

每次上城里去，他都要带上那杆长枪，到了城外，才把枪留在一位朋友家。说实话，那杆枪简直和他形影不离，总是擦得干净、铮亮。像北非巴巴利地区的部落头领一样，他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到了家里的这件最时髦的武器上。

特雷莎伤心极了，那种悲痛并不亚于小儿子的夭折所带给她的苦楚。每当看到丈夫擦拭那杆双筒枪、换子弹，或者摆弄扳机看看是否好使时，她的脑子里就会浮现出监狱的图象，回想起老巴雷特那可怖的故事。她仿佛看到了鲜血，骂自己一家不该在这种时候来此地安家落户。只要她丈夫不在家，特雷莎的心都快悬起来了。不知有多少个漫长的下午、傍晚，她焦急地等候着迟迟不归的他。有时她跨出门外，在黑暗中摸索着来到大路旁，一听见远处猎人们打鸟的枪声便一阵哆嗦，唯恐那枪声会导致悲惨的结局，会敲碎孩子他爹的头颅，或者会使他锒铛入狱。最后，当巴提斯坦终于出现时，孩子们会高兴得大叫起来，特雷莎这才抹干泪水，破涕而笑；女儿冲出屋门，把父亲紧紧抱住，甚至连那条狗也在他周围跳来跳去，不安地在他身上嗅个不停，仿佛要从他身上闻出刚才遭遇的险情似的。

巴提斯坦显得很平静、沉着，但没有丝毫趾高气扬的神情，他对一家人这种多余的担心付之一笑。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那场远近闻名的械斗渐渐地被大伙遗忘，他也变得越来越胆壮起来。

他觉得自己很安全。只要扛着被他称为“双声鸟”的那杆长枪，他便可以平安无事地在灌区里自由来往。每当他带着这好伙伴外出时，他的对手、宿敌们装着视而不见。有几次他甚至远远看见皮门托穿过田野，缠着绷带的头像是一面复仇的旗帜。尽管他的伤快要好了，但这家伙一看到巴提斯坦拔腿便逃，似乎他更怕遇到巴提斯坦。

在道路两旁的地里，农夫们个个都斜着眼睛看着他，但他没听到一句辱骂话词。他们只是不屑一顾地耸耸肩，然后弯下腰，发狂似地埋头干活，直到他消失在远处为止。

唯一和他交谈的人是托姆巴老爹。这位老羊倌尽管视力昏花、语无伦次，但一下便能认出是巴提斯坦，仿佛他能嗅出潜伏

在他周围的灾难。他还是那句老话：难道他还不情愿放弃这片被诅咒过的土地？

“你错了，我的孩子；这片土地会给你带来灾祸的。”

对老羊信的老生常谈，巴提斯坦付之一笑。

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和危险的磨练，他已经无所畏惧了，尤其是现在，他什么也不害怕了。他甚至带着一种暗暗的快感去挑起危难，去面对面地同它遭遇。酒店的械斗完全改变了他的性格。从前，他是那么的恬静、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可如今，他变得如此恣意妄为、残忍野蛮。面对灌区所有的人们，他想证实自己的无畏。既然他敢于敲破皮门托的脑袋，那他同样敢于拿起武器同所有的人拼个你死他活。这是他们逼迫着他这样的，他就是要像恶霸地主那样欺凌弱小、目中无人，直到这些人对他肃然起敬、让他从此以后平静地生活。

带着这种危险的想法，他甚至抛开了那片自己酷爱的土地，天天下午扛着枪在灌区的道路上转悠，名义上是打鸟，实则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那杆长枪，表现一名孤胆英雄的气魄。

一天下午，当他穿进卡拉伊桑特河谷打鸟时，河谷里幽暗的环境使他感到吃惊。

鸟儿在天上漫无目标地乱飞，在四周被高高的树丛环绕的湖面上映出一个接一个的变幻不定的方阵。这条河谷横亘在一望无涯的灌区平原上，像大地裂开了一条深深的大口子，里面还有一潭死水，四周是泥泞的湖岸，水中时而浮出一条正在腐烂的独木舟，时而又沉了下去，整个河谷一派荒芜、阴郁，充满了野性。谁也想不到，就在那高高的湖堤背后，在那片茂密的树丛和藤蔓以外，伸展着一片绿茵茵、肥沃的平原。即使是再明媚的阳光，一旦透过浓密的树林射进峡谷深处，在一平如镜的湖面上折射后，也会失去原有的光辉，显得惨淡、昏暗、无力。

整个下午，巴提斯坦都在不停地朝在空中飞舞的麻雀开枪。

他的腰带上只剩下几发子弹了。在他的脚旁边，堆着一小堆血淋淋的麻雀。他已经打下了20来只了。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了。一家人看到后不知道会有多高兴！

河谷深处渐渐昏暗起来，湖边泛起阵阵恶臭，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瘴气。成千上万的青蛙叫个不停，仿佛它们正齐声在向天上的星星欢呼致意，并不在意那一声又一声的枪声。那枪声不时地打断它们的大合唱，吓得它们纷纷跳进湖中，搅动了那一湖水晶般平静的水面。

巴提斯坦拎起那一堆麻雀，把它们挂在腰带上，然后三步并着两步跳过湖堤，踏上大路，朝自家农舍走去。

落日的余晖仍残留在天际，给大地蒙上了一层柔媚的紫色。天空中繁星点点，一望无际的灌区上传来阵阵农夫暮色晚归的声音，随着夜幕的降临，这些声音将渐渐沉静下来。沿着大路走来一群从城里回来的姑娘，还有收工回家的农夫以及拖着沉重的大车步履蹒跚的驽马，巴提斯坦向他们一一打招呼，回答他们的问候。这些人来自阿尔博拉亚，他们既不认识他，也没有像他的邻居那样莫名其妙地恨他。

巴提斯坦继续赶自己的路，把刚才的那座村庄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可是，每当他迈近自己的茅屋一步，他就越清楚地感到人们的敌视和怨恨。路上的行人不是向他打招呼，而是在他背后吹口哨。

对他来说，这片土地是陌生的。就像一名跨进敌方阵地随时准备战斗的士兵一样，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腰间，还有两筒火药和自制的铁砂子。他赶紧填满枪筒。

填装完毕，巴提斯坦禁不住笑了起来。谁胆敢来拦阻他的去路，定叫他尝尝铁砂子的味道。

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心中异常地镇静，似乎是在尽情领略春天夜晚清新的气息。四处一片安宁、平静，但这并没有使他忘记

自己这是在冒险。像他这样有众多的仇敌的人，在这种时候漫步在荒野里，确实有点铤而走险。

凭着乡下人那种敏锐的听觉，他似乎听见背后响起一个声音。他急忙转过身去。在惨白的月光里，他似乎觉得自己看到一个黑色影子，偷偷摸摸地跳过路基，躲在一条河堤的后面。

巴提斯坦慌忙平端起枪，扳起扳机，小心翼翼地朝那东西靠近。什么人也没有，……在不远的地方，他似乎觉得树木在黑暗中摇晃，一个身躯仿佛在与树木一起在不停地摆动。

有人在跟踪他；有人想从背后偷袭他。不过，这种疑虑刚一产生马上便消失了。也许是条无家可归的野狗，在他还没有走近时早就逃之夭夭了。

无论那是什么东西，总之有一点是毋须担心的，那东西一看见他便落荒而逃，因此，他无须慌乱、紧张。

夜幕中他悄悄地走着，像走惯了夜路熟知地形的人一样，同时也不想惹人注意自己。离家越近，他越感到一种不安。这里住着他的邻居，同时又是他最难缠的死敌。

在离家还有几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一座黑色的农舍，每逢礼拜天，姑娘们总喜欢聚集在这儿唱歌跳舞。在农舍的附近，道路变得狭窄起来，拐了好几个弯。路的一旁是高高的河堤，上面矗立着两排桑树。路的另一边是条小河渠，两岸长满了茂密的竹丛。

黑暗中，这片竹丛铺天盖地，把道路都遮掩了一半，俨然一片印地安人的灌木丛。丛林中漆黑一团，无数的竹子在夜晚的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阵阵悲凉的哀吟。白天，在阳光的沐浴下，这块地方凉爽、惬意，可到了夜晚，这里无处不潜伏着杀机。

尽管表面上，巴提斯坦在自嘲这种多余的担心，但心里面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目前危险的处境。如果有人躲在这里朝他开冷枪，那绝对是万无一失。如果皮门托也在这里的话，他绝对不会

放过这天赐的良机。

他刚刚想到这儿，突然从竹丛中冒出一股长长的火舌，像一支红色的箭头在黑暗中一闪而过，接着是一声枪响，然后是什么东西紧贴在他的耳边呼啸而过。有人在朝他开枪。出于本能，巴提斯坦猫下身，恨不得一头钻进漆黑的地底下，免得成为别人的枪靶子。就在此时，黑暗中又窜出一股火焰，紧接在 first 声枪响之后又传来第二声枪响。顿时，巴提斯坦感到左肩撕裂般的疼痛，仿佛有人用钢刀刮掉了肩上的一层皮。

然而，他顾不得肩上的疼痛了。他心里十分明白，两枪之后，对手枪里已经没弹药了。他心里一阵狂喜。

“哼，感谢上帝。你这次跑不掉了！”

他冲出竹丛，几乎是连滚带跑地一头扎进齐腰深的河渠里。他双腿站在淤泥里，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以免河水弄湿了他的火药枪。他像吝啬鬼一样十分留意那两筒弹药。时机一到，他会稳稳当当地把那两筒弹丸送出去。

在他的前方，竹林垂了下来，像圆拱似的几乎快要贴进了水面。黑暗中，他听见水的激溅声，好像是一条狗正沿着河渠往下游逃窜。对手就在前面，跟上他！

他跌跌撞撞，在黑暗中拼命地追赶着。鞋深深地陷在河泥之中，被水浸透了的裤管紧紧地缠在腿上，显得更加沉重，减缓了他的速度。两旁被折断了的竹枝划破了他的面颊。

突然，巴提斯坦觉得自己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攀着竹子，企图爬上岸去。这家伙想溜掉，没那么容易！该开火了……！他的手感到一阵发痒。他平端起枪、脸贴近枪托，手指扣动扳机……砰！随着一声枪响，那黑东西连同一团竹叶和打断的竹枝，又滚回到河水中。

冲上去，冲上去！……巴提斯坦又听见一阵溅水声，像一只逃窜的狗在水中挣扎一样。不过，这一次听得出对手已经精疲力

竭了，他正拼命地挣扎着往前跑，听得到他那绝望的喘息声。

这是场疯狂的追逐。黑暗中，巴提斯坦和对手在竹林和河渠中狂奔，不时被松软的淤泥滑倒。他们不敢伸手去抓竹枝，害怕失手把枪掉进水里。奔跑中慌乱的脚步溅起朵朵水花，搅得河水旋涡不断。有好几次，巴提斯坦不慎跌摔跪倒在水里，可每次他总是高高地举起长枪，以防火药不被弄湿，好开第二枪。

他们在阴森的黑夜中狂奔，一个没命地逃窜，一个拼命地追赶。突然，他俩来到河渠的拐弯处，这里是一片空旷地，河两岸空空的，没有生长芦苇和竹丛。

眼睛适应了黑暗的巴提斯坦猛然间来到空旷处，顿时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影，拄着长枪，迈着沾满污泥的双腿，步履踉跄地爬上河堤。

是他，正是他！就是平时那欺辱他的恶棍皮门托！

“盗贼！……盗贼！看你往哪儿逃！”巴提斯坦一边怒吼着，一边从河床朝上开了一枪，像一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他看到皮门托头朝下，重重地从河堤上栽了下来，手脚并用挣扎着想爬到水里去。巴提斯坦意欲冲上前去抓住他，但慌乱之中脚下一滑，整个身体猛地扑倒在水里。

他的头深深地陷进污泥之中，憋不住吞了两口污臭、浑浊的泥浆。他觉得自己不行了，会永远地被埋在这片泥泞的污秽之中。最后，他使足了力气，才从河泥中爬了起来，把头伸出水面，用嘴大口大口地吸着夜晚的空气。

等他恢复了视力，急忙四下寻找，可对手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他爬出河渠，浑身上下水淋淋的，沾满了污泥。沿着对手刚刚爬过的河堤，来到堤坝上，但没有皮门托的踪迹。

不过，在干燥的泥土上，他发现了一些污黑的斑点，用手摸摸，闻一闻有点像血的腥味。他知道自己打中了对方，可当他四

下寻找，想找到对手的尸体时，却一无所获。

皮门托这家伙也不是泥捏的。受了伤的他一定会拖着一身污泥爬回自己的家去。巴提斯坦似乎听见旁边地里传来一阵窸窣声，像是一条蟒蛇爬过犁沟一样。也许这响声就是他发出来的。所有的狗都在朝着他吼叫，整个灌区充满了绝望的哀嚎声。十几分钟以前，他也是用这种方式爬近巴提斯坦，毫无疑问想从背后杀害他。可当这家伙看见自己被发现了时，便连滚带爬地朝竹林深处跑去，想再找块安全的地方伏击巴提斯坦。

突然，巴提斯坦感到一阵恐惧。在这空旷的原野上，他孑然一身，而且完全被解除了武装。他的那杆长枪，如今没了子弹，还抵不住一根木棒。虽然皮门托不可能回来了，但他还有许多朋友哇！

这突如其来的恐惧使他拔腿便跑。他穿过田野，急忙寻找回家的那条路。

整个灌区顿时一阵恐慌。黑夜里的四声枪响惊动了所有的人，村子里沸腾起来。狗叫得越来越厉害，各家各户的门全打开了，从里面冲出许多黑色的人影。当然，他们是绝对不会空着手跑出屋外的。

大伙儿吹着口哨，惊呼着招呼大家聚集在一块儿。晚上的枪声不是火警、盗警，就是什么意外的事情。总之，没什么好事儿。大伙儿纷纷冲出家门，聚集在一起，像那些生活在孤独环境之中的人们一样，忘掉了自我、患难与共、同仇敌忾。

巴提斯坦被这场面吓坏了。他猫下腰，沿着河堤和高高的草垛投下的阴影，急急忙忙朝自家农舍跑去。

他已经看得见自己的家了。家门敞开，里面透出一柱光线。在被灯光映亮的小坝子中央，站着一群黑色的人影子。那是他的一家人正在翘首盼着他归来。

他的那条狗第一个冲上前来，使劲地闻着他的裤管，和他亲

热。特雷莎和女儿罗塞塔高兴得禁不住叫了起来。

“巴提斯坦，是你吗？”

“爸爸！爸爸！”

就在这家门口、就在那古老的葡萄架下，一家人朝他扑上去，紧紧地抱住了他。透过浓密的藤蔓，天上的繁星正一闪一闪的，像无数的萤火虫。

刚才，看见丈夫迟迟不归，特雷莎万分焦急，惊恐不安。女人的敏锐听觉使她听到了那四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枪声，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全家人一齐冲出门外，无限焦虑地遥望漆黑一片的天边，希望那震撼了整个灌区的枪声与他们的父亲无关。

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一家人高兴得发狂，没有注意到他那糊满污泥的脸、没穿鞋的脚，以及那身水淋淋漓着泥浆的衣服。

他们把他拖进屋里。罗塞塔爱怜地搂着他的脖子，眼眶里仍淌着泪水。

“爸爸！……爸爸！”

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的面部抽搐了一下，但他强忍着没有叫出声。原来罗塞塔用手臂搂住他的左肩，就是刚才他感到像是被钢刀刮过的那地方。现在，那肩头越来越沉重，疼痛钻心。

当他走进屋里，在明亮的烛光下，特雷莎和孩子们突然惊叫起来。他们看见了那被鲜血浸得殷红的衬衫……

罗塞塔和母亲一下子失声痛哭起来：

“圣母呀，我的天啦！他们打伤了你！”

虽然肩膀痛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但巴提斯坦仍十分镇静。他打断了母女俩的哀哭，一声不吭地打了个手势，让她们看看到底伤势如何。

罗塞塔的胆子稍大一点，她撕开用粗布做的衬衫，露出受伤

的肩膀。血流得太多了。罗塞塔脸色惨白，差点没晕过去。小巴提斯坦和小弟弟们开始哭了起来；特雷莎没有停止自己的哀号，仿佛巴提斯坦快要在痛苦中死去了似的。

受了伤的他怎能忍耐这种无休无止的恸哭？不要哭了，这没什么，没什么严重的！瞧，他的手臂不是还能活动吗？尽管他越来越感到肩头沉重，但仍装出一副行若无事的模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刮了一下，擦破了一点皮，仅此而已！看，他的手臂仍然强健有力，因此伤口不可能有多深。……快把水、纱布、棉花，还有被特雷莎当作神奇药水珍藏在她房间里的那瓶碘酒拿来。快去，现在不是张嘴哭的时候！

特雷莎走进里屋，从箱子底下找出几张纱布和裹成卷的绷带。女儿罗塞塔正用清水一遍遍地为父亲清洗伤口。肩膀上的这条口子像是被军刀砍的一样，又深又长。

母女俩仔细地检查了伤口出血的情况，然后擦上药，把肩头包扎起来。巴提斯坦满意地吁了一口气，似乎他已经痊愈了一样。这一辈子他曾经遇到的打击要比这厉害得多。

接着，他开始告诫孩子们要倍加小心，不要把今晚看到的事儿告诉任何人。有些事情最好是忘掉的好。他转过身，把刚才的话又给妻子重复了一遍。她正在想去请位医生来看看他的伤势。这不行，这等于是自找麻烦，引起法官的注意。他的身体这么棒，伤自然会好的。眼下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都不要介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谁知道此时此刻那家伙怎么样了？

在妻子为他换衣、整理床铺的时候，巴提斯坦向她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特雷莎睁大眼睛，一边惶恐不安地听着，一边为丈夫的危险处境而长吁短叹。她不时地回过头，焦虑地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似乎觉得警察会随时破门而入，把她丈夫抓走。

与此同时，小巴提斯坦以早熟的孩子的那种谨慎，拿起父亲的那杆枪，凑近蜡烛，试图把刚刚燃过的弹药痕迹擦掉。

整个晚上，一家人都没有睡安稳。巴提斯坦发起高烧来，嘴里不停地狂言呓语。他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折腾，仿佛依旧在河渠里追赶着自己的仇人。他的叫声吓坏了孩子们，害得他们一夜都不敢合眼。母女俩陪坐在他的床边，彻夜未眠，不时地给他喂几口糖水。那是她们能从家里找到的唯一能喂给病人的东西。

第二天，整个上午家里的大门都死死地关着。巴提斯坦似乎觉得好受了些。孩子们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马厩里、或坐在干粪堆上，由于一夜未睡而被熬红的眼睛木然地看着喂养的畜牲在那儿走来走去。

特雷莎从门缝里朝外面瞧了一阵子，然后回到丈夫躺着的那间房屋。……人真多呀！所有的邻居都在朝皮门托家的方向跑去。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他家的院子里，脸色阴郁，情绪激动地打着各种手势，而且不时地从远处朝老巴雷特的农场这边投来仇恨的目光。

听到这一消息后，巴提斯坦发出了几声低沉的咕噜声。他的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感到一阵刺痛。人们朝皮门托的家涌去，这就意味着他伤得不轻，或许已经断了气。他可以肯定，从他枪里射出去的那两筒子弹绝对在那家伙的身体里。

如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下一步将又会是什么结局呢？他会不会像老巴雷特那样死在监狱里？不，灌区的习俗可不是这样。人们靠的不是法庭，而是他们自己的双手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虽然垂死的皮门托无法再来报仇雪恨了，但他还有朋友，还有特雷罗拉两兄弟以及其他的人，他们会上门来替死者讨还血债的。法庭的追究和邻里的讨伐，巴提斯坦不知道自己更害怕哪一种。

临近傍晚的时候，巴提斯坦不顾妻子和女儿的一再劝阻和哀求，从床上跳了下来。

他简直快要被闷死了。他那强健的体魄习惯于不停地劳作，

怎能耐得住这么长时间的静养？肩头的疼痛使他歪着身子，仿佛是想把那痛楚的感觉卸下去似的。

躺了一整天，他浑身都僵硬，麻木了。迈着缓慢的步伐，他走出家门口，来到葡萄架下的那条用砖砌成的长凳前坐下。

傍晚时分的天气很糟糕。冷风呼呼地吹着，这个季节不该吹这种冷风。厚厚的黑云遮住了太阳，落日余晖在它们的背后越沉越深。天边，云团拉起了一层惨白的金色帷幕。

巴提斯坦心神不定地朝巴伦西亚城望去，背朝着皮门托的农舍。过去，茂密的稻子挡住了视线，看不见皮门托的房子。如今，金色的稻谷收割了之后，他家的房子便清清楚楚地矗立在原野之上。

在巴提斯坦的心中，跳动着两种愿望：他感到好奇，想看看皮门托究竟怎么样了，但又害怕多看。最后，好奇心终于战胜了理智。他慢慢地转过身来，朝皮门托的农舍望去。

的确，他家门口人头攒动，整个灌区里的男女老少都跑来焦急地看望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那不幸陨落的“救星”。

他们一定恨死他了！……尽管站得很远，但他看得出大家都在骂他，都在咬牙切齿地叫着他的名字。他的耳朵嗡嗡直叫，太阳穴上的青筋突突地直跳。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听见了人们威胁的低吟声，像黄蜂的叫声一般。

可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没做错什么，只是为了自卫。他只希望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正如教书先生唐霍阿凯恩曾经说过的，这帮人心地还是善良的，可就是愚昧无知。与他们发生冲突，承担罪责的为什么偏偏只是他一人？

夜幕降临了。灰暗、阴郁的暮色在平原上渐渐地浓重起来。风不停地吹着，越刮越大，把远处人们的恸哭和怒吼送到了巴提斯坦的耳朵里。

他远远地看见，在皮门托家的门口，人们拥挤在一起，无数

只手臂无限忧伤地伸向天空。人们纷纷抓起头上的头巾，愤怒地扔在地上。

他仿佛感到自己的心突然停跳了几分钟，血液涌进了心房，聚集在那儿好像要把整个心脏给挤破、爆裂一样。过了一会儿，心脏仿佛又狂跳起来，一股滚烫的热血直冲面颊，使他满脸胀得通红。

他猜得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他的感觉告诉他：皮门托刚刚死去了。

巴提斯坦打了一个寒颤，浑身瘫软了下来，仿佛周身的力量突然弃他而去。他走进屋子里，急忙关好门，点上蜡烛，这时才感到心里踏实些。

黄昏阴沉、抑郁。经历了头一天夜晚的紧张之后，一家人早已疲惫不堪，睡眼蒙胧。刚刚吃完晚饭，他们便收拾着准备睡觉，还不到九点，一家人都上了床。

巴提斯坦觉得伤势好多了，肩头上的沉重感也消失了，高烧也退了一些。但此时，他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正在折磨着他。

他躺在漆黑的卧室里，难以入睡。他似乎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在黑暗中慢慢地升腾，那影子开始是无形的，但是渐渐地变得有形、有色起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皮门托，和他几天前见到的那个皮门托一模一样；那影子的头上也缠着绷带，身体固执地朝前躬着，仿佛仍然在威胁着找他复仇。

他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入睡，可那影子总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浓重的睡意缠绕着他，可一旦他闭上眼，黑暗中立刻冒出许多红色的光点。这些光点越变越大，变成各种颜色的光团，在黑夜中漫无边际地飞扬，然后渐渐靠拢、合并，最后形成巨大的光环。就在那光环中央，伫立着皮门托，他一步一步地缓慢朝他走来，像一头凶猛的野兽正小心翼翼

地扑向那被自己吓呆了的猎物。

巴提斯坦拚命地挣扎，想挣脱恶魔的纠缠。

可他并没有睡着。妻子躺在身旁，他清清楚楚地听得见她的呼噜声，他的儿子们的沉睡声。可渐渐地，他们的声息似乎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正把他一家推向遥远的天边，而他却留在原地，动弹不得，只见皮门托的脸死死地对着自己的脸，近得连他那热乎乎的呼吸都感觉得到。

他不是死了吗？……这个问题一直在巴提斯坦那昏昏欲睡的头脑中萦绕。经过一番思索，他确信皮门托的确死了。如今，他的头上一定没有再缠什么绷带了，他的尸体一定停放在对面的农舍里，身上一定有两处枪伤。尽管巴提斯坦说不准枪伤具体在哪儿，但他绝对被击中了两处，留下两道土灰色的伤口，汩汩地往外冒血。巴提斯坦心里有数，那两枪肯定打着了对手，因为他从来是弹无虚发的。

那幽灵死死地盯着他，盯着他的眼睛，那眼神像是要把他戳穿一样。他感到它越走越近，脸上似乎已经感觉到它那滚烫的气息，五脏六腑快要被它撕裂了似的。

“原谅我，皮门托！”被梦魇吓坏的他痛苦地呻吟道，像孩子一样浑身发抖。

是的，你是该原谅他。诚然，是巴提斯坦把他打死的，但应当想一想，他首先向他开了枪。既然是男人，就得像男人那样讲道理。受到责备的应该是他！

然而，死者并不通情达理，它狰狞地笑着，像土匪一样，一纵身跳上了他的床，把全身的重量狠狠地压在他的伤口上。

他痛苦地呻吟着，动弹不得，无法摆脱鬼魂那沉重的压力。他没有用皮门托平时的绰号，而是亲切地称他“托尼”，哀求他放过他。

“托尼，你把我压痛了！”

这正是鬼魂所求之不得的，它想折磨他、报复他。而且它并不满足于这一点，接着又用它那尖利的目光剥去他的衣服和绷带，残忍地把它尖利的爪子深深地插进伤口，撕开皮肉，痛得巴提斯坦龇牙咧嘴、惨叫不止。

“哎哟，哎哟，……皮门托，放过我吧！”

剧烈的疼痛使他浑身发抖，痛感从伤口处像电流一样传到头部，使他那一头剪得很短的头发一根根都竖了起来，然后又随着一阵抽搐，变成一团乱七八糟的卷毛，俨然一堆可怖的、缠在一起的毒蛇。

突然，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皮门托的鬼魂一把抓住他那头奇形怪状的头发，居然说起话来：

“走，跟我走……”它一边说，一边把他从床上拖了起来。

他感到一种超人的力量在拉扯着他从一片明亮的、光滑的空间飞快地飞过或者是游过，到底是在飞翔还是潜游，他弄不清楚，只是感到自己被拖着往前行进。迷乱中，他们似乎在朝遥远的一团红色的光点漂去。

渐渐地，那光点越来越大，形状上看很像他家卧室的那扇门。从门的后面，正涌出一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烟雾，像是稻草燃着的气味，呛得他喘不过气来。

那一定是地狱之门，皮门托要他扔进去，要把他推进那团把门映得通红的地狱之火中去。恐惧迫使他拼命地挣扎，他大吼一声，终于挥动手臂猛地往后一推，把皮门托和那头古怪的头发抛在了身后。

现在，他的眼睛圆睁着，幽灵消失了，原来他是在做梦，一场狂乱的恶梦。他发现自己躺在原来的床上，身边睡着特雷莎。她没脱衣服，正打着呼噜睡得正香。

不，恶梦并没有结束。映红了他家卧室的是什么奇怪的亮光？他依旧看得见那座地狱之门就像他家的门洞一样不断地往外

冒着浓烟和火焰。他揉了揉眼睛，动了动胳膊，从床上坐起来，弄不清楚自己是在睡眠中还是已经醒来了。

不，他没有睡，他完全是清醒的。

门被映得越来越红，烟越来越浓。他听见火舌舔着竹子，发出噼哩啪啦的爆炸声。他甚至看见火星飞溅，像无数个火头苍蝇叮在门边挂着的那条用印花棉布做的门帘上。一阵连续不断的狗叫声，像绝望的报警钟声，疯狂地叫个不停。

上帝啊！……他突然意识到现实的危机，眼前的灾难急得他快要发疯了。

“特雷莎！特雷莎！……快起来！”

他猛地一把，把特雷莎从床上推起来，然后冲进孩子们睡的房间，连吼带拖地把穿着睡衣的几个孩子从被窝里拉了出来。他像一个疯狂的牧羊人胡乱地挥舞着木棍，吓得面前的羊群无所适从、不知朝哪个方向去。屋顶已经着火了，火星飞溅，像一阵骤雨一般撒落在床上。

他费了好几分钟才把屋门推开。对已经被浓烟呛晕了的他说，这几分钟简直漫长得像几个世纪。这时，一家人穿着睡衣，夺门而出，惊恐万状地朝着大路跑去。

来到路边，一家人定了定神，开始点数看有没有谁被落下。

都在，一家人都在，甚至连那条可怜的看家狗也跑了出来，正朝着熊熊燃烧的房子悲哀地嚎叫。

特雷莎紧紧抱住女儿。看到自己只穿了件背心站在荒野里，姑娘感到一阵羞赧。她忘掉了危险，坐在堤坡上，下巴搁在膝盖上，羞怯地蜷缩成一团，把白色的睡衣使劲往下拉，想把脚遮盖住。

两个小弟弟惊恐万分地躲在哥哥的胳膊下。父亲像个疯子，在路旁跑来跑去，破口大骂。

贼，真是一群盗贼！手段真卑鄙、残忍！他们在茅屋的四周

都点着了火，屋顶也点着了火，甚至连马厩、草棚和围栏都燃起了熊熊烈火。

马厩里面传来了绝望的马嘶声，恐怖的鸡叫声和疯狂的猪叫声。这些可怜的畜牲在烈火的深处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然而整个农舍像是对这一切无动于衷似的，依旧从门洞和窗户往外吐着无数的火舌。烟雾腾腾的房子顶上，冒出一股巨大的白色烟柱，在火光的辉映下，呈现出淡淡的玫瑰颜色。

天气变了：夜晚变得更加的静谧，没有一丝风，深蓝色的夜空中只有几团白色的烟雾，透过这些漂浮不定的白雾，几颗好奇的星星正一闪一闪地眨巴着眼睛。

特雷莎拼命地拖住丈夫，不让他冲进火海。从痛苦的惊恐中苏醒过来的他，为了从火堆里抢出一点家产，正准备冲进熊熊燃烧的地狱之门。就片刻时间，足够从卧室里把那一小口袋钱币抢出来，那是他们一家一年来的血汗钱呀！为了它，他什么愚蠢的事儿都干得出来。

可怜的特雷莎终于把丈夫给拖住了，现在她不必再死命地抓住他不放手了，因为用稻草和竹子盖的农舍哪里经得住烈火的肆虐，那曾经被邻居们视为眼中钉的高高的屋顶，哗啦一声坍塌了，巨大的火堆上顿时升腾起一柱可怕的火星，在它那变幻不定的亮火的辉映下，整个园田地区仿佛露出了狰狞的笑容。

围栏在剧烈地摇动，似乎有成千上万的魔鬼在使劲地敲打、推搡。身上着火的家禽，扑棱着翅膀试图飞起来，不一会儿便被活活地烧死。

一堵土墙坍塌了，从黑洞洞的缺口处突然冲出一头可怕的怪物，像闪电一般，鼻孔里冒着浓烟，背上抖动着火星，尾巴拼命地飞舞着，像一把着了火的扫帚，发出阵阵毛发烧焦了的恶臭。

原来那是巴提斯坦刚买的那匹白马。它纵身一跳，从一家人的头顶上一跃而过，发狂地冲过荒野，本能地跳进水渠之中，像

一块烧得通红的铁被浸在水里一样，发出咝咝的声音。

跟在它背后冲出缺口的是一头猪。它笨重地拖着自己的身躯，摇摇摆摆地像醉酒的魔鬼一样朝前奔去，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跑到田野中央便再也跑不动了，倒在那里像一堆油脂，燃起熊熊大火。

如今，原野上只剩下一堆断垣残壁和被烈火烧变了形的葡萄藤。那些木桩，被烟熏得像涂了黑漆似的，在被火光映红的夜空中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

小巴提斯坦似乎以为还能从火堆里抢出什么东西，急忙穿过大路，跑进村里，一边敲打着邻居的大门，一边高声呼叫。但是，整个村子仿佛为眼前的这场大火装着没看见，无人搭理他。

“救火呀，快救火呀！失火啦，失火啦！”

他的呼叫声消失在夜空之中，荡起一阵阴森的回音，像是人们在废墟上或墓地听到的那种回音。

巴提斯坦凄惨地笑了笑。儿子的呼救纯属徒然。所有的人为他们的求救都充耳不闻。在那些白色的农舍里面，无数双眼睛正从门缝里好奇地往外看；也许那里还有无数张嘴正在发出地狱般的狞笑，可唯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慷慨地说：“我来帮你们！”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面包！为了面包，不知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为了面包，人们为何变得如此邪恶？

远处，有一座农舍里依然亮着惨淡的灯光，那光亮渐渐地发黄，透出阴郁的气息。被不幸折磨得神智不清的特雷莎想跑到那儿去祈求帮助，希望能得什么慰藉，希望在这大难当头的时候，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可是，她丈夫一把拉住了她，脸色难看得吓人。不，不能去那儿，哪儿都可以去，但就是不能去那儿。

像一个自甘堕落、已经毫无懊悔之意的人，巴斯斯坦转过

身，死死地盯着那团惨淡、幽暗、泛黄的灯光。在那片也许能看得到幽灵出没的黑暗中，蜡烛正无力地燃烧着。

再见了，皮门托！为你的死，人们举行的祭奠算是够气派的啰！他们点燃了一座农舍，烧毁了一个外乡人的全部家当来作为祭礼为你送行，那欢快的火焰要比寡妇佩普塔那如泪的烛火隆重得多！

小巴提斯坦一无所获地跑了回来。村子里无人理睬他。

这片宁静、阴晦的原野已经永远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

即使在沙漠深处，他们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孤独、无援。仇恨所带来的孤寂感要比自然环境中的落寞痛苦得多。

他们必须逃离这个地方，去过另外一种生活，让饥饿的幽灵老是跟在后面，和他们一起四处流浪。他们必须抛弃这片废墟，这片曾经是一家人含辛茹苦的成果，抛弃他们可怜的小儿子帕斯夸莱特。作为这场疯狂斗争的不幸的牺牲品，他那弱小的躯体如今正在泥土下面腐烂。

带着东方人的那种深沉和缄默，一家人木然地坐在河堤上，静候着黎明的来临。他们的背被寒冷的秋霜浸湿了，但胸前却被余火未尽的木炭烤得灼热。一张张呆滞的脸庞在火堆的照映下显得更加血红；一双双泪水未干的眼睛带着那种听天由命的消沉凝视着火舌一点一点地吞噬了他们全部的家当，把一家人的劳动果实统统化为灰烬。那灰烬就像当初他们追求和睦、追求平静生活的幻想一样，虚无缥缈，随风逝去。